



READERS

读者®

人靠什么活着 惊梦 女校长的刚烈 中国人的当代生活方式病



2013-2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35期
一月下



用探究打败无聊

●陈 赛

人是很容易麻木的。生命中很多新奇美好的东西，一旦我们对它们习以为常时，它们就不再“存在”了。在心理学里，这叫“适应原则”。这种原则不断地将我们从幸福或痛苦的极点拉回基因最初设定的起点。这个心理免疫系统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进化馈赠，一方面保护我们不至于因极度的痛苦而崩溃，另一方面也阻止我们享受绵长的快乐。

“探究”本身就是一种“活在当下”的姿态，是对抗麻木的最佳武器。有一次，福尔摩斯捡到一顶躺在大街中央的帽子，经过一番打量，说这顶帽子的主人因为酗酒而毁了自己的前程，他的妻子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爱恋他了。对福尔摩斯这样的人来说，生活不可能是无聊的。

美国物理学家费曼生前做最后一次癌症手术时，医生告诉他，这次也许撑不过去了。他说：“如果是这样，拜托帮我把麻醉解除，让我处于清醒状态。”“为什么？”“我想知道生命终结时是什么感觉。”有了极度的探究欲，连自身的死亡都可以是一件兴致盎然的事情。

（欣欣摘自乐读网）

卷首语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 - 1805

CN 62 - 1118 / Z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主任 彭长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责任编辑 张 涛

编辑 李 霞 贾 真 陈天竺

黎珈禾 韩维善 高翔飞

刘学成 李秀娟

美术编辑 裴媛媛 (实习)

制版 祁国宏

发行部 (0931)8773310(传真)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0931)8773039

刘志伟 (0931)8773036

韩学斌 (0931)8773092

卢建洪 (0931)8773095

雷 洋 (0931)8773094

姚宏霞 (0931)8773054

广告部 (0931)8773029(传真)

广告总监 杜孟瑛 (0931)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0931)8773073

杨荣波 (0931)8773075

尹 莲 (0931)8773042

新媒体部 欧阳薇 (0931)8773170

李 进 (0931)8773170

行政助理 王 丹 (0931)8773070

稿酬 叶丽琼 (0931)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0931)8773350

陈志明 (0931)8773241

2013年第2期 (总第535期)

文苑

【卷首语】 1 用探究打败无聊 陈 赛

【文 苑】 4 人靠什么活着 列夫·托尔斯泰
6 人畜共居的村庄 刘亮程
8 惊梦 黄 裳
17 凝视 王 族
30 深处的那些地方 李 娟
55 花瓶 汪曾祺

【书林一叶】 16 大师回答儿童提问 小 贝
39 逃兵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44 GDP荒谬的那一面 约翰·格拉夫 戴维·巴特克

【原创精品】 51 天阶 赵 恺
56 方言趣谈 裴毅然

人物

【人 物】 14 女校长的刚烈 王开林
52 托尔斯泰夫人的说不尽 卢 岚

【名人轶事】 20 教授遭劫 刘 建 周海滨
20 拔树的办法 金满楼
20 智答 张颖霞

社会

【杂谈随感】 33 我心目中的人机对话 米奇·阿尔博姆
40 中国人的当代生活方式病 于 丹
46 市场伦理与市场经济 赵 晓
58 王朝的盛衰周期 许倬云

【话 题】 36 腰围上的中国 陈 卓

人生

【人世间】 18 命运的撑船人 王慧兰
48 佩拉斯卡的选择 肖磊冰 吴晓冰

【人生之旅】 12 巴贝特的盛宴 寞 儿
22 抵抗天赋的诱惑 贝索斯
42 种树小记 于 坚
54 慢车到广州 舒国治

【两代之间】 10 风筝 王安忆

[[读者·2013·2]]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目 录 一月下

人 生		
【婚姻家庭】	26 鸟是否仍在地狱里唱歌	蒋 骢 骁
【青年一代】	24 春萍，我做到了	韩 寒
生 活		
【心理人生】	7 多情却似总无情	刘 墉
	60 抽象艺术美不美	周静嫣
【生活之友】	50 买的哪有卖的精	蕾 拉
文 明		
【在海外】	21 不跟老大混了	牧徐徐
	38 前卫生活方式	薛 涌
【体育之窗】	28 孤独的比赛	肖复兴
	29 我是个奇怪的运动员	博尔特
【科海览胜】	47 绝妙的雷劈数	小 照
【历史一页】	32 沙特尔的美丽传说	冯 欢
【史海拾贝】	62 末代皇帝的命运	毛志成
悦 读		
【幽默小品】	43 好奇的神父	王 敏
【言 论】	13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4 漫画与幽默	
点 滴		
【意 林】	11 会跳舞的熊	莱 辛
	11 觅自己	简 嫔
	31 盛妆端热油	柴 静
【点 滴】	23 牛奶瓶与可乐瓶	罗伯特·弗兰克
	27 真忙与瞎忙	老 舍
	41 那些人教你的事	权 蓉
	61 外墙色彩	蔡 湛
互 动		
【互 动】	64 微博互动	
【智 趣】	64 数一数有几只手	
艺 术		
【封 面】	惊风驱雪（摄影作品）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官方网站

<http://www.duzhe.com>

官方微博

<http://t.qq.com/duzhe>

<http://weibo.com/duzhezazhishe>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苹果客户端

《读者》手机杂志

移动用户 发送读者到10658080 或手机输入网址：<http://wap.cmread.com/iread/m/73655>

另支持手机杂志畅读包月订购：发送KTDZB到10658080

电信用户 手机输入网址：<http://wapread.189.cn/s/BFvqya>

联通用户 手机输入网址：<http://iread.wo.com.cn/pps/vuelBj>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约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9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 (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人靠什么活着

◎〔俄〕列夫·托尔斯泰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一个鞋匠在守了一整天空荡荡的店铺后，拖着一身疲累，返回他那破旧的小屋。

突然，他发现，在街角一座小礼拜堂那儿，仿佛有个白色的东西在蠕动……

哎呀！是一个人呢！

凛冽的寒风中，他竟然光溜溜的一丝不挂！鞋匠走到他的面前，脱下了自己的外套，披到他身上，脱下脚上的鞋子，替他穿上。那人依旧动也不动。

“走吧，到我家去。”鞋匠说。

鞋匠太太看到丈夫领了个陌生人回来，脸上的表情瞬间换了个样，因为，她丈夫的衣服竟然全穿在那个陌生人身上。

“给他一些食物吧！”鞋匠对他的妻子说。

“只剩一块面包了！”鞋匠太太大声抱怨着。

鞋匠压低了声音说：“给他吧！他看起来好像已经饿了很久，要是再不吃些东西，他会死的。”鞋匠太太将柜子里仅剩的一块面包拿给了那位陌生人。那人看了看鞋匠夫妇的脸庞，苍白的脸上浮起了一丝微笑。

就这样，鞋匠夫妇收留了这个倒在雪地的年轻人，并且教他做鞋子。无论教他干什么，他都领会得很快，干起来就像缝鞋缝了一辈子似的。

日子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年轻人仍旧在鞋匠家住着，干他的活。他的名声传开了，谁做靴子也没有他做得利落、结实。这一带的人都找他做靴子，鞋匠家渐渐富

裕起来。

冬季里的一天，鞋匠正在干活，有辆马车摇着铃铛驶到屋前。由车厢里钻出一位穿皮大衣的老爷。

老爷把一个包着皮子的包袱放在桌上说：“这是德国货，值20卢布。你能用这块皮子给我做一双靴子吗？”

“行，大人。”

“你得给我做一双一年穿不坏、不变形、不开绽的靴子。我给10卢布工钱。”

送走了老爷，鞋匠对年轻人说：“活儿我们接了，可别

惹祸。皮子贵重，老爷又凶，可不能出岔子。你比我眼力好，你裁料，我上靴头。”

年轻人接过皮子，铺在桌面上，一折二，拿起刀子就裁。

“你这是怎么啦？真要我的命！老爷定做的是靴子，可你做的是什？”

他的话音未落，门环响了，进来的是那位老爷的仆人。一进门就大声嚷嚷：“不用做了！老爷还没到家就死在车里了。太太对我说：‘你去告诉鞋匠，靴子不用做了，赶

快拿那块料做一双给死人穿的便鞋。’”

6年过去了，年轻人一直留在鞋匠家中，他像往常一样，不出门，不多嘴，这些年来只笑过两次，第一次是女主人给他端上晚饭的时候，第二次是向那位老爷笑。鞋匠对自己的雇工满意极了，再不问他的来历，只怕他离开。

有一天，有个女人上鞋匠家来了，身上穿得干干净净，一手牵着一个穿皮袄、戴绒头巾的小姑娘。两个小姑娘长得一模一样，只是其中一个左腿有毛病，一步一跛的。

女人在桌边坐下，说：“我想给两个小丫头做皮鞋，春天穿。”

鞋匠量了尺寸，指着小瘸子说：

“她是怎么成这个样子的，多好看的一个小姑娘，生下就这样吗？”

“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她说，“那时候我和我男人在乡下种地，跟她们的父母是邻居。那家只有当家的一个男人，在林子里干活。有一回，一棵树放倒的时候压在他身上，把五脏六腑都快压出来了，抬到家就断了气。那个星期他女人生下一对女儿，就是这两个。家里穷，又没人帮忙，那女人孤零零地生下孩子，又孤零零地死了。

“村里的妇女只有我在奶孩子，人们就把两个丫头暂时抱到我家去了。那时候我年轻力壮，吃的又好，奶水多得直往外冒。上帝让这两个丫头长大了，而我的孩子第二年却死了。以后上帝再也没有给我孩子，可是日子越过越好。要是没有这两个丫头，我该怎么过

啊！”

鞋匠送妇人出去的时候回头看了看年轻人，只见他坐在那里，把叉在一起的两手搁在膝头上，望天微笑。

鞋匠走到他跟前问：“你怎么啦？”

年轻人从板凳上站起来，放下活计，解了围裙，向鞋匠鞠了一躬，说：“请主人原谅。上帝已经宽恕了我，请你们也宽恕我。

“我本是天使，上帝派我去取一个女人的灵魂。我降到地上，看见一个女人病在床上，她一胎生了两个女儿。两个小东西在母亲身边蠕动，母亲无力起来喂她们吃奶。她看见我，明白是上帝派我来取她的灵魂，就哭了，并且说：‘天使啊！我男人刚死，是在林子里给树砸死的。我没有姊妹，也没有三姑六婆，没人帮我养孩子。你先别取我的灵魂，让我自己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孩子没爹没娘活不成啊！’我听信了她的话，对上帝说：‘我不能取一个产妇的灵魂。’上帝说：‘你去取这产妇的灵魂，以后你会明白三个道理：人心里有什么，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人靠什么活着。等你明白了这三个道理，再回天上来。’我又回去取了那产妇的灵魂。

“两个婴儿从母亲怀里滚到床上，母亲的身体倒下时压坏了一个婴儿的一条腿。我升到这个村子上空，准备把产妇的灵魂交给上帝，但是一阵风吹来，折断了我的翅膀。那灵魂独自到上帝那里去了，我摔到地上，倒在大路旁。”

接着天使说，“当你的妻子将橱柜里仅有的那块面包递

到我的手中时，从她的眼神，我想起了上帝的第一句话，‘你会知道人心里有什么’。我明白，人心里有爱。上帝已经开始向我显示他答应向我显示的东西，因此我高兴极了，第一次露出了笑脸。

“我在你们这里住下来，生活了一年。有个人来定做一年不会坏、不开绽、不变形的靴子。我看了他一眼，忽然发现他背后站着我的朋友——死亡天使。只有我看得见这位天使，我认识他，并且知道，在日落以前这个阔佬的灵魂就要被取去。于是我想，这人要给自己预备一年用的东西，却不知道他活不过今夜。我便想起上帝的第二句话：‘你会知道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

“但是我还不明白人靠什么活着，于是我继续等待上帝向我揭示最后一个道理。第6年来了两个小姑娘和一个妇人，我认出这两个小姑娘，知道她们是怎样活下来的。于是我想，当那位母亲求我为了两个孩子留下她的灵魂时，我听了她的话，以为孩子没爹没娘就没法活下去，结果一个陌生女人把她们抚养大了。当这个女人怜爱别人的孩子而流下泪来的时候，我在她脸上看见了真正的上帝，并且明白了，人靠什么活着。我明白，上帝向我揭示了最后一个道理，并且宽恕了我，所以我笑了。

“我现在明白了，人们活着完全是靠爱。谁生活在爱中，谁的生活里就有上帝，谁心中就有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邦 邦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生活即幸福》一书，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

人畜共居的村庄

●刘亮程

有时想想，在黄沙梁做一头驴也是不错的。只要不年纪轻轻就被人宰掉，拉拉车，吃草，亢奋时叫两声，平常的时候就沉默，心怀驴胎，想想眼前嘴前的事儿。只要不懒，一辈子也挨不了几鞭。况且现在机器多了，驴活得比人悠闲，整日在村里村外溜达，调情撒欢。不过，闲着没事对一头驴来说是最最危险的事。好在做了驴就不想这些了，活一日乐一日，这句人话，用在驴身上才再合适不过。

做一只小虫呢，在黄沙梁的春花秋草间，无忧无虑把自己短暂快乐的一生挥霍完。虽然只看见漫长岁月悠悠人世间某一年的光景，却也无憾。许多年头都是一样的，麦子青了黄，黄了青，变化的仅仅是人的心境。

做一条狗呢？

或者做一棵树，长在村前村后都没关系，只要不开花，不是长得很直，便不会挨斧头。一年一年地活着。叶落归根，一层又一层，最后埋在自己一生的落叶里，死和活都是一番境界。

如此看来，在黄沙梁做一个人，倒是件极普通平凡的事。大不必因为你是人就趾高气扬，是狗就垂头丧气。在黄沙梁，每个人都是名人，每个人都默默无闻。每个牲口也一样，就这么小小的一个村庄，谁还不认识谁？谁和谁多少不发生点关系？人也罢，牲口也

罢。

你敢说张三家的狗不认识你李四。它只叫不上你的名字——它的叫声中有一句可能就是叫你的，只是你听不懂。也从不想去弄懂一头驴子，见面更懒得抬头打招呼，可那驴却一直惦记着你，那年它在你家地头吃草，挨过你一锨。好狠毒的一锨，你硬是让这头爱

人之间的是是非非，牲口肯定比人看得清楚。而人，除了要告诉牲口“你必须顺从”外，肯定再不愿与牲口多说半句。

人畜共居在一个小村庄里，人出生时牲口也出世，傍晚人回家牲口也归圈。弯曲的黄土路上，不是人跟着牲口走，便是牲口跟着人走。

人踩起的尘土落在牲口身



面子的驴死后不能留一张完整的好皮。这么多年它一直在瞅机会给你一蹄子呢。还有路边泥塘中的那两头猪，一上午哼哼唧唧，你敢保证它们不是在议论你们家的事？猪夜夜卧在窗根，你家啥事它不清楚。

对于黄沙梁，其实你不比一只盘旋其上的鹰看得全面，也不会比一匹老马更熟悉它的路。人和牲畜相处几千年，竟没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有朝一日坐下来好好谈谈。想必牲口肯定有许多话要对人说，尤其

上，牲口踩起的尘土落在人身上。

家和牲口棚是一样的土房，墙连墙窗挨窗。人忙急了会不小心钻进牲口棚，牲口也会偶尔装糊涂走进人的居室。看上去你们似亲戚如邻居，却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日子久了难免把你们认成一种动物。

比如你的腰上总有股用不完的牛劲；你走路的架势像头公牛，腿叉得很开，走路一摇三摆；你的嗓音中常出现狗叫鸡鸣；别人叫你“瘦狗”是因

● 刘 墉



多情却似总无情

妻的眼睛不好，所以自从到美国，就常去看一位眼科名医。

每次从诊所出来，妻都要抱怨：“看了他十几年，还好像不认识似的，从来没笑过，拉着一张扑克脸。”

有一天去餐馆，远远看见那位眼科医生，他居然在笑，还主动跟妻打招呼。妻开玩笑地说：“真稀奇，我还以为你从来不会笑呢！”眼科医生笑得更大声了，突然又凑到妻耳边，小声地说：“你想想，看病的时候我能笑吗？一笑，二颤，手一抖，激光枪没瞄准，麻烦就大了。”说完，又大笑了起来。

饭吃一半，那医生跑过来，举着杯敬妻。脸红红的，看来有几分醉了，话匣子打了开来。

“你知道在美国，自杀率最高的医生是哪一科吗？”他拍拍自己的胸脯，“是眼科医生！”停了几

秒钟，他抬起红红的眼睛，“想想！揭开纱布，就是宣判。你为病人宣判，也为自己宣判。问题是，前一个手术才失败，下一个病人已经等着动刀，你能伤感吗？所以我从来不为成功的手术得意，也不为失败的手术伤心，我是不哭也不笑的。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科医生能做得长，也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睛看得清，使病人的眼睛能哭能笑。”

他这几句话留在我的脑海，有一天在演讲里提到，才下台，就有一位老先生过来找我。老先生已近80岁了，抗战时是军医，他拉着我的手，不断点着头说：“老弟啊，只有你亲身经历，才会相信。那时候，什么物资都缺，助理也没有，一大排伤兵等着动手术，抬上来，开刀，才开着，就死了。没人把尸首抬走，就往前一推，推下床去，换下一个伤兵上来。”

我把眼睛瞪大了。

“是啊！”老先生很平静，“死人可以等，活人等不及啊！有时候手术台前面堆了一堆尸体。救了不少，死了也不少。你能伤心吗？你有时间去哭去笑吗？所以，只有不哭不笑的能撑得下去，只有不哭不笑的医生，能救更多人。”

（睿 雪摘自接力出版社《生生世世未了缘》一书）

为你确实不像瘦马瘦骡子；多少年来你用半匹马的力气和女人生活、爱情。你的女人，是只老鸟了还那样依人。

数年前的一个冬天，你觉得一匹马在某个黑暗角落盯你。你有点怕，它做了一辈子牲口，是不是后悔了，开始揣摩人。那时你的孤独和无助确实被一匹马看见了。周围的人，却总以为你是快乐的，像

一只无忧无虑的夏虫，一头乐不知死的驴子、猪……

其实这些活物，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上帝没让它们走远，永远和人待在一起，让人从这些动物身上看清自己。

而人的灵魂中，其实还有一大群惊世的巨兽被禁锢着，如藏龙如伏虎。它们从未像狗一样咬脱锁链，跑出人的心宅

肺院。偶尔跑出来，也会被人当疯狗打了，消灭了。

在人心中活着的，必是些巨蟒大禽。

在人身边活下来的，却只有这群温顺之物了。

人把它们叫牲口，不知道它们把人叫啥。

（少 平摘自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个人的村庄》一书，黄永玉图）

惊梦

● 黄裳



春天下午，是那种给人带来无端慵倦的天气。太阳正好，也许是太好了，才使盛开的花朵低垂，使柳丝飘拂得无力，使杨花毫无目的地漫天飞扬。

16岁的杜丽娘几乎拿不稳手里的绣绷，针早已停了，彩线也重得拈不起，何况又是那么长。她只好叹口气放下手中的活计。

春香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也许是躲在后楼里打瞌睡。

不知怎的，近来她隐约地感到了母亲对自己明显增添了的关心。娘总是习惯地摸着她那头又厚又软的黑发，频频叹息着，好像有无穷的心事。

“孩子，你知道做娘的辛苦吗？”她仰面看着娘的眼睛，迷惑不解。娘并不亲自照管自己的生活，可是她知道，娘的心时时都在自己身上，娘确实辛苦。

娘说过：“女孩子不能大天白日里睡午觉，那是懒婆娘才干得出来的，没规矩没教导的。”

娘又说过：“那花园子里一直没有人，女孩子要少去。万一碰上个花精柳怪就不好了。”

娘还有好些别的教导。娘疼自己，从不说什么叱责的话，可是娘的眼睛却厉害。哪些是允许的，哪些就不行。这

些从娘的眼神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她能用眼光给你划出一个活动的圈子来。

杜丽娘的绣房里不仅有梳妆的镜奁、女红的刀尺，还有笔砚、纸绢。她喜欢画两笔，开头只是描几张花样子，后来也试着画画人物。她有一册仕女图，闲时就照着临摹。她觉得仕女图里的美人都和自己差不多，都那么美，那么文雅，又好像都有什么心事。杜丽娘想自己并没有什么心事，因此觉得奇怪，不可理解。

除了仕女图，还有一部《列女传》，也是娘给的。书里有许多幅刻得精致的图像，画的也都是女人。每幅图写个故事，这些故事又往往是不幸的。女人的不幸好像又总与男人有关。她想也许这就是娘千叮万嘱的用意所在。只要一輩子不见男人也许就能免去一切不幸吧。

杜丽娘也确实没有机会看见更多的男人，除了自己的父亲和在书房里坐着的老夫子。她想，世上的男人一定不都是这样的，难道他们真能为女人带来那许多形形色色的不幸吗？

《列女传》里写的都是不幸女人的故事。看来一定还有更多幸福的故事，不过作者没有写也不肯写。她常拣父亲不在家时偷偷到书房里去看书。父亲的书真多，一摞摞、一堆堆都放在书架上。案头床角则零乱抛置着一些小册子，全不是什么大部头的圣经贤传。她只能抽空翻阅，一见人来就立刻放下。就这样，她断续地读了《花间集》里的许多名篇，尽管这里面没有故事，却能摸到青年男女的心，摸到了心也

就看见了故事。更使她吃惊的是，世间竟还有写得那么真切、完整、大胆的故事。元微之的《莺莺传》，这是她分两回才读完的，一面读一面沉思、回味，使自己脸红心跳，舍不得一口气读到结局……

在春天下午的深闺里，杜丽娘忽然想起了这些故事。她不只记得情节，还能背得出那些不易忘却的片段，想赶也赶不开。

春香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了，伺候她梳妆。梳洗好她们要到花园里去。春香说，园里的花差不多已经开齐了，只除了牡丹。等到牡丹开，春天也就要去了。

她轻轻坐下，面对着妆台的宝镜，试看自己的面庞。看到双颊上的红印和堆满了慵倦的眼波时，蓦地倒转了头颈。这时镜中出现了少女的侧影，高高的云鬟，簪在额前微颤着的步摇，她为自己的美丽吃惊了。

“小姐，你好标致。”春香说，“这身衣服颜色也配得好，茜红衫子越发衬出了雪白的皮肤、乌黑的头发。小姐，你真是美人。”

她默默看了春香一眼，没说什么。

她让春香扶了缓缓走出绣阁，小心地穿过布满苍苔的花径，推开了虚掩着的园门，只觉得眼前一亮，小小的一扇角门竟关住了如此丰满、充溢活力、五彩缤纷，使人张不开眼的春光！

她在花园门口停下，有些迷惘，有些眩晕，竟不知怎样走进这春光中去。她想起从书上看到过这样的话：“春深如海。”是啊！春光真像海似的

深，像海似的神秘。

春光决不是静寂的。燕子拖着双剪飞快地从身边掠过，黄鹂藏在高柳梢头，或歌唱，或呼唤，它们也为眼前的春光而激动，而欢跃。眼前一片生机，连花草也是有生命、有情思的，也懂得欢乐与哀愁。它们知道花开以后要落，春天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应该珍惜，及时抓住这美的一瞬。可是轻轻放过不加一顾的也不是没有。今天她如不是冒险甘犯慈命偷偷来到园里，这眼前的一切不就与她没有关系，并不存在了吗？

她的心乱得很，有许多话想说，只是说不出口。眼前没有一个能懂得她心思的人。她让春香扶了，走过画廊，走过花圃，穿过假山，来到水榭一侧的平台。放眼望去，对面是一片盛开的杜鹃花，红得像一片火。她心里乱得很，想静静地坐一会，她让春香去看看老夫人午睡醒了没有，一个人倚着太湖石在石凳上坐了，痴痴地望着池水和使人目眩的山花。

春香去后，她恢复了心头的宁静。

当春香在身边，她在这里感到可怕的孤独，春香去后，孤独感却一下子消失了。春风、杨柳、燕子、黄鹂、火红的杜鹃、斑斓的芍药、茸茸的绿草……眼前的一切，顿时都化为有知觉有情意，能互通情愫、倾诉衷曲的对象。她想起娘说过的花妖，眼前的正是这一大批可爱、可亲近的精灵。她转过槛脚，凭栏下望，在红色游鱼丛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她十分惊喜，她不怕谁偷听，在这里没有值得保守的秘

密，她想任情盘问躲在池水里的那个痴丫头，让她回答一切深埋在心底的隐秘。这一切，无论在娘面前，在春香面前，都是无法出口的。

她抬头望去，远远太湖石边，转出了一个穿了白绸衫子的少年身影，手里拿着碧绿的柳枝。她凝眸细看，这秀才好面熟，可记不起曾在哪里见过。这时她记起在古人诗集里看到过许多“折柳”字样。为什么人们在送别情人、怀念远人时总要折一枝杨柳呢？

拿着柳枝的秀才微笑着，缓缓地走近了。她静静地坐着，心里平安得很。应该来的终于来了。

秀才走近来，在她身边轻轻坐下，她觉得他的帽檐碰着自己的鬓角，颊边嘘拂着他的喘息，耳畔传来了他的絮语，听不真切，其实也不必真切。这些话她早已在自己心中重复过无数遍了。

她接受了秀才的提议，两人并肩缓缓向园中走去。她不说话，只是听；她觉得自己脚步从来没有如此轻盈过，心里从来未有这样充实过。他们沿了池畔走，看鸭子在池中缓缓地游，悠悠的，她忽然想起“春水船如天上坐”，这真是一句好诗。她觉得自己这时在天上了。

走倦了也说倦了。他们选了一处太湖石坐下。头上是一树开足了的碧桃。他们在树下坐了很久。风儿吹下了一阵红雨，花瓣儿落得满头满脸，坐着的人兀自不动。这样下去，早晚他们会被落红埋起来的。

（星儿摘自《文汇报》2012年9月7日，高马得图）

风 筝

●王安忆

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在她眼里，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小时候，姐姐上小学了，她最惧怕的是毛毛虫和图画课。她画出的人全有着一副极可怕的嘴脸，图画老师只能摇头，叹息也叹息不出了。有一次，她有点不舒服，可是有一项家庭作业却没有完成。那是一幅画，要画一个苹果。她好为难，哭了。妈妈说：“我来帮你画。”吃过晚饭，妈妈拿来姐姐的蜡笔和画纸，在灯下铺张开来。她决心要好好地画一个苹果，为姐姐雪耻。妈妈画得很仔细、很认真，运用了多种颜色。记得那是一个色彩极其复杂的苹果，一半红，一半绿，然后，红和绿渐渐接近、相交、汇合、融入。姐姐则躺在床上哭：“老师要一只红的。”

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了，姐姐参加了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分裂了，姐姐参加了某一派。这一派的观点大约是要把她们学校的书记拉下马。妈妈和姐姐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大意总之是，怎么能反对党的书记呢？党的书记是党的代表啊！最后，姐姐在学校大操场赫然贴出了声明，声明退出这一派，参加那一派。不久以后，真相大白了，姐姐退出的那一派是“革命派”，而重新参加的那派是“保皇派”。又过了不久，妈妈自己也靠了边。紧接着，爸爸也靠了边。这时，姐姐再弄不懂谁是“革命派”，于是就当了“逍遥派”。

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

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1丈等于多少米”，我



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1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1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只能跳脚了。

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麼。

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篇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学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妈妈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我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

会跳舞的熊

●〔德〕莱 辛

◎陈德运 等译

一头会跳舞的熊挣脱锁链，重新回到了森林里。它习惯地用后脚立起来，为同类表演它的拿手好戏。

“瞧瞧，”它大声道，“这就是艺术，这就是从人世上学来的技艺！跟着跳吧，要是你们能够并且欢喜！”

“滚！”一头老熊咆哮起来，“这样的艺术只显示你的

卑鄙和奴性，哪怕它多么难

意·林

学，哪怕它如此稀奇。”

一位显赫的廷臣，一个善于谄媚弄权然而缺才少德的人，他窃取了君主的宠信，阿谀逢迎，平步青云。这样一个廷臣，一个大人物，是该赞扬呢，还是批评？

（荣 荣摘自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世界著名寓言一百篇》一书）

觅自己

●简 嫔

旅行，是从固体的生活中抽离，褪去时间、空间这一层皮，到他国异地寻觅另一个自己的活动吧！毕竟，再怎么风

光明媚的自家山川，总会有看腻的时候，不论何等荣华的身份，也会有想更换的念头。旅行，正好提供机会，让人从自身的禁锢中放心地飞出去，歇够了，再飞回来。

另一个自己是什么样呢？也许是阿尔卑斯山边一家小餐馆的笑眯眯老板，恒河畔凝视落日的独眼老妇，或是巴黎圣母院尖塔上一小坨百年不灭的鸟粪。旅行迷人之处正是在这里，扛着不轻不重的今生，到处浏览自己的前生与来世。

（梦 溪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水问》一书）



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这后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一贯的政策，他对我们所有的担心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过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机，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做什么都

行，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简练得可以。

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每周上3次英语课。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做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写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田宇轩摘自新星出版社《空间在时间里流淌》一书，杜凤宝图）

● 寞
儿



年轻的军人，偶然来到了民风淳朴的丹麦，爱上了神父娴静淑雅的大女儿。大女儿基于心中神圣的信仰，拒绝了这份情缘。同样，一个来自法国的艺术家闯入了神父一家的生活。小女儿在歌唱学习中与艺术家萌生爱意。在成为歌唱家与成为圣徒两种可能间，小女儿选择了后者。艺术家凄然离去。

很多年后，神父离世，两姐妹也风华渐失。教民们各自变老。军人成为将军，艺术家在无望中抱病离世。世事白云苍狗，永恒的却是两姐妹和教民们心中的信仰，他们日复一日过着简朴而安宁的生活。有一天，两姐妹家中来了一个神秘女子，她从法国来，叫巴贝特。女子带来了艺术家一封倾诉爱意的信，善良的两姐妹收容了无处可去的她。两条小鱼，一勺麦芽酒煮黑面包糊，巴贝特淡然融入了物质极其简单的生活。她和法国的唯一联系，只剩下朋友每年为她买的一张彩票。

日子安静从容地又过了十几年，两姐妹华发已现，教民们也更老了。生命无多，去天堂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教民们居然有了些微的恐慌。回首一生往事，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为自己的过失惴惴不安。有私情的，怕天堂里的老

巴贝特的盛宴

公不肯原谅；做生意的，开始相互埋怨对方不够公平……这样的局面，主持祈祷的两姐妹并无力量消解，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胸前划起十字，和大家一起念诵神父在世时的教导……虚幻而美丽的天堂，再次成为大家迷惘时向往的彼岸。有了它，人们就有了安怡地活下去的可能。

然而，上帝把人们的生活搅动了一下，巴贝特中了大奖。为了回报两姐妹多年的友爱，她请求能在神父诞辰一百年的庆宴上，请教民们吃一顿真正的法国大餐。两姐妹吃惊之余答应了，然而她们心底却惶惑不安，生怕这是一种邪恶的诱惑。与此同时，巴贝特也开始了繁忙而紧张的宴请准备。日子在教民们的期盼和担心中一天天流过，他们一方面祈祷着神父的原谅，另一方面又在巴望着宴会的到来。

终于，巴贝特的盛宴开始了。人们小心翼翼地放下守了一生的清规，开始了一场物质享用之旅。每一道佳肴，对他们都是一场冒险。每一场冒险过后，都是一种极度的喜乐。天堂在哪里他们不知道，但大餐的华美成就了当下的天堂。值得一提的是，成为将军的那个军人，也来赴宴了。正是见多识广的他，对每一道佳肴的品味和讲解，引导着人们一次次进入俗世的物质享乐之美。

巴贝特的盛宴终于结束，人们各自散去，但生活开始变样。将军坚定地对姐姐说，他最大的幸福就是从此和她在一起；那对有私情的教民，也大胆地相约共度良宵；生意场上的伙伴在宁静的月光下，牵手跳起了快乐的舞……

巴贝特的身份终于揭晓，她就是当年享誉法国的名厨。两姐妹终于知道，中了奖的巴贝特已身无分文，一顿法国大餐，花去了她的所有……

这是一部少见的玄妙电影，我不敢说自己看懂了它。

我更愿意把它看做一部寓言电影。教民，代表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巴贝特的盛宴，象征着俗世的日常生活和享乐。将军这个人物的设置很重要，经过一生奋斗，他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将军。该满意了吧？才不。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将军在家中做赴宴的准备，军服上身时，他仿佛看到年轻时的自己，他对当年

年过半百终于活明白了，让自己高兴才是真格的，其他全是瞎掰。钱挣得再多又怎么样？能带走吗？去西山采景，看了十几座百年大宅，主人均已无处可寻，拿钥匙的全是不相干的人。

——导演冯小刚

交出手机，好好吃饭。

——为了加强人际交流，避免餐桌“低头族”的出现，洛杉矶一家餐厅作出如下规定：客人只要在用餐前主动将手机交给餐厅保管，专心吃饭，餐厅将给予95折的优惠

没淋湿罚单，淋湿的是人心。

——2012年11月25日，天下着雨。一位交警正在警车内开罚单，受处罚的司机在车外等着。这组图片在微博上引起争议。那位车主称，事后她给交管局打过电话，对方回复说在车内开罚单，是怕淋湿罚单

考不上公务员，别想当女婿。

——2012年11月25日，2013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



构国家公务员考试正式开考。宁波国考考场出现不少豪车，一对情侣开宾利前来参加考试，男方前后考了6次，皆因女友母亲提出这样的要求

汽车变得越来越便宜，污染程度就会越来越快速加剧。

——亚洲开发银行交通问题专家杰米·莱瑟斯

我觉得我每天吃饱喝足往床上一躺，侧着身子玩手机的样子，简直就是旧社会里大烟鬼抽大烟的情景再现。

——网友语

荷尔蒙只负责一见钟情，柏拉图负责白头偕老。

——网友语

世上本没有收费处，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收费处。

——全国收费公路债务总余额为2亿多元，交通部官员称，也想全部取消收费站，但拿不出这些钱

如果看几百年前的建筑，你会发现印度的、泰国的、非洲的、荷兰的和俄罗斯的建筑截然不同，都讲述着自己的语言，但现在这些语言在建筑中都消失了，服从于一种更广的、更统一的语言。整个过程就好像不同地方的口音逐渐消失一样。

——著名建筑设计师雷姆·库哈斯

禁止灌输，保持争议，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1976年，在曾深受纳粹之害的德国，政治教育家齐聚博特斯巴赫，达成了政治教育的最低共识——《博特斯巴赫共识》。这就是该共识包含的3个原则

（南极冰、苏童、张金平摘）

的自己说：“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了，你该满意了。然而我却不满意，我要的东西，不是现在这些。”所以，将军代表着一种入世出世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人生的质量。

巴贝特的盛宴，教给人的是一种生命的艺术，一种轻和重的平衡。只谈精神的人生是对生命的浪费，这种人生最终也很难让人内心平和；没有俗世之乐做根基的人生让人很容易产生怀疑，如那群老去的教民；只有俗世名利的人生也不完美，就如那个军人，最终发现精神上的缺憾，并不是“将军”这个名分所能弥补的。老去的他，需要的是精神的皈依和爱情的

慰藉。

如果真有上帝，上帝其实是最具人性的。上帝为了解脱子民们的迷惘，让巴贝特中奖了，然后借她的手，给子民烹调出一次盛宴。上帝说：儿女们啊，我给你们的生命才是一场真正的盛宴，倾你所有心力，去享受生命的华美，精神的和物质的，那才是人间天堂。

好在，子民们是有悟性的，他们领会了上帝的旨意，放下了心灵的负荷，在月光下快乐起舞……

那么，让我们也快乐起舞吧。

（敏 艺摘自榕树下网站，冯 煌图）

女校长的刚烈

◎王开林

民国史上，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杨荫榆是不可忽略的。

杨荫榆出身书香门第，190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嗣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她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22年，杨荫榆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究，受到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作家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描绘出杨荫榆鲜为人知的婚姻生活。

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窝，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扎过耳朵眼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出了名的厉害，先是命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样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1902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是最早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



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18周岁。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早早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她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母”。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召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

平心而论，在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她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引警察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声名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蠹贼”“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在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妇人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值得敬佩。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

（亦 柳摘自《随笔》2012年第6期，李 晨图）



大师回答儿童提问

●小 贝

小孩子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时，大人往往会胡乱搪塞，孩子很少有机会得到专业、准确的回答。为此，英国编辑吉玛·埃尔温·哈里斯在收集了孩子们的问题后请专业人士予以解答，并汇集成书。答问的有很多都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如语言学家诺曼·乔姆斯基回答“为何动物不能像人类一样说话”时说：“关于语言和动物，我们还有许多不懂的东西。有些研究猿猴的科学家相信猿能够学一点人类的语言，我认为这些科学家只是在欺骗自己，猿猴做的是其他事情。”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回答“我们是不是都有亲戚关系”时说：“我们都有亲戚关系，所有的婚姻都是或远或近的表亲之间的婚姻。”

有的问题是几乎每个小孩子都会问的：为什么恐龙灭绝了，而其他动物没有灭绝？有外星人吗？吃虫子会有事儿吗？为什么猴子爱吃香蕉？从



何而知每一片雪花都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胳膊不了自己？（神经科学家回答说：“你的大脑总是在预测你的行动，以及你的身体会有何感觉，所以你胳膊不了自己。别人能胳膊你是因为他们会让你感到吃惊。”）

有些问题则像是天才儿童提出来的：人脑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东西吗？我的大脑是怎样控制我的？有的问题就是哲学问题：如果宇宙源自无（Nothing），它怎么变成有的（Something）？我们为何不能永生？上帝是谁？有小学生问：“数字一直那样排下去吗？”数学家马尔库塞·杜·桑托依的回答很生动：“有一个笑话。一位数学老师问：最大的数字是几？一个孩子迅速举手回答说：一万亿。老师说：一万亿加一呢？那个孩子说：好吧，我的答案很接近了。这个笑话之所以有趣是因为，那个孩子以为老师说的一万亿加一就是最大的数字。实际上，老师是在回答数字是否会一直排下去。如果数字不是一直排下去，那就意味着有最大的数字。但如果有最大的数字，我总可以给它加一，得出一个更大的数。”

有些问题挺成人化，如一个小朋友问：“我为什么会感到无聊？”现在小朋友们只要有手机和iPad玩，是不会觉得无聊的。专家的回答并不新

鲜，但为了便于小朋友理解和接受，他用动物做了类比：动物园里的大象无聊的时候就会心情不好，发脾气，当它的生活太千篇一律时，它就会感到无聊，比如每天吃一样的食物，玩一样的玩具。专家的建议是，感到无聊时，就换一下玩法，活动活动。

书中最有趣的问题是：“如果一头奶牛一年都不放屁，然后它放了一个大屁，它会飞到太空中去吗？”美国科



《大人物解答小孩子提出的大问题》一书

普作家玛丽·罗奇回答说，奶牛确实会产生大量气体，大部分都是它的胃消化草时产生的甲烷。但奶牛胃里的气并不是屁。屁是肠子里产生的，奶牛的肠子基本上不进行消化活动。牛不仅不放屁，也不打嗝。牛和其他反刍动物有一个很高明的办法排出甲烷。当一头牛觉得肚子胀，需要排气时，它会排气排出，但不是直接从胃部排出，因为那样会发出响声，暴露其藏身之所。奶牛可以使气体进入肺部，然后

转过身，才发现身后有一位维吾尔族长者。他在地面上蹲着，看到我便站起了身，表情凝重地笑了笑，用手朝一块石头指了一下。我走到那块石头跟前停下，觉得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他用手指了一下后边说：“去年它在那个地方，今年走到了这个地方。”

我蹲下身细看这块石头。它光滑，浑圆，细致的花纹呈现着天然的纹理美。忽然，我看到了一条惊心动魄的痕迹，是一块石头滚动时压出的，似乎还有流水的痕迹。这些欲隐不隐、欲显不显的迹象，一下子揪住了我的心，让我觉得它像一张在沧桑中平静下来的脸。由于没有心理准备，我被忽然呈现的如此惊人的事实震撼了。

我坐在石头旁边，再次抬头向远处张望——正前方的群山巍然耸立，犹如用清一色的石块完成的大型雕塑，铺了厚厚一层沙砾的戈壁已渐渐向上升起，即使无声地出现了裂口，但仍未被沙砾涌起的漩涡淹没。这种自下而上、慢慢涌起的一座山的气势，远远地看上去，有一种撩人的快感。

“石头会走到什么地方？”我问长者。

“不走到什么地方。”长者的语气让人觉得他俨然是一位哲人。

“它成为昆仑山。你看那座山，风把沙子和石头从低处一点一点向上吹去，它一点一点长高，最后就长成了一座山。我看了它几十年，

知道了它的秘密。山太高了，你的时间又太短了，你看不清。那么你看这块石头，去年它在那个地方，今年它在这个地方，明年、后年、好多年以后，它就被风吹到一座山上去了，就变成了山。”长者回答得干净利索。

昆仑山是被一块石头完成的吗？我又被震撼了。我知道这是神奇的一刻，昆仑山像是伸出了一双大手，紧紧地抓住了我。除了这块石

头，谁还能从千里昆仑山脉看出它的移动，它已经存在了无数个世纪，所以，它是拥有时间的。它的移动，时间也不能阻挡。还有这些山峰，尽管它们因为谦卑和沉默不能给你明朗的感觉，但它却守着脚下的这块阵地，等着有一天你心境明朗时才与你对话。它们是昆仑山诚恳的小兄弟，它们满怀祝福，历经艰苦磨难而终不改忠诚守望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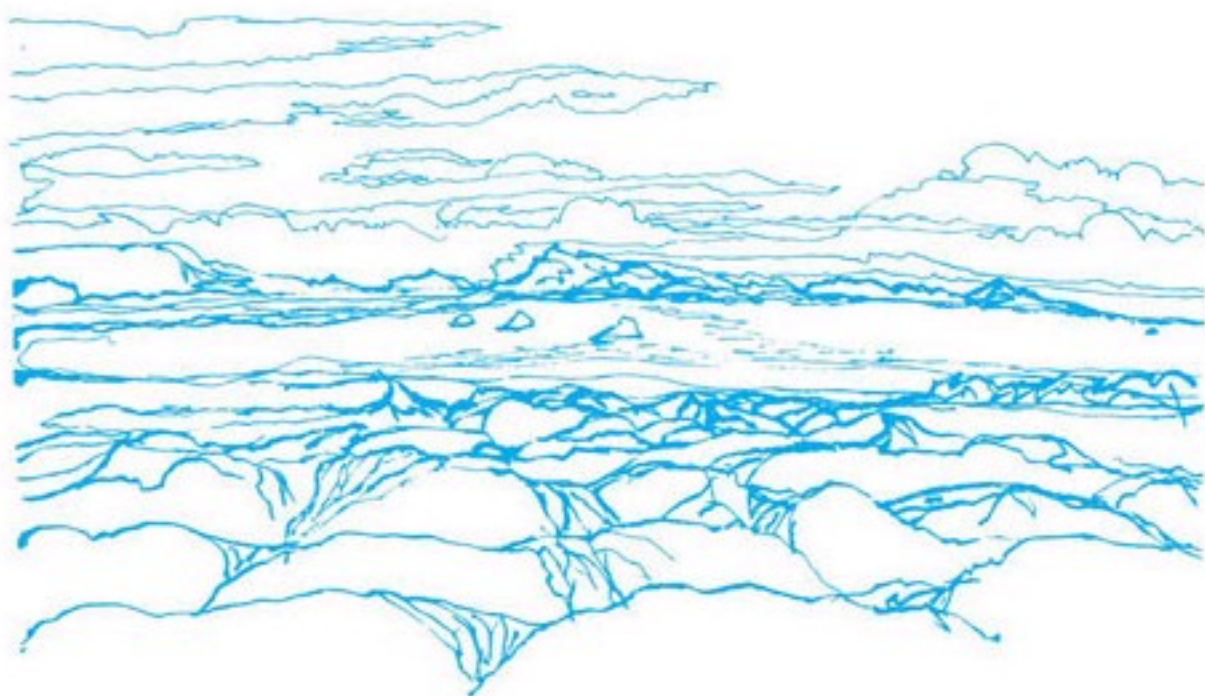
一座山，长成了启发你灵魂的箴言。它经历了时间，并从时间的缝隙中留下一条痕迹，等着有一天走到它跟前，用呈现的方式启发你。从一块石头到最终的一座大山，展示出了最为真切的生命美，它真是够包容、够概括的了。

现在我身边的这块石头就是昆仑山最初闪光的泪珠。一块石头，有一种细柔、弱小而又坚实的精神在里面，它代表一座山的形象。每时每刻，一座山在原地，在一块石头上开始生长。

（方明摘自《清明》2012年第6期，王今栋图）

凝 视

●王 族



悄悄地呼出，假如收集一头牛呼出的甲烷，一年大概有84公斤。火箭专家计算出，84公斤甲烷能够把900公斤的东西喷射33秒，也就是说能把一头750公斤重的奶牛送到将近5000米高的空中。太空始

于3万米高的地方，所以奶牛一年不放屁也飞不到太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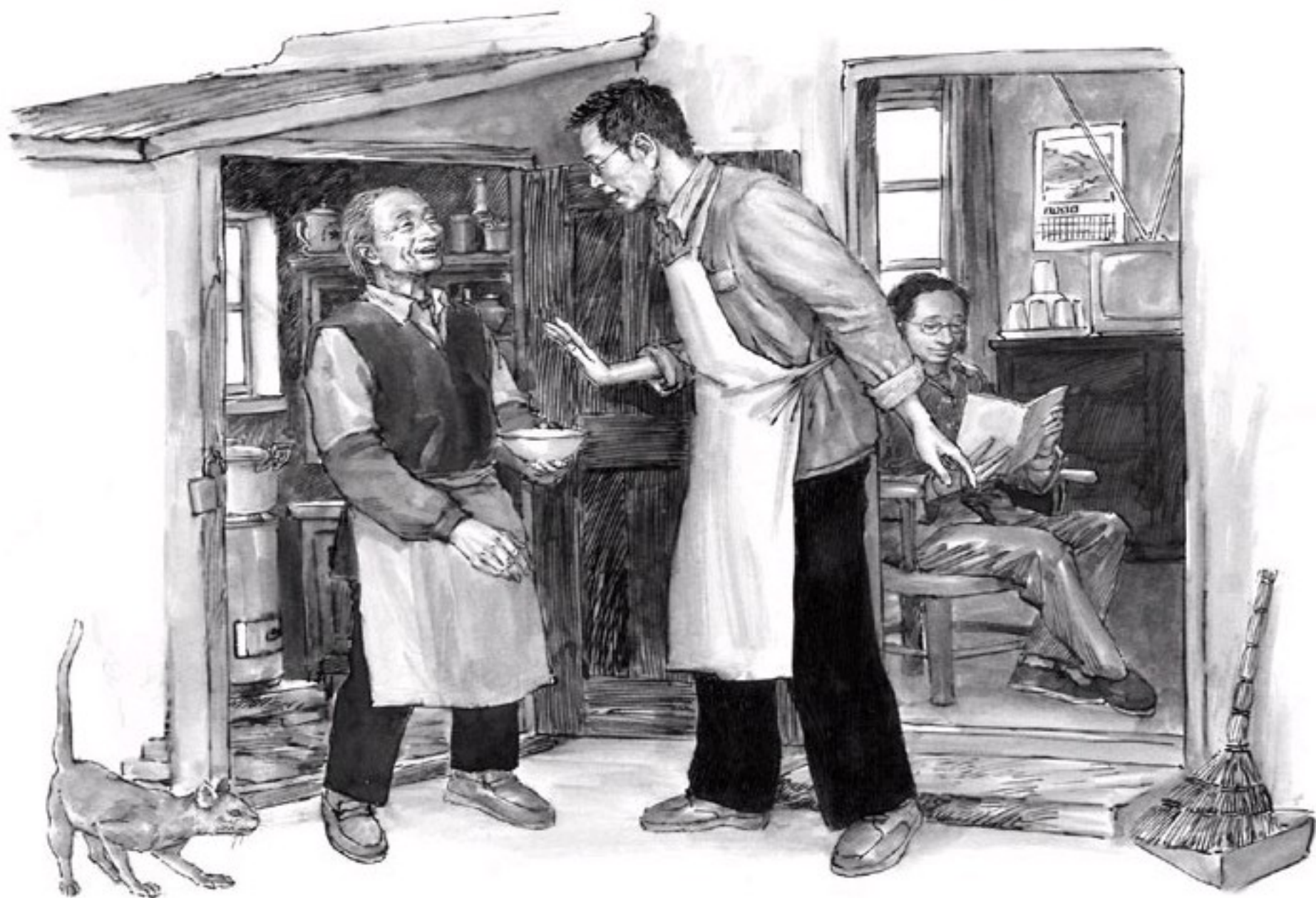
有些答案可能会让小朋友更加迷惑，从而让他们知道，科学的结论跟常识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比如，有小朋友问：为何血液是红色而非蓝色的？一

位医生回答说，人的血液确实是红色的，因为血液有一种重要的化学物质——血红素，它把氧气从肺部带到身体各处。

（美美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45期，黄永玉图）

命运的撑船人

●王慧兰



看上去就知道，这对老夫妻一定是知识分子，整洁体面的穿着，斯文的金丝边眼镜，温和含蓄的笑容。是的，他们一个是退休的大学老师，一个是退休的邮电工程师。

时光倒流半世纪。当时的他们都是青春洋溢、充满革命热情的大学毕业生。杨曜锸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留校当老师，周环从北京邮电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邮电所工作。相处半年后，他们就结婚了。

那天，杨曜锸在农场劳动，突然接到岳母打来的电话，语气非常着急，“周环病了，你回来一趟吧。”自从“文革”开始，学校的老师就被下放到农场去劳动，隔一段时间才能回家。杨曜锸心想如果不是周环得了什么大病，岳母一定不会这么着急地让他回家。

杨曜锸紧赶慢赶地回到家，看见妻子好端端地坐在那里，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喊了一声：“我回来了。”

周环看了看杨曜锸没有搭话，起身径直往房间里走。杨曜锸觉得妻子的眼神有点怪，好像完全不认识他。岳母看出杨曜锸的疑惑，叹息道：“周环得的是精神病。”

原来，周环家有精神病遗传史，这些年她和其他兄弟姐妹都表现得很正常。这段时间，周环的父亲和杨曜锸的父亲都在接受审查，也许是受了刺激，周环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有

一次，她在单位和同事发生争执，一边高声大骂，一边还朝人吐唾沫。后来工宣队带周环去看病，医生证实她患了精神病。周环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再是通情达理的妻子，也不再是精明能干的工程师。她变得易怒，常常对人破口大骂，不高兴的时候还会满地打滚。有时她会产生幻觉，盯着天空看半天，谁叫都不搭理，曾经有两次试图自杀。

杨曜锸的养母徐秀锦曾对他说：“曜锸，你生命里有好几条船，你这个撑船的人好辛苦。”杨曜锸明白这其中的意思，船就是他的负担，是他摆脱不了的责任。周环是一条船，养子阿德是另一条船。

杨曜锸始终记得第一次见到阿德时的情景，“他在襁褓中睡觉，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觉得和他有缘分。”在这之前，杨曜锸和周环一直没有小孩，他们去医院做过检查，但没什么结果。就这样，阿德成了杨曜锸夫妇的养子。

然而，人生很多时候都是事与愿违，这或许就是命运。阿德5岁的时候，有一次身体不舒服去看病，医生检查的时候摸出他肝脾比一般人大，医生对杨曜锸说：“这孩子小小年纪就肝硬化，恐怕活不过十一二岁。”谁都想不到会是这种结果，这些年阿德的身体不太好，但他们都没想过这孩子会养不大。

好在养父母给了杨曜锟很大的支持，他们把阿德带回无锡，悉心地照顾他。转眼，阿德小学毕业，过12岁生日的那天，大家露出很有默契的笑容，为阿德过了一道生死坎而高兴。为了阿德的将来，杨曜锟决定把他接到上海来念书。这时养父母都已80高龄，杨曜锟劝他们一起到上海来生活，方便照顾。一开始养父母并不答应，他们知道杨曜锟的负担已经很重了，不想再拖累他。杨曜锟想了个办法，对养母徐秀锦说：“阿德是你从小一手带大的，他离不开你。这几年周环生病，我工作又忙，家里也一直没个当家人。”徐秀锦是个很要强很能干的老太太，年轻时，她唯一的亲生儿子因为一场大病去世，她就把未尽的母爱全部用在杨曜锟的身上，对他疼爱有加，处处为他着想。杨曜锟提出的要求让徐秀锦没法拒绝。

1988年，徐秀锦夫妇和阿德到上海生活，当时住房很紧张，杨曜锟和周环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住在周环父母家。后来杨曜锟和学校的领导说了家里的情况，分到一间10平方米的矮平房。那段时间，杨曜锟每天都赶来赶去，80多岁的养父母成了他生命里的另外两条船。阿德的身体时好时坏，学业很受影响，和他一样大的孩子高中毕业了，他还在念初中。阿德有时候会问爸爸：“为什么我老会咯血？”杨曜锟不敢对儿子说实话，只说是肠胃问题，让他多休息。

有一次阿德又病了，医生对杨曜锟说：“你们还是考虑动手术吧。”做手术有风险，不做手术就会反复发病。杨曜锟决定接受手术。学校的同事知道杨曜锟家里的情况，主动提出给阿德陪夜，他们为此还排了班。这件事让杨曜锟非常感动。

手术很顺利，阿德的情况大有好转。他考入了一所职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虹桥友谊商城工作，还当上了领班，月薪有2000元。阿德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人也变得意气风发。他还买来自学考试的书，和父亲表决心：“我打算花几年的时间把本科念出来。”这一切杨曜锟看在眼里，既高兴又忧心。高兴的是儿子终于有了健康的年轻人的生活，忧心的是阿德的身体是否吃得消。医生在手术后曾对他说过：“这孩子的肝毕竟不灵了，以后要注意身体。”

1995年圣诞，阿德和同事一起去KTV唱

歌，凌晨才回到家。杨曜锟坐在客厅里一直等着，看到阿德满脸通红地回来，就忍不住说：“你出门的时候，我还和你讲过不要喝酒。”阿德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才两杯啤酒而已。”普通人喝再多个两杯都没事，可阿德的身体不好。

果然，第二天阿德起床后就觉得不舒服，元旦，阿德在医院输液，杨曜锟陪着他。

那天晚上阿德一直说睡不着，咳了好几次，凌晨5点就去世了，只有23岁。

阿德这条船已经到了彼岸，在这之前杨曜锟的养父也因病去世，就剩下88岁的徐秀锦和杨曜锟夫妇在一起生活。

徐秀锦一直是杨家的当家人，家务都是她负责的。2003年后，周环的病情稳定了，没有再住过院。徐秀锦此时已经90多岁了，她的行动没有之前那么自如，但她还是拒绝“下岗”。杨曜锟做她的思想工作，说：“谁都有退休的时候，你再做也不光荣，如果别人知道了你这把年纪还在做家务，那只会让我们做小辈的折寿啊。”终于，徐秀锦在95岁时光荣“退休”了，但她依然能生活自理。有时候看不惯周环做的家务，她还要重做一遍。

101岁那年，徐秀锦摔了一跤，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之后的生活就全靠杨曜锟夫妇服侍。对一个一生都要强的女人来说，她最不愿意麻烦别人，她几次跟儿子提出要去敬老院生活，杨曜锟都没有答应。2011年春节，徐秀锦的面色很不好，之前她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吃不下东西了。老人固执地不肯去医院看病。这回，杨曜锟骗她说：“你不是想去敬老院吗？今天就带你去。现在新的敬老院里都有医生，方便检查身体。”就这样，杨曜锟把养母送到了医院，医生得知老人的年纪后，不无遗憾地说：“可能是到时间了。”徐秀锦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星期，到后来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因为不吃东西，医生说只有插管进行鼻饲。这对一个103岁的老人来说太痛苦了。杨曜锟把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叫来，宣布了放弃治疗的决定，“所有的后果我来承担。”徐秀锦就此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作为一个撑船的人，每次把船送到彼岸，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惆怅。这些年杨曜锟时常回想：养父走了，他走的时候阿德已经动了手术，身体大有好转，养父看到了这一切，

教授遭劫

●刘 建 周海滨

抗战时，西南联大的教授经常往返于昆明城边的家和学校之间。那时，虽说通了公路，但他们仍无车可乘或没钱坐车，进城主要靠双腿。1943年5月的一天傍晚，联大物理学教授任之恭，在路上遭到抢劫。两个土匪不但抢走任教授的交通工具——一辆破旧自行车，还把他身上的财物洗劫一空。为了防止他呼救，土匪将任教授的双手反绑，口中塞上毛巾。土匪走后，任教授反绑着双手一步一滑地走回家中。夫人见状大吃一惊，忙将丈夫身上的绳子解开，取出口中的毛巾，急问出了什么事。任教授幽默地调侃道：“土匪是要钱不要命，我是要命不要钱。他们抢走了一块怀表 and 那辆破旧自行车，然后将我绑起扬长而去。试想，如果当时我这个文弱书生反抗，还有小命回来向夫人请安吗？”

（马 啸摘自《党史纵横》）

拔树的办法

●金满楼

袁世凯曾给幕僚们讲过一

个故事，他说：“各位，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连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干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200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闹革命的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

名人轶事



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何 辛摘自现代教育出版社《北洋往事》一书）

智 答

●张颖霞

1971年，基辛格博士来

华访问。正式会谈前，基辛格提出了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的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之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不动声色地问：“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用什么来交换？”

基辛格说：“我国宇航员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该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恩来哈哈一笑说：“我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

基辛格一惊，脱口而出：“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没公布？”周总理笑了笑，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说：“我们怎么没公布？喏，早在五千年前，我们就有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来。怎么，我们妇孺皆知的，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

（赵红星摘自《环球人物》，图选自辽宁美术出版社《新编黑白画理》一书）

所以他很欣慰；阿德走了，他虽然从小生病，但是动了手术后，短短3年的时间里，他还是活出了自己的精彩，意气风发了一阵子；养母走了，她在没有退休工资、医保的情况下活到103岁，并且没受什么痛苦就走了，走得很安详……想到这些的时候，杨曜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当下的人们很难理解这样的生活态度，和一个精神病妻子相濡以沫几十年，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对杨曜锸这样的上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而言，从一而终、心安理得地生活是他们最大的追求。杨曜锸知道妻子患精神病后，从没想过离婚，他说：“结婚不是

简单的事，离婚更不是简单的事。”

如今，杨曜锸74岁，周环70岁，两位古稀老人再次过上了二人世界。周环在杨曜锸的照顾下生活安稳，脾气性格也变得比之前温和不少。杨曜锸说，现在只要注意节气变化，尽量不要刺激到周环就可以了。“有时候，她会自言自语，有时候她会冒出许多奇怪的想法，那我就尽量哄哄她。”周环是杨曜锸生命里的最后一条船，现在他就希望能比妻子活得更久一点，当好这最后一艘船的船长。

（海 岸摘自《现代家庭》2012年第21期，戴晓明图）

● 牧徐徐



不跟老大混了

保罗·罗曼一直在通用电气公司从事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作为部门主管的他，只比通用电气公司的老总杰克·韦尔奇小3岁。韦尔奇非常看好罗曼，好几次暗示他，称他离高层只有一步之遥——副总裁的位置和与之相匹配的上百万元的年薪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是罗曼似乎对继续待在通用公司失去了激情，无休止的会议和不变的工作挑战与压力让他觉得自己遇到了职业上的瓶颈。

平日里，罗曼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家里总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由于买回来的书架样式单一，设计不合理，总是不能令他满意。于是罗曼便打算自己动手做书架，可又因为市场上没有高质量的书架制作方面的书籍和杂志，他设计得很辛苦，这让他非常纠结。

等到罗曼41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奇妙的想法——不如

自己创办一本高质量的木工杂志，教大家自己动手制作个性书架。但当罗曼说出这个想法时，家里人几乎被吓了一跳，要知道保罗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了，而且最大的孩子还不满10周岁，这样的家庭是经不起任何折腾的。

但罗曼说：“我不想待在通用继续跟韦尔奇干了，通用有上百个副总裁，即便我能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又有什么好稀罕的呢？”

罗曼辞职了，韦尔奇为他感到可惜，极力挽留，罗曼的回复是：“通用的确很伟大，能够为无数消费者创造价值，但是帮助书籍爱好者设计出一个好的书架，同样不是一件俗事。”

从通用出来后，罗曼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然后发了100多封邮件给不同职业的爱读书人士，称自己即将创办《优质木工》杂志，教他们自己设计心仪的书架，结果有12%的人回复了，表示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样的回复率

让罗曼大受鼓舞，也坚定了他的信心。

接下来便是招聘各类优秀的美术、木工等方面的设计人员，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前期准备，一本木工专业类杂志——《优质木工》诞生了，并且在市场上广受欢迎！

今天，罗曼的《优质木工》每期在全美有70万本的发行量，在欧洲各国也有近50万本的发行量，罗曼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出版社有200多名员工，出版与木工设计有关的书籍，如设计制作木质房屋、木质玩具、木质器皿，并拥有上百万的“优质木工”粉丝，年营业额达4000万美元。他的收入比韦尔奇在位时挣得的最高收入还要多，更比通用其他副总裁的年薪高。

保罗·罗曼的经历表明，未必非要跟在杰出的人后面混，人人都可成为某个新领域内的杰出人物。

（田龙华摘自《南国都市报》2012年11月14日，Getty Images供图）



抵抗天赋的诱惑

●〔美〕贝索斯

小时候，我的夏天总是在祖父母的农场中度过。

大概10岁时，和祖父母出行，我照例坐在后座的长椅上，祖父开着车，祖母坐在他旁边，吸着烟。我讨厌烟味。

我听过一个有关吸烟的广告。我记不得细节了，但是广告大意是说，每吸一口香烟会减少两分钟的寿命。我决定为祖母算算。我估测了祖母每天要吸几支香烟，每支香烟要吸几口等等，然后心满意足地得出了一个合理的数字。接着，我捅了捅坐在前面的祖母的头，又拍了拍她的肩膀，骄傲地宣称：“每天吸两分钟的烟，你就少活9年！”

我清晰地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而那是我意料之外的。我本期待着小聪明能赢得掌声，但并没有。相反，祖母哭了起来。祖父之前一直在默默开车，这时把车停在了路边，走下车来，打开了车门，等着我跟他下车。我惹麻烦了吗？祖父是一个智慧而安静的人，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严厉的话，难道这次会吗？还是他要让我跟祖母道歉？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状况，无从知晓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在房车旁停下来，祖父注视着我，沉默片刻，然后轻轻地、平静地说：“杰夫，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

今天我想对你们说的是，天赋和选择不同。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天赋得来很容易——毕竟它与生俱来；而选择则颇为不易。一不小心，你可能被天赋所诱惑，这可能会损害到你做出的选择。

在座各位都拥有许多天赋，我确信你们的天赋之一就是拥有精明能干的头脑。之所以如此确信，是因为入学竞争十分激烈，如果你们不聪明，便没有资格进入这所学校。

你们的聪明才智必定会派上用场，因为你们将在一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行进。我们能够想方设法制造清洁能源，也能够组装微型机械，使之穿过细胞壁，修复细胞。这个月，有一件异常而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人类终于合成了生命。在未来几年，我们不仅会合成生命，还会按说明书驱动它们。我相信你们甚至会看到

到我们理解人类的大脑，儒勒·凡尔纳、马克·吐温、伽利略、牛顿——所有那些充满好奇之心的人都希望能够活到现在。作为文明人，我们会拥有如此之多的天赋，就像坐在我面前的你们，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拥有许多独特的天赋。

你们要如何运用这些天赋呢？你们会为自己的天赋感到骄傲，还是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

16年前，我萌生了创办亚马逊的想法。那时我面对的现实是互联网使用量以每年2300%的速度增长，我从未看到或听说过任何增长如此快速的东西。创建涵盖几百万种书籍的网上书店的想法令我兴奋异常，因为这个东西在现实世界里还不存在。那时我刚刚30岁，结婚才一年。

我告诉妻子想辞去工作，然后去做这件疯狂的事情，很可能会失败，因为大部分创业公

牛奶瓶与可乐瓶

●〔美〕罗伯特·弗兰克 ◎ 阎 佳译



为什么牛奶装在方盒子里卖，可乐却装在圆瓶子里卖？几乎所有软性饮料瓶子，不管是玻璃瓶还是铝罐子，都是圆柱形的。可牛奶盒子却似乎都是方的。方形容器能比圆柱形容器更经济地利用货架空间。那么，为什么软性饮料生产商坚持使用圆柱形容器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软性饮料大多是直接就着容器喝的，所以，由于圆柱形容器更称手，抵消了它所带来的额外存储成本。而牛奶却不是这样，人们大多不会直接对着盒子喝牛奶。

如果牛奶容器是圆柱形，我们就需要更大的冰箱。

可就算大多数人直接对着盒子喝牛奶，成本效益原则亦显示，它们不大可能装在圆柱形容器里贩卖。不错，方形容器（不管容器里装什么东西）的确能节约货

架空间，但牛奶一例中节约的空间，显然比软性饮料一例中来得更划算。超市里大多数软性饮料都是放在开放式货架上的，这种架子便宜，平常也不存在运营成本。但牛奶则需专门装在冰柜里，冰柜很贵，运营成本也高。所以，冰柜里的存储空间相当宝贵，用方形容器装牛奶从而提高了收益。❀

（渔 笛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牛奶可乐经济学》一书，图选自湖南美术出版社《图形创意 教学案例》一书，梁 妍图）

司都是如此，而且我不确定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妻子告诉我，我应该放手一搏。当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我是车库发明家。我曾用水泥填充的轮胎、雨伞和锡箔、报警器制作了一个自动闭门器。我一直想做一个发明家，妻子支持我追随内心的热情。

我当时在纽约一家金融公司工作，我告诉我的老板想开办一家在网上卖书的公司。他带我到中央公园，漫步良久，认真地听我讲完，最后说：“听起来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是对那些目前没有谋到一份好工作的人来说，这个主意会更好。”

这一逻辑对我而言颇有道理，他说服我在最终作出决定之前再考虑48小时。那样想来，做这个决定确实很艰难，但是最终，我决定拼一次。我认为自己不会为尝试后的失败而遗憾，倒是有所决定但完全不付诸行动会一直煎熬着我。在深思熟虑之后，我选择了那条不安全的道路，去追随我内心的热情。我为那个决定感到骄傲。

明天，非常现实地说，你们从零塑造自己人生的时代即将开启。

你们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天赋？你们又会作

出怎样的抉择？

你们是被惯性引导，还是追随自己内心的热情？

你们会墨守成规，还是勇于创新？

你们会选择安逸的生活，还是选择一个奉献与冒险的人生？

你们会屈从于批评，还是会坚守信念？

你们会掩饰错误，还是会坦诚道歉？

你们会因害怕拒绝而掩饰内心，还是会在面对爱情时勇往直前？

你们想要波澜不惊，还是想要搏击风浪？

你们会在严峻的现实之下选择放弃，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前行？

你们要做愤世嫉俗者，还是踏实的建设者？

你们要不计一切代价地展示聪明，还是选择善良？

我预言：在你们80岁追忆往昔时，只有你一个人静静对内心诉说着你的人生故事，其中最为充实、最有意义的那段讲述，会被你们作出的一系列决定所填满。是选择塑造了我们的人生。❀

（信 生摘自福布斯中文网，〔英〕罗格·派威尔图）

10年前，我正式开始了我的拉力赛生涯。第一场比赛在上海佘山，彼时的拉力赛赛场，此时已是五星级酒店和山脚别墅。赛段的起点就在如今的世贸佘山艾美酒店，一起步就是数百米的大直线，然后拐进今天的月湖公园，那里也是记者和观众最多的地方。记得2003年的比赛前夜，我无数次幻想，那人生的第一个转弯要如何呈现，是走一个非常标准的赛车线呢，还是炫目地漂移入弯，或者是中规中矩拐过去就行。结果是我没刹住车。我的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转弯就以一把倒车开始。

很快，锦标赛就到了浙江龙游站。那是砂石路。我喜欢拉力赛，就是因为少年时，看着那些拉力车手在山间树林里高速漂移，十几岁的我目瞪口呆。从那一天，我就立志要和他们一样。人哪，在青春期总是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偶像，却忘记年幼时他们给你的力量。当绑上安全带，戴上头盔，我觉得我所崇拜的拉力赛前辈们都附在我身上。

然后，我第一个赛段就掉沟里了。

自然有很多人笑我。其实在比赛的第一年，我的财力就难以坚持下去了。2004赛季尤其艰苦，朋友的私人车队退出了，没有人要我，我只能自己修车。积累的版税花得差不多了，因为醉心赛车，便无心写书，经济上也没了后续，只能在衣食住上控制支出。北京一起玩车的朋友恰好又都普遍富有，有时都不敢一起出去吃饭。有一个朋友家里做地产，见我居无定所，说出于情谊，可以卖我一套二环边的房子，一百多平方米，十几万。我账上正好留了几万，是准备支撑之



韩寒

春萍，我做到了

● 韩寒

后几站比赛的，都没过脑，直接推辞了。当时我想，要是拼出来了，就算是对自己的童年幻梦有个交代，做个房东似乎从来不在我的梦想范畴之内。于是毅然决定给自己买了几条轮胎。因为买轮胎，遇上一个好心人，终于迎来了我人生第一个赞助商——米其林决定送给我6条轮胎。

虽然仅仅是6条轮胎，我也激动难抑，毕竟是国际大厂商。这是我走向牛逼的第一步啊！这6条轮胎价值一万元左右，我又自己掏了几千，单独做了巨大的贴纸，整台赛车都贴满了他们的商标。领航不解，我说这叫感情投资。虽然赞助不多，但我这么一贴，人家就会觉得你仗义。朋友说你不愧是上海人，精明。我说哪里，远见而已。

比赛一开始，送我轮胎的哥们就跑过来，面露难色道，兄弟，我们只是帮助你，不需要你这么回报的。

我说，没事，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朋友欲言又止，走了。

后来有人来传话，问我能不能把这贴纸给撕了，因为轮胎公司总部的人来了，突然看见有台贴满自己商标不知道哪冒出来的赛车，非常不悦。米其林有非常严格的赞助规定，一般只赞助能获胜的车手。人家不求回报。但我贴着一车人家的牌子，容易让外界产生误解。

我愣了有几秒，说，现在没时间了，等第一天比完再撕吧。结果一进赛段，因为赛车老旧，年久失修，没几公里避震器断了。我是一个对机械几乎一无所知的车手，只知道抛锚了要打开引擎盖假装看看，显专业。那是我连续好几场因为坏车而退赛了，此刻又

逢其他车手开着全新的赛车掠过，我恨不得它卷起的土把我给埋了。这时手机响了，是朋友打来的。他问我，听说你又退赛了，别灰心，哦，对了，贴纸撕了没？

那是我第一次为拉力赛默默流泪。要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一旦你做不好一件事情，人们对你的嘲笑很可能打击你。我偷偷把车拖回了汽修店，无颜再去赛事维修区。

和励志电影情节不一样的是，接下来的比赛，我并没有逆袭。在第一个赛段，赛车爆缸了，活塞把缸体打了一个大洞，引擎室烧了起来。当时的我买不起一个发动机，但在火光照射下，我再没有感觉心酸。要知道坚固的事物都要经过烈火的锤炼，这火光既不能温暖我身，也不能焚毁我心。从那一天起，这件事情，我必须做到。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厚的地方，他们各不相同，有些人厚的是手上的老茧，有些人厚的是背上的污垢，有些人厚的是脸上的老皮，我愿自己厚的是心脏的肌肉。打死也不能放弃，穷死也不能叹气，要让笑话你的人成为笑话。

发动机烧了以后，我回到老家。发小韩春萍（他是个男的，于是喜欢管自己叫春平。大家的疑惑与我的疑惑一样，答案只有他爹妈知道）对我说，你骑自行车还不错，但是赛车还是很难去赢全国比赛的，我们承认你在亭东村还是最快的。我说，你等着看吧。

后来的故事就是现在这样了。2012年，这是我参加拉力赛的第10年。在第一次退出比赛的浙江龙游县城，我捧起了自己第3个年度车手总冠军的奖杯。高兴的是，我终于可以向春萍说：我做到了。因为一次可能是侥幸，两次可能是运气，但3次说明我还可以。遗憾的是，我起步太晚了，能力有限，我相信自己在亚洲的拉力赛车手中也许还不错，但无法和欧洲人相比。我们的环境和我自己都不够好，也许更有天赋的人，能站上世界之巅的人，正在电脑前读着这篇文章，他甚至连驾照可能都没有。

我也明白了很多事。他人笑你，是正常的，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你当时都没有做好，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不被他人嘲笑？你的哭泣，你的遭遇，和别人的困苦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吗？每个人都想召唤上帝，每个人都常觉得自己快要过不去。他人鼓励你，那是助燃的汽油；他人笑话你，也许是汽油里的添加剂。后来，我并没有和当年笑过我的记者反目，反而成为很好的朋友。虽然现在我的赛车上已经被各种赞助商的广告贴满，我用着赞助商提供的最好的轮胎，开着最好的赛车，每场比赛都更换着最好的部件，但我还记得当年的那6条轮胎。那时我觉得我要争气，要让他们见识我的实力，现在我觉得我应该纯粹地感谢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给我斗志，而是他们的确做得很好，又帮到有潜力的车手，又要确

保自己的商业原则，如果我是决策者，我也会这么做。你知道你能做到，别人觉得你也许可以做到，那么，少废话，做到再说，其他的怨气都是虚妄。自己没有展露光芒，就不应该怪别人没有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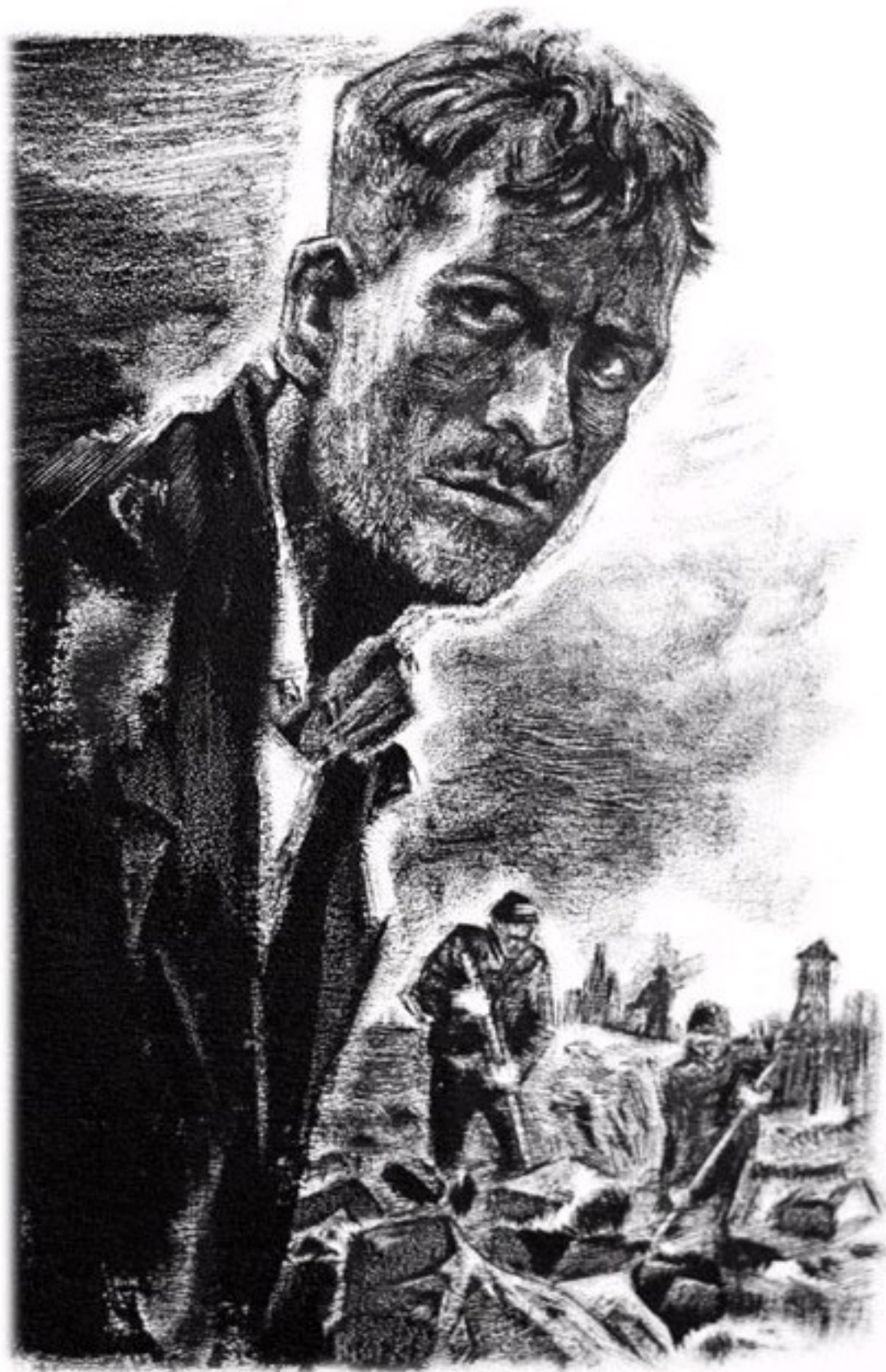
如果没做到，我也不会黯然抑郁。至少我童年的幻想不是赢得冠军，而是纯粹



韩寒

绑在拉力赛车里，像我的偶像们一样把赛车开成那样。我知道这路漫长，甚至我的胜利未必能给我增添荣誉，反而还让外行错以为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是个山寨比赛，居然能让一个写字的赢得冠军。不甚明了者倒无妨，可能还会有人反冒出恶意。没关系，总有这样的人，说起赛车只知道F1，说起足球只认识贝利，在他们嘴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叫比尔·盖茨的人在做生意。你做到了A，他们会说你为什么没有做到B；你做到了B，他们会问你为什么没有做到C。对于这样的人，无需证明自己，无需多说一句，你只需无视和继续。做事是你的原则，碎嘴是他人的权利，历史只记得你的作品和荣誉，历史不会留下一事无成者的闲言碎语。❄

（杨劲梅摘自新浪网作者博客）



鸟是否仍在地狱里唱歌

● 蒋 骢 骁

1940年5月，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年轻的格里斯雷不幸沦为德军俘虏。10周后他和其他战俘步行穿过法国、比利时、荷兰，在卢森堡克莱沃被押上火车，在拥挤的车厢中度过了3天难熬时光。

这是一段非人的旅程，许多战俘因受伤、体力透支和营养不良失去生命。幸运的是，格里斯雷最终熬到了他战俘生涯的第一座营地——位于波兰波斯南的斯塔拉格战俘营第八堡。

这座战俘营的条件非常艰苦，格里斯雷和同伴不得不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马厩里，忍受老鼠、蟑螂、跳蚤甚至蛆虫的骚扰。营地管理人员知晓格里斯雷入伍前在理发店干过，让他担任营地理发师。

当时，战俘每天的饮食只有白菜汤，还得忍受党卫军的无故殴打。有一次，由于理发时对党卫军军官言语不敬，格里斯雷遭暴打，差点丧命。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个瑞士检查团的到来。一名战俘不顾自身安危，揭露了他们在营地中遭受的种种非人待遇。随后，第八堡被关闭，格里斯雷来到第二座营地——位于西里西亚的一座大理石采石场。

在这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有热水、更多的食物和更好的床铺，不用忍受党卫军的暴力，但仍需每天工作10小时。

正是在采石场，格里斯雷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她名叫罗莎，是当地一位采石场老板的女儿，17岁，给德国人当翻译。格里斯雷后来回忆说，他与罗莎一见钟情，互生好感。一场大冒险随之开始。

为爱越狱200次

在随后的数周里，格里斯雷和罗莎在营地看守的眼皮底下频频约会。然而，在双方爱意逐渐升温之时，坏消息传来，格里斯雷需要再次转换营地，前往大约60公里以外的弗雷瓦道。

为了见自己的爱人，格里斯雷做出了疯狂的决定：越狱。

弗雷瓦道战俘营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周围除德国外，基本都是德军占领的国家，最近的中立国瑞典也在600公里开外。在营地看守看来，战俘逃跑无异于自杀，因此戒备并不严。

格里斯雷发现，短暂的缺勤并不会引起看守的注意。他通过来营地理发的人接收关于罗莎的信息。在她来到战俘营附近从事翻译工作时，他便借着夜色掩护，爬过铁丝网，逃出营地与她约会。

因周围都是德占区，每次约会后他只得返回营地，总共越狱大约200次。

罗莎在与格里斯雷约会时，时常会给他带去一些食品和广播配件。正是这些配件确保了战俘营里3000名战俘能够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获知二战战事的最新进展。

罗莎一直向德军隐瞒着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一旦与格里斯雷的恋情曝光，她和家庭可能有灭顶之灾。

“如果罗莎和我被抓住，我可能被拷问，也有可能被枪杀。”格里斯雷后来说，“她和她的家庭会被一查到底，所有人或许会被枪杀。这是她为我们

真忙与瞎忙

●老 舍

所谓真忙，如写情书，如种自己的地，如发现九尾彗星，如在灵感下写诗作画，虽废寝忘食，亦无所苦。这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种工作才能产生伟大的东西与文化。人在这样忙的时候已把自己忘掉，眼看的是工作，心想的是工作，做梦梦的是工作，便无暇计及利害、金钱了；心被工作充满，同时被工作洗涤，于是手脚越忙，心中越安怡，不久即成圣人矣。情书往往成为真正的文学，正在情理之中。

所谓瞎忙，表面上看热闹非常，其实呢，它使人麻木，使文化退落，因为忙得



没意义，大家并不愿做那些事，而又不敢不做；不做就没饭吃。在这种乱忙的情形中，人们机器般地工作，忙完一饱一睡，或且未必一饱一睡，而半饱半睡。这里，只有奴隶，没有自由人；奴隶是会产生好的文化。这种忙把人的心杀死，而身体也不见得能健美。它使人恨工作，使人想尽方法去偷油儿。

（邓卉卉摘自文汇出版社《幽默小品集》一书，图选自山东美术出版社《从图形到标志》一书）

能够在一起而承担的风险。她对我而言非常特别。”

两人最后一次约会时，格里斯雷让罗莎在战争结束后去别处定居，原因是到时候她会被当成德国人，安全得不到保障。他把自己父母的通信地址给了罗莎，让她安顿下来以后告诉自己她的住处。他当时承诺，无论如何，总有一天他会写一本书，告诉全世界她的善行和他俩的爱情。

其实，格里斯雷的勇敢不仅仅表现在为爱越狱上。有这样一张二战老照片：一名半裸上身的战俘正在向纳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抗议着什么。这名战俘就是格里斯雷。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这名军官就是希姆莱，但他确定那人应该是一名高级军官。格里斯雷说，他当时脱下上衣，让希姆莱看看自己是多么瘦削，希望改善战俘营的伙食。

不完美的结局

1945年5月24日，随着德军的溃败，格里斯雷重获自由。

返回英国后，格里斯雷盼来了罗莎的信件。她当时身处德国一处美军基地，自称受到

良好照顾。格里斯雷为罗莎作证，称她在二战期间帮助过同盟国的士兵，使她在美国人那里获得了一份不错的翻译工作。

两人的通信当年12月中止。此后，格里斯雷多次尝试与罗莎联系，均没有获得回音。一年后，他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陌生人自称是罗莎的好友。信中说，罗莎在分娩时去世，孩子也未能幸存。格里斯雷说，他永远无法知道那是不是他的孩子。

2008年4月，格里斯雷遇到了作家肯·斯科特，他终于可以兑现对罗莎的承诺，把他们之间的经历和爱情公之于众。

斯科特说，格里斯雷当时已经患有非常严重的关节炎，自己所能做的只是成为格里斯雷的手指，代替他写出自传《鸟是否仍在地狱里唱歌》。

这本书2008年年底出版，《碟中谍3》的制片人斯特拉顿·利奥波德将把格里斯雷和罗莎的爱情故事搬上银幕。

遗憾的是，格里斯雷无法看到这部电影上映。2010年2月，他在睡梦中安然辞世。

（康明摘自《环球》2012年第22期，李小光图）

说起奥运会，歌手莫文蔚说：有些体育运动是孤独的运动，比如游泳和跑步，只要一个人，随时都可以进行。她说得有道理吗？或许，作为体育运动，可以是孤独的，一个人独对青山或绿水。作为比赛，还可以是孤独的吗？那么多人观看，那么多记者采访，热闹得爆棚，哪里还有一点孤独的影子？

想想，也不尽然。

看伦敦奥运会赛艇比赛，本来跃跃欲试夺金牌的张秀云落败，水边只有她的丈夫抱着孩子，开阔的水面，越发显得寥落。她确实显得挺孤独的。唯有亲人，是她孤独的影子。或者说，唯有亲人，是遮挡孤独的绿荫。

忍不住想起巴塞罗那奥运会400米半决赛，那时候，我在现场，亲眼看见英国选手雷德蒙德跑到一半时突然受伤，眼瞅着别人早都撞线，离他远去。他一只脚跳着，忍着疼痛，坚持跑到终点。在空旷的塔当跑道上陪伴他的，只有不



雷德蒙德

孤独的比赛

●肖复兴

顾一切阻拦从看台上疯狂跑下来的父亲。他确实显得挺孤独的。陪伴他的，唯有他的父亲，没错，亲人是陪伴孤独的影子，是遮挡孤独的绿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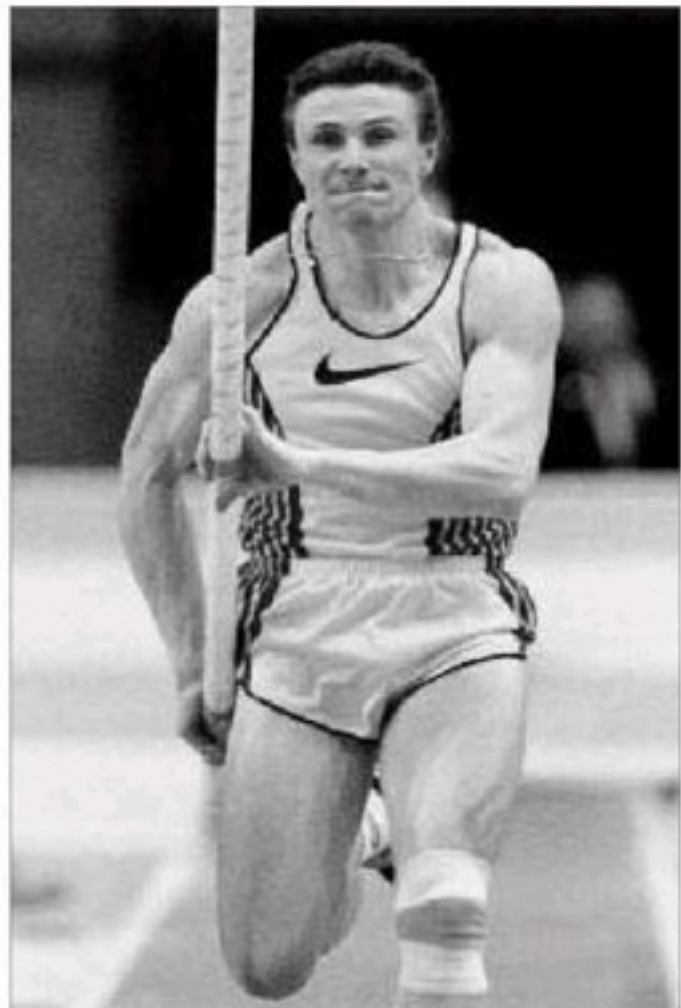
整整20年过去了，伦敦奥运会上，谁还记得雷德蒙德？再过20年，又有谁还能够记得，曾经奋斗多年，从一个姑娘变成一个妈妈，最终不得不接受失败的张秀云？

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在5.7米的横杆前，布勃卡3次未过，连成绩都没有。失败后，他把自己的撑杆插进袋中，要求自己把撑杆带出场地，被裁判员断然拒绝，告诉他撑杆会有工作人员统一拿出场地。然后，看他落寞而痛苦地坐在横杆旁不停地喝水，没有一个人过去陪伴他，安慰他。就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对于他，偌大的体育场和那一晚漫天的星星，仿佛都不存在

了似的，只有他独自一人去吞咽失败的苦果。大概是在场地里待的时间长了，裁判员让他退场，并派人带着他离开场地。看他像犯错的孩子，跟在那人的身后，听着观众对他发出的嘘声，真的很替他难受。我跑到赛场外的通道旁，等他出来时冲他高叫了声：布勃卡！在此之前我采访过他，我招呼他过来。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立刻垂下头，一声不吭地离去。他确实是孤独的。没有亲人在身旁，也没有知音在身旁，只有势利的观众和冷冰冰的裁判员，他便显得越发的孤独。

但不要以为仅仅是比赛的失败者才是孤独的。伦敦奥运会上风光无限的金童玉女孙杨和叶诗文回国，在机场，热情的体育迷将他俩团团围住，而将同样夺得金牌的焦刘洋冷落在一旁，同机回国的其他不知名的运动员，更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冷热对比中，更加显得孤独。从来都是向阳花木易为春，人们的脸容易如葵花向阳般喜新厌旧地转向成功的大腕。从本质而言，包括体育在内的一切艺术，都是孤独的，因为他们最后面对的不是荣誉、金钱或大众，而是自己的内心。孤独，便是奥运会赛场上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孤独，让运动员可能会落寞，却可以让他们更加专注，更加投入，进入新的境界。所以，伦敦奥运会男子百米赛时，有个英国醉汉将啤酒瓶子扔进了赛场，像炸弹一样，扔到了正在准备起跑的运动员身后，运动员一点儿都没有察觉。

（方天摘自《天津日报》）



布勃卡



博尔特

没有人认为我是一名普通运动员。营养学家要是知道我在北京奥运会时吃的啥，肯定会大吃一惊。我尝试了一下中餐，感到不太适应。所以，我唯一能信任的食物就是麦当劳的鸡肉汉堡，一日三餐我吃了15个。

研究发现，短跑冠军的身高一般在1.75~1.90米，我身高1.96米，起跑较慢，然而我还是在柏林世锦赛跑出9秒58的世界纪录。

成名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牙买加的每个人都害怕我受伤。最近我打算买辆摩托车，但当销售人员认出我后，他拒绝卖给我，宁愿不赚钱也不想对我的运动生涯不利。

母亲告诉我，上小学时我就比其他孩子跑得快，这也让老师没办法。数学老师发现我和好朋友在教室里踢球，他抓住我的朋友把他丢了出去，却没办法抓住我。因为害怕我跑得很快，估计那天的成绩不止9秒58吧。

17岁时，我成为专业运动员，搬到首都金斯敦居住。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大城市的吸引力是难以抵抗的。每天晚上我畅饮啤酒狂欢至凌晨。不过，我的运动生涯没这么完美，这与我的生活方式无关，而和伤痛有很大关系。我多次表示教练菲兹·科尔曼对我要求太严格了。备战雅典奥运时，我拉伤腿筋、跟腱受伤，这一点也不奇怪。

奥运会是运动员的荣耀，参加雅典奥运会时我只有18岁，更何况伤痕累累。

在200米小组赛中，我排在第5名，被淘汰。我知道当时的实力，也没努力去拼。我垂头丧气地回到牙买加，遭到广泛批评。不过自从遇到新教练格伦·迈尔斯后，一切都变了。他在医生帮助下查出我的右腿比左腿短1.2厘米。德国外科医生帮我做了矫正。找到问题后，训练就按部就班进行了。事实胜于雄辩，2008年5月，我参加美国纽约锐步田径大奖赛，跑出9秒72的成绩，我已经做好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准备。

目前，我依然住在金斯敦，和兄弟姐妹共住一间房子。压力大时，我就回到乡下看看父亲。他被咖啡公司裁掉后开了一家杂货店，生活倒也安逸。即便我能赚很多钱，父母也不想来城市居住。于是我帮他们翻盖了房屋，修建了花园。我喜欢坐在走廊里，头脑清醒地思考。有时候，我也会和儿时的伙伴聚会，搬出桌子玩多米诺骨牌。

2016年里约奥运会将是我的最后一战。之后我将盖一座大房子，里面要有个大卧室和旋转床，还有可以观看日落的窗户。房子周围要有篮球场、足球场等。那时我或许会结婚，我会耐心等待生命中那个女孩。如果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我会告诉他运动员有多苦，不仅是训练。你能想象当我博尔特的儿子有多大压力吧，不过我会让他从事其他运动项目，比如足球。

（灵超摘自《环球时报》2012年8月15日）

我是个奇怪的运动员

◎张润颖 编译
◎「牙买加」博尔特

深处的那些地方

●李娟

每天下午，我都会进行一次漫长的散步。唯一没有去过的地方是北面的那条山谷。

我妈倒是常常进去，从那里进山拾木耳。

但是有一次，她一大早就出去了，快晚饭的时候还不见回来。我们都很着急，外婆催着我去找，可让我到哪儿找去？这深山老林的，搞不好把自己也给弄丢了……但在家里等也不是个办法，总忍不住胡思乱想。于是就一个人踏进了那条山谷。

那天，我在林子里转了一圈就回去了。那些更深处的地方实在令人害怕……我只站在山谷口上方的森林边，踮脚往里看了一会儿，山水重重——那边不仅是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更是一处让人进一步逼近永远和转瞬即逝的地方……

有一个小孩，每天都会从东面那条沟出来，卖给我们5到10条鱼，都是一拃长俗名“花翅膀”的那种冷水鱼。于是我们想，那条沟里的鱼一定特别多，起码也会比我们这条沟的河里的鱼多吧。我妈便提了桶，扛上竿，兴冲冲去了。但进去以后，却发现那条沟里竟然没有河。

我们这里的小孩都很厉害，他们每天赚的钱比我们开一天商店赚得还多，我们开商店赚的钱全让他们给赚走了。鱼5毛钱1条；湿的黑木耳10

块钱1公斤，干的60块钱1公斤；1公斤草蘑菇换1个苹果，1公斤树蘑菇2块钱；凤尾蘑菇、羊肚子蘑菇，统统8块钱1公斤……甚至树上长的耳朵形的树瘤也一批一批送过来，总觉得无论什么东西都能被汉人派上用场似的。无论说多少遍“我们不要这个”也没有用。而自家制作的酸奶、干奶酪、甜奶疙瘩、黄油……更是络绎不绝，源源不断地弄走



我们家货架上一棵又一棵的大白菜、棒棒糖和汽水。还有的孩子摘到了一捧野草莓，也想便宜点卖给我们——小小年纪就这么财迷心窍！于是我们把他的草莓骗过来吃得干干净净，并且什么也不给。他便哭着回去了，从此再也不往我们家送草莓了。

至于来卖脱脂牛奶或酸奶的，大都是淌着鼻涕的小孩，于是那牛奶和酸奶也实在让人担忧。我们用勺子在装牛奶或者酸奶的小桶里搅半天，哪怕什么也没发现，仍很不放心。

还有的孩子不知在哪个旮旯里挖着水晶苗，用面粉口袋装了大半袋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不辞辛苦翻过几条沟到我们家商店来卖。但是我们要那个干什么？我把一袋子水晶倒在帐篷外的草地上，慢慢地翻拣，挑出其中最好最干净的几块揣自己衣兜里，剩下的让他们装回大口袋原抬走，然后拍拍手，准备回家。

他们连忙叫住我：“喂，你，还有这些，不拿上吗？”

“那些不要了。”

“你，那些，拿上了吗？”

“只有这几个好看一点嘛！”

“你，钱！”

我一听，立刻拉下面孔把他们训斥了一顿。以前这一招对付小孩特管用，但今天却不奏效了。他们其中一个顿时大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也开始抽抽搭搭。我四面一看，好几个帐篷里都有人探头出来往这边打望，肯定会有人说我欺负小孩子。顿觉脸上挂不住，连忙把这两个满脸鼻涕的小破孩往帐篷里面拉，一人嘴里塞一粒泡泡糖。

盛妆端热油

●柴 静



今天跟老颜聊天，我说，这阵子又懒又躁，往往一日无成，一事无成。他说了

一个词——“盛妆端热油”。

他说：“想想看，那是什么用心，什么警醒。”

“盛妆”，是不能懈，懈了没有警觉，甘居下流。端着“满满一碗热油”，又要沉静，一较劲，力气使大了，热油泼一手。

人在某个阶段，四面受力，内心要宽裕才成，心若慌乱是做不成文的，成了也绝不深厚，绝不动人。

（聂 勇摘自《新闻晨报》，图选自辽宁美术出版社《新编黑白画理》一书）

“怎么这么小气嘛！你们父母是怎么教的？”

两个小孩听了又想哭，一边抽搭着一边嚼糖，不时“噗噗”吹个泡泡。

“这些东西全都是石头，我要石头干什么呀，有两块就行了嘛！”

“你，好的拿走了嘛……”还不笨嘛。

“我不拿好的难道拿烂的吗？要是你的话，你想要好的还是想要烂的？”

“……但是，你，钱没有给……”

“钱？不是给你们吃了泡泡糖吗？我给的泡泡糖是最好的那种，不是1毛钱1个的，是3毛钱1个的！”

他们齐刷刷地嘴一咧——又开始了……

“好吧，一人再给两个泡泡糖，高兴吧？”

他们噙着眼泪接过泡泡糖，居然还是不肯走！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家长是谁？”

其中一个终于憋不住，哇地哭出声来，另外一个比较勇敢，吸着鼻涕，怯怯地开出条件：

“你，全部都拿上，他们

说，最少嘛，20块钱……”

哦，原来是大人教好了，怪不得这么聪明。

“不行，我只出5块钱。”打击他们，“要是不愿意嘛，抬去别人家吧。反正你们已经吃了我的糖，我拿上的这几块就是我的了，不还了。”

20块钱，哼，2块钱我都不想要呢。在我们这里出产的所有宝石里，水晶是最普通最不值钱的一种了。而且这些质地也不好，碎碎的。

但是我忘了，如果连我都不不要的话，其他人就更不稀罕了。因为这一带只有我们一家汉人……那5块钱还真抬高了。我以为他们会愤而拒绝的……

于是，白白花了5块钱，买了几公斤石头——跟碎玻璃似的石头。

再后来，再有小孩子来店里买东西的话，找零钱时就只给找“明亮的漂亮石头”，过了足足一个月，才把这半口袋水晶处理掉。

深山里还会藏着什么呢？有时候我会反复地把玩那几块水晶，举起来对着阳光看。从那里面看到的情景实在没法令人大惊小怪，但实际上真的美

丽极了。我看到光在水晶中变幻莫测地晃动，对面山上的森林和群山优雅地扭曲着，天空成了梦幻般的紫色。我又把它对着草原，恍恍惚惚地看到一个骑马的人从山谷尽头过来了，整条山谷像是在甜美地燃烧。那人歪在马背上，在火焰从中忽远忽近、忽左忽右地飘荡。我移开水晶，风景顿时清醒过来似的，那个骑马的人也清晰无比，越走越近，后来像是对我挥了挥手，又像是没有。

把水晶揣进口袋，坐在帐篷外的柴火垛上等了好一会儿。正午的阳光明亮炫目，四处安静不已，每一棵草都静止不动，似乎连生长都停止了。一只小瓢虫俯在一株青草的叶梢上，好长时间都不曾移动一下。我伸出手指轻轻把它弹下来。这时风从指尖传来，手心空空的，我抬起头，那个骑马的人已经来到近前。他歪着肩膀，手边垂着鞭子，马放慢了速度。这时我突然觉得天空的蓝是那样惊人，不远处的森林力量深厚。

（慧 儿摘自万卷出版公司《阿勒泰的角落》一书，李晓林图）



1944年，法西斯战败，法国光复。沙特尔城的人们在欢庆胜利时，没有忘记雪亡国之耻。在赶走德国人之后，他们把复仇之愤泄到了曾经丧失气节的女人们身上。

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嫉恨、暴戾的女人们在大庭广众下极尽手段围殴羞辱玛莲娜，照片中这个妙龄女子，遭受了相同的厄运。因与德国人有染，并生下一个

孩子，她被剃光了头游街示众，驱逐出城。像她一样亲德的“女卖国贼”还有很多，她们或被剥光内衣裤，或身上涂满焦油，被逼行纳粹礼。

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是唯一一个跟随第一批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记者，他随盟军进

城，在枪火中或在欢腾的人群里，总放不下那些弱者、那些被伤害的人，投去悲情一瞥。

不幸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成了孽种，被游街的姑娘毫不顾忌周围侮辱她的人们，呵护着怀里的婴儿。母爱在这样的时刻超越了历史的纠葛，而围观的“正义”力量却如同强暴者

沙特尔的美丽传说

◎冯 欢

在幸灾乐祸。一切在默默上演，没有获得任何人的拯救。战争的结束给了陈旧道德散发臭气的缺口，所谓的道德于夸大中泯灭了人的善，放大了人的恶。卡帕拍下这些受辱的女子，有些垂怜，有些疼惜。

罗伯特·卡帕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

者”，他一生痛恨战争，借影像来唤醒人们的良知，不再彼此杀戮。他最伟大的作品，都拍的是“人”，所有微渺的、脆弱的、挣扎着努力生活的人们。照片背后的卡帕，充满同情地呼喊：所有卑微的受难者，亦有尊严。1938年，他来到中国，初春的武汉，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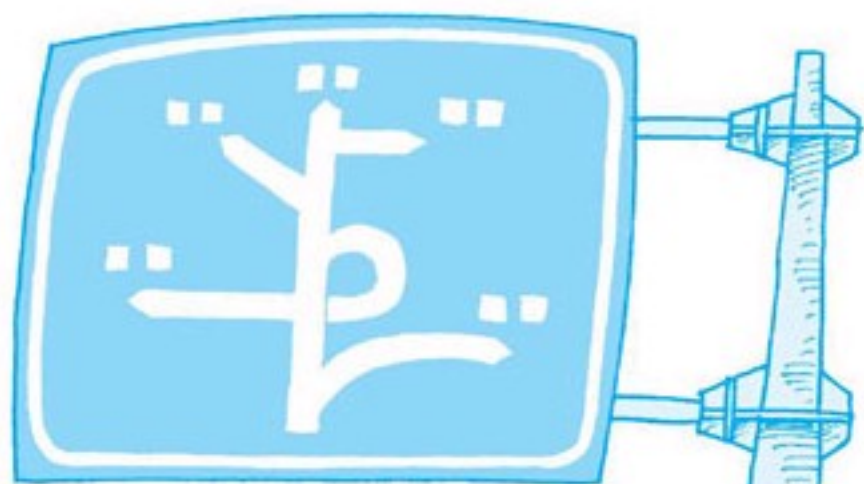
们在雪地里嬉闹玩耍，几个月后，武汉会战，城市满目疮痍，衣衫褴褛的少女在

倒塌的房屋前掩面哭泣，都被记录在他的胶片上。历史最后一次和他擦身而过，是在1954年的越南，他踩上地雷，留下“卡帕眼里最后的世界”，从此活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彬 彬摘自《三月风》2012年第11期）



罗伯特·卡帕摄



我心目中的人机对话

●米奇·阿尔博姆 ◎孙开元 译

在那些 iPhone 广告里，明星们用 Siri 语音识别功能做着简短的对话交流，手机发出的是女声，明星们看上去对这个应用运用自如。但是你要问我，我会告诉你，他们的人机对话听起来很愚蠢。

就拿女演员佐伊·丹斯切尔来说吧，广告里，她穿着睡衣，告诉她的 iPhone：“提醒我打扫屋子哦……明天。”她真能如愿吗？她连打扫屋子都忘了，能保证明天想起来看手机吗？再说，她的屋子那么乱，明天能找到手机吗？

还有演员塞缪尔·杰克逊，他告诉 Siri：“告诉我哪里卖有机蘑菇，我要用它做意大利调味饭。”首先，让塞缪尔·杰克逊做意大利调味饭就够难为他的了；再者，就算他会一点厨艺，他以前出去买过菜吗？难道他突然觉悟，摇身一变成了乖巧的家庭妇男了？

也许最差劲的要算约翰·马尔科维奇做的广告了，他坐在一辆马车上，在古典音乐声中，他让手机给他讲个“笑话”。

“两台 iPhone 走进了一家酒吧。”机器说话了，“其余的

我忘记了。”

马尔科维奇哈哈大笑起来，这倒能证明他是一个好演员。

我和他们不是同类人，我后悔自己买了这个“最新技术”。我和机器对话的次数不多，但也体会到一个集成电路板不会成为你的朋友，无论你把ta放在多近的地方，或是开车到多远的地方。

其实，语音技术真正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这个小玩意儿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且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它了。但是，同一个语音识别软件来交流，听到的总是一系列数字化应答，这种方式永远不会有

在心上人耳边窃窃私语时的感觉。丹斯切尔、杰克逊和马尔科维奇给 iPhone 做的广告却在告诉我们，你和你的机器会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

这显然不可能。现在，整日面对电脑、手机，我们已经变得感觉迟钝，甚至与朋友们的一个眼神交流也正在变成奢望。

我真正希望听到的人机对话是这样的：

“一个杯子里能装多少盎司水？”

“你能不能问问你妈妈？”

“好吧，给妈妈发个短信。”

“她更愿意听到你的声音。”

“我不想问她这种问题……”

“晚了，已经和她接通了。”

“儿子，是你吗？”

“哦，嗨！妈妈，我只是有点儿想你了……”

如果有一天他们发明出能提醒你与人交流的语音机器，不要忘了告诉我。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只想和朋友、亲人们进行对话，即使他们无法帮我找到有机蘑菇。

（陈放摘自《齐鲁晚报》2012年11月2日，小黑孩图）

家长会

读小学的儿子说：妈妈，老师让你明天去开家长会。

妈妈：让你爸去。

儿子：不行，老师说爸爸也是他教的，不想再说他了，一定要你去！

怕

酒桌上一个汉子频频给媳妇打电话。

“亲爱的，我一会儿就回家。”

大家鸡皮疙瘩掉了一地，笑话他怕媳妇儿在家偷人。

汉子一脸悲愤地回答：“比那个可怕多了，她在家淘宝呢！”

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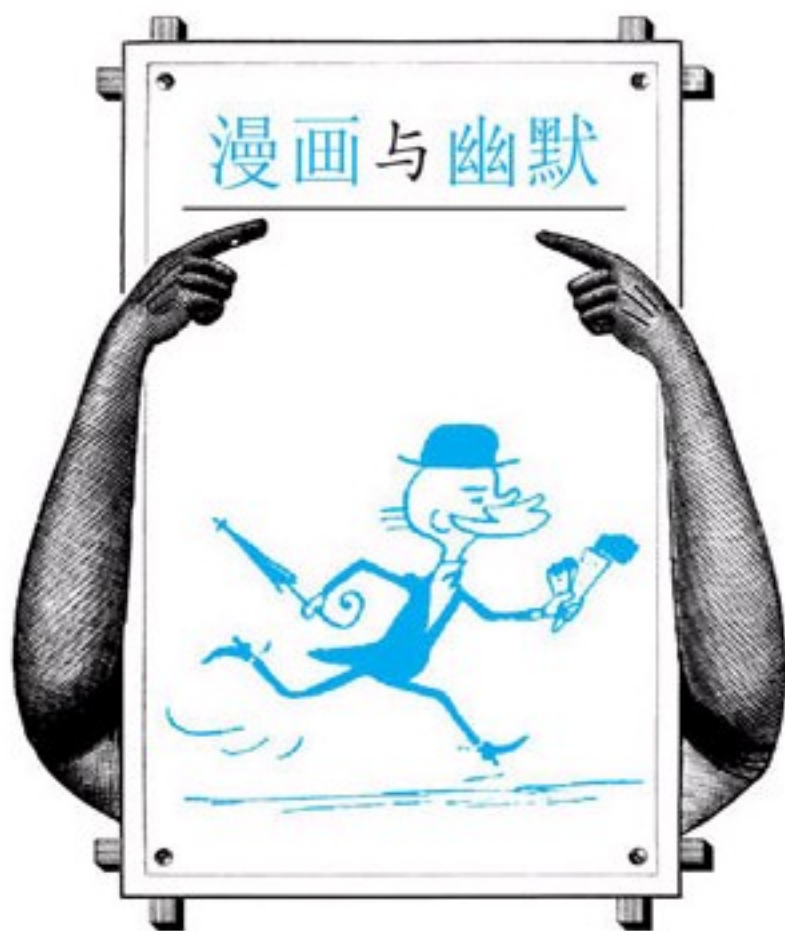
今天在公厕看到一男人叼着烟站在小便池前，看小便池里有只苍蝇，遂用尿射苍蝇，一下就命中了。此男正高兴时，湿乎乎的苍蝇却向他的脸飞来。苍蝇华丽地冲向他的脸，他大惊，慌忙挥赶，结果尿到了裤子上，湿了一裤裆。这时烟头又华丽地从他嘴里掉到裤裆里，估计直接烫到了，只听到一声怪叫……

一见钟情

一个男青年去营业厅给交话费，突然，他眼前一亮，一个美女正好排在他前面。当美女向工作人员报手机号码时，男青年暗暗记下了号码。

这一整天，男青年都魂不守舍的。到了晚上，他鼓起勇气，给那个号码发了短信：交个朋友，怎么样？

良久，对方才回短信问：你是谁啊？



男青年觉得有戏，立刻回复：我是今天交话费时排在你后面的。

这回很快有了回信：哦，今天是我女朋友帮我交的话费。

原来如此

一女子请来一道士驱邪，说：大师，最近实在很奇怪，先是上楼梯时，那木头楼梯竟然硬生生断了，后来我刚坐到椅子上，椅子也折了；最恐怖的是，晚上睡觉时，床竟然也塌了！请大师救我！

道士听罢，掏出桃木剑，舞动一通，剑指女子，大喝：丫头，你该减肥了！

减肥“妙招”

妈妈整天嚷嚷着减肥，可是体重不但没降，反而上升了，这让她很郁闷。

晚上吃饭时，妈妈一边摸着小肚子，一边感叹：“这赘肉用什么办法才能减下去呢？”

这时，我走过去说：“妈妈，我知道。你再生一个孩子

呀！”

“为什么？”妈妈疑惑地问。

我得意地说：“你不是经常说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吗，再生一个孩子，你就减肥了。”

挑媳妇

和老爸老妈一起逛街，路上碰到一妙龄女子，我和老爸都情不自禁地看，老妈不满，白了老爸一眼：都多大的人了，还盯着别的女人看，跟个色狼似的！

老爸极为不屑：你懂个屁！我在给咱儿子挑媳妇。

囡事

在拥挤、嘈杂的公交车上。

一年轻女子说：“你看你，踩到我的脚连个屁都不放。”

一男子缓缓地说：“踩到你的脚已经很对不起你了，如果再冲你放个屁，我还是人吗！”

车厢里哄笑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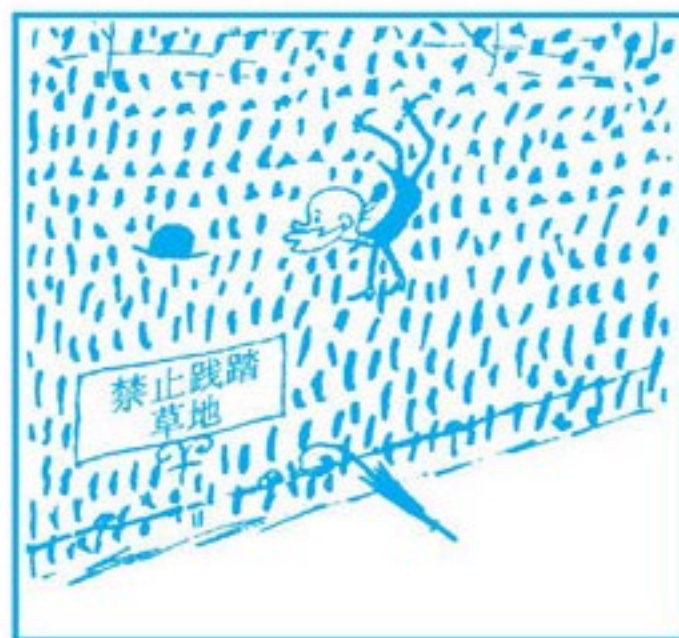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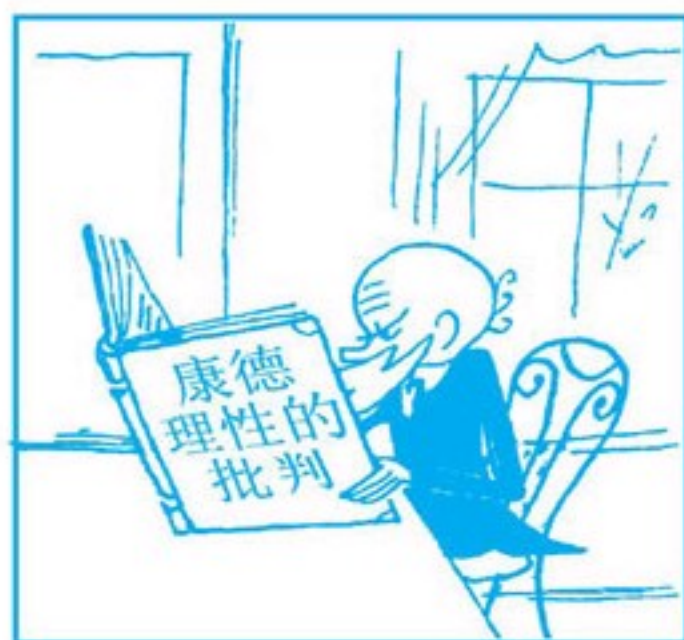
打的

唐僧骑马骑累了，想坐车。沙僧去路口打的，没成功，司机嫌他行李太多。换八戒去，也没成功，司机嫌他太胖。就连悟空去，也空手而归，司机说他毛多，掉在车上不好清理。无奈唐僧只好亲自出马，好不容易拦下一辆空车，“贫僧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还没说完，司机一摆手，“哥们儿只往东！”油门一轰就走了。

（余娟摘）

菲卢特克教授

●〔波兰〕伦格仑



(摘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伦格仑漫画》一书)



腰围上的中国

和大多数学者不同，保罗·弗伦奇研究中国的工具是一把尺子。

这把尺子测量的是中国人的腰围。根据他引用的数据，目前中国城市男性的平均腰围已经从1985年的63.5厘米增长至76.2厘米，这意味着，在短短27年的时间内中国男人的腰粗了20%。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40~50岁男性的平均腰围已经达到86.2厘米。

作为通亚咨询公司的创办人和首席研究员，这位英国人近10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消费市场。不过，这位学者无意间注意到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越来越胖了。数据显示，我国早在2002年就有2亿人超重，其中大约6000万人肥胖。这个庞大群体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黑洞：仅2003年，我国成人可归因于超重或肥胖所带来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中风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就高达211亿元。

“仅仅在20多年以前，即使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人们仍在努力填饱肚子，现在他们却在拼命减肥。”与弗伦奇共同完成著作《富态：腰围改变中国》的另一位作者马修·格莱博表示，“肥胖问题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系统的一枚定时炸弹。”

从杨柳细腰到大腹便便

从杨柳细腰到大腹便便，中国人只用了

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2002年这10年间，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人口的超重率增长了近40%，肥胖率增长了近100%。

“啤酒肚”所体现的腹内积聚脂肪，即所谓中心性肥胖，更容易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中心性肥胖导致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病的危险更高。目前中国的肥胖人群中，8成以上存在这种肥胖类型。”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教授陈超刚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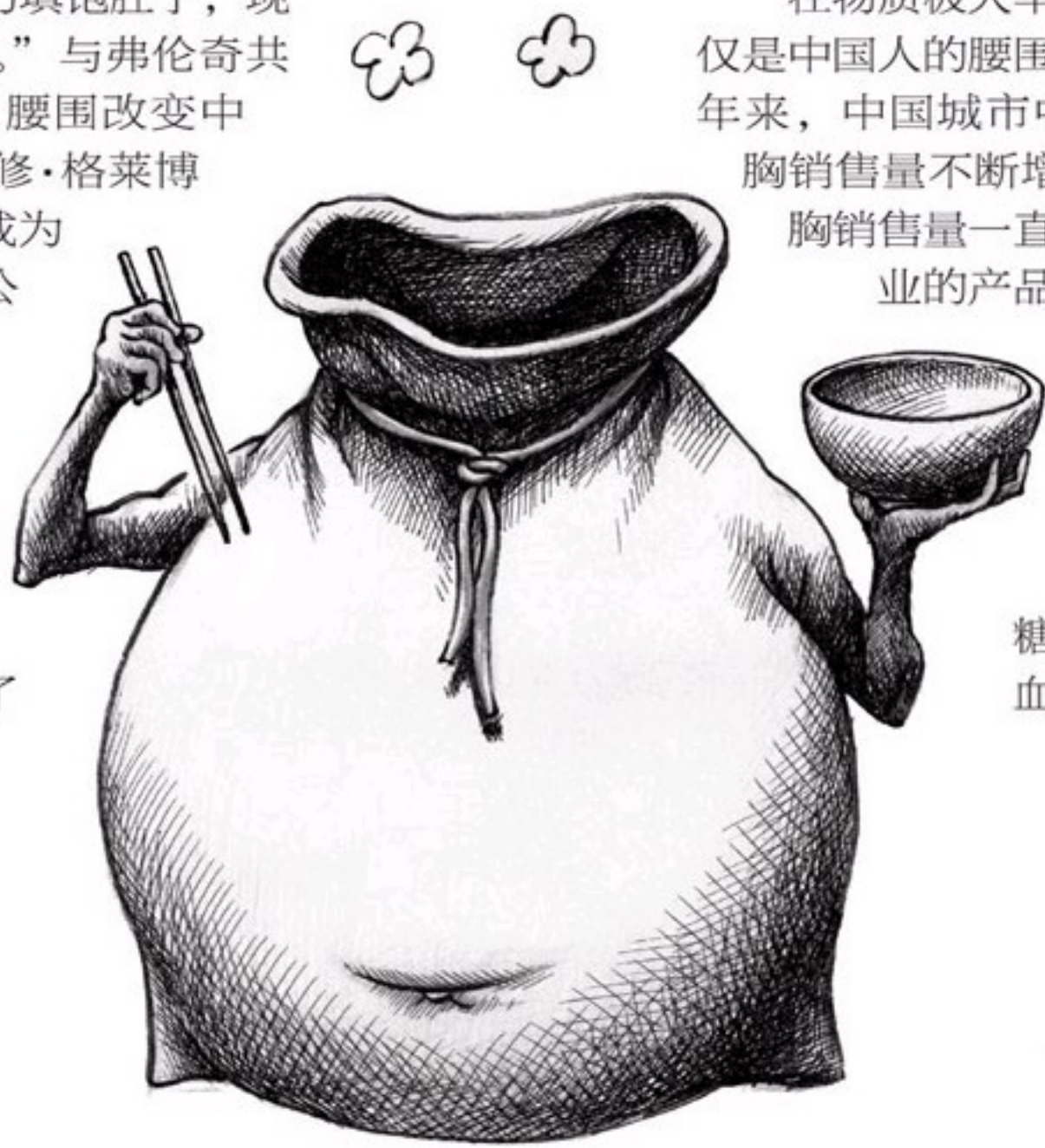
● 陈卓

在中国，中心性肥胖是指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超过80厘米。按照这个标准，本世纪初，我国35~74岁成年男性中心性肥胖患病率为16.1%，女性患病率为37.6%。换句话说，我国已有近4000万名男性和9000万名女性处于危险之中。

肥胖是社会问题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变粗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腰围。弗伦奇还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城市中，C、D、E罩杯的文胸销售量不断增加，而A、B罩杯的文胸销售量一直在减少。在衬衫制造企业的产品目录中，大领口衬衫正在占据主要地位。

从事心脑血管研究近30年的顾东风介绍，肥胖很容易引起血压高、血脂高和血糖高。这“三高”会造成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就





像水管里的斑斑锈迹。这些“锈迹”脱落下来，就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脑子里就是脑出血。另外，这些脱落下来的“锈迹”还会堵塞血管，造成脑栓塞。如果堵塞发生在心脏就是冠心病。

腰围的增大往往预示更大的风险。“十一五”期间，顾东风带领团队随访了2万余名年龄在35~74岁之间的人群。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他发现相比于腰围正常的人，中心性肥胖的人罹患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普遍增加30%~50%，随着腰围的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死亡率也在逐步攀升。

在英国学者格莱博看来，造成中国人日益“心宽体胖”的罪魁祸首之一是饮食结构的变化。2003年，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来福士广场开业时，他注意到那里售卖来自美国的热狗、土耳其烤肉、超级汉堡包和哈根达斯冰激凌，却几乎没有中式餐饮。不过这并没有让前来就餐的白领们感到任何不适，他们都是抓紧时间狼吞虎咽一番，然后立即赶回办公室。

与饮食结构同时改变的，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最新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有83.8%的成人从不参加锻炼。

“寄信收信都不去邮局了，都让快递公司上门服务。”顾东风说。在他的记忆里，30年前，整个北京阜外医院只有一两辆轿车，“但现在几乎所有医务人员都不能把车停在医院内，因为要腾出车位给前来看病的患者。”

两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学

者，还注意到城市化进一步“加粗”了中国人的腰围。“爱护草坪是中国公园的一个最普遍的规定，这意味着，公园只是一条装饰得很漂亮的小径，而不是可以让儿童嬉戏的场所。”弗伦奇说。

“如果周边缺乏运动的场所，人们就要回家看电视，看电视就要吃点东西，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裕明教授再三强调，“很多人认为肥胖是个人好吃贪吃造成的，不是这样的，肥胖是一个社会问题。”

现在是控制肥胖的关键时期

在成年人的腰围越来越粗的同时，弗伦奇和格莱博还注意到，中国的小胖子越来越多。根据疾控中心的有关数据，我国17岁以下的肥胖人群已超过55万人。国际肥胖研究协会主办的《肥胖综述》月刊日前公布研究报告也显示，中国有12%的儿童体重超重。

这两位消费者行为研究者发现，在中国，许多消费决策由孩子掌控。孩子们会要求在必胜客而不是街角妈妈喜欢的成都小吃店就餐，在回家路上的冰激凌摊买一个雀巢花心筒，在超市购物时再来一包阿尔卑斯特浓原味奶糖。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助理研究员翟屹感到忧心忡忡：“本来，我们的饮食模式比西方更健康，但如果不改变孩子们喜欢吃洋快餐的习惯，等到一二十年后，我们整个国家的饮食习惯也会变得和美国一样。”

作为超级肥胖大国，美国

大约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人肥胖。1999年，美国与肥胖相关的各项医疗保健费用总额高达1022亿美元。本世纪以来，美国医疗保健支出的1/4都用于肥胖引起的相关疾病。

翟屹认为现在是控制肥胖的关键时期。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肥胖人口比例并不高，如果这几年能够控制好肥胖问题，我们可能就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

不过，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与社区卫生处处长施小明表示：“改变饮食习惯这种社会行为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政府出台政策，也需要各部门共同创造支持性环境。”

我国最早尝试改变饮食习惯的行动，是1989年制定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指南后来被简化成我们所熟悉的膳食宝塔，清楚地标明了每日各类食物的摄入比例。但是，这个简单易学的宝塔推行效果并不理想。施小明介绍，即使到1997年，医务人员对膳食指南的知晓率也仅有28%。

“在研究层面，我们的学者并不比国外专家水平低。”翟屹说，“学者们编写了各种各样的指南，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去推广它们。”

事实上，200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到“医疗卫生机构及机关、学校、社区、企业等要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强健康、医药卫生知识的传播，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尹平摘自《中国青年报》，邝飏图）

前卫生活方式

● 薛涌



21 世纪的城市化，明显有一股走出汽车城市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领先的，是一批“精英城市”，如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苏黎世、波士顿、旧金山、波特兰等。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城市的生活很“酷”、很“前卫”，这些城市是后工业社会的核心，属于创新社会，社会文化习性为低碳生活、热衷运动、偏好步行和公交。

比如，硅谷 IT 精英中最流行的是极端体育运动，如铁人三项、马拉松、长距离自行车、深海潜水等。美国白领的饮食也非常清淡讲究，甚至有人给自己定出卡路里“预算”，严格遵守。良好的教育，又使他们在执行自己健康食谱时有足够的知识，并及时吸收最新的健康研究成果。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曾讲，在河上泛舟时你会发现：开机动游艇的经常是劳动阶层，在那里吭哧吭哧划船的往往是白领。当然，一天到晚骑自行车的也是白领，蓝领多半开车出门。那些吃自然食品，不吸烟，注意锻炼身体，又日程繁忙的白领精英，是这一生活方式的引领者。一位波特兰的律师说，他过去开车上班，如今骑车，3 年下来，竟帮他减了近 14 公斤体重！

不久前退休的美联储的第二号人物唐纳德·考恩，他骑自行车上班一时传为佳话。据

《纽约时报》报道，他总是把西装裤角绑紧，以防被车挂住。但骑完车到办公室后一身臭汗如何处理？这对圈外人来说是个谜。

2004 年的调查显示，美国 80% 的城市准备建自行车道。对骑车人的态度好坏，已经成为城市形象问题。美国参议院还在审议法案，要用税收优惠，鼓励雇主给骑车上班的雇员每月 40~100 美元的补贴。我现在住在波士顿地区，亲眼见有人推自行车乘地铁。有的人从郊区的家里骑将近 5 公里到地铁站，然后推车上地铁，出地铁后，再骑 5 公里到办公室。马路上纷纷划出专门的自行车道。除了波士顿外，在华盛顿、博尔德等城市，自行车都可以搭乘地铁甚至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设装载自行车的架子）。

骑车的人多了，不仅有助于“减排”，缓解了交通压力，而且能够增进人们的健康。

以我的观察，美国的新经济技术含量高、竞争性强，需要旺盛的精力和开创性。我在《培养精英》一书中曾介绍过，一位早晨 4 点起床苦练长距离游泳的女士讲，在硅谷，40 多岁就显得老了。所以，过了 40 的人，要不停地证明自己。你在马拉松式的竞争中击败了 20 多岁的毛小子，别人就对你另眼相看了。总之，成功意味着奋斗，意味着“过程”。你的整个生活格调，都应该体现在你的奋斗过程中，这才叫

在森林里我们发现一个男人躺在灌木丛后。他还活着，很年轻，但没穿军服。他一动也不动地注视着我们。

我们问他：你为什么躺在这儿？

他回答：我再也走不动了，我是从边界的另一边过来的。我已经走了两个礼拜，不分昼夜地走，现在觉得整个人很虚弱，肚子又饿。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

我们又问：为什么你没穿军服？这儿所有的年轻男子都去从军，他们都穿军服。

他说：我再也不想去从军了。

你不想去打敌人？

我不想打任何人，我没有敌人了，只想回家。

你家在哪儿？

还很远。假如我再找不到东西吃，恐怕就到不了家了。

我们问：那么你为什么买东西吃？没钱吗？

嗯！我身上没钱，而且我只能躲躲藏藏，不能暴露，免得被发现。

为什么？



逃 兵

●〔匈牙利〕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简伊玲 译

我未经许可逃离部队，现在是逃兵，万一被抓到，不是枪毙就是绞死。

我们问：下场就像杀人犯一样？

没错，就是那样。

但是，你不想再杀人了，你只想回家。

对，只想回自己的家。

我们问：你希望我们带些什么东西给你吃？

什么都可以。

我们问：需要毯子吗？

这儿晚上很冷，而且常下雨。

他说：也好，但千万别让人瞧见了，也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好吗？连你们的母亲也一样。

没有人会看到我们，我们谁也不告诉，而且我们也没母亲可说。

当我们把食物和毯子带来给这位男子时，他说：你们真仁慈。

我们并不仁慈，带这些东西给你，只因为你的确需要它们。

他又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你们致谢，我绝不会忘记你们。

这时，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你知道吗？流泪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像我们，还未到你这个年龄就不愿再流眼泪了。

他微笑着说：你们说得对。抱歉，我以后也不会再流泪了。今天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我太疲倦了。

（梦溪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恶童日记》一书，图选自辽宁美术出版社《黑白画理》一书）

“酷”。

城市环境和市民的生活方式是互相塑造的。非汽车城市的环境，往往给运动留下诸多便利，鼓励人们从事体育锻炼。大家都喜欢户外运动，因而更珍惜环境，愿意把一切都维护成这样。有了环境，则又刺激更多的人参与户外运动，使更多的人关心环境。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如果大家把开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特别

是精英阶层整天汽车出行，普通人也梦想着有朝一日开上车，谁还在乎自行车和跑步的环境？没了环境，想运动的人也不会出来，大家对环境就更加漠不关心。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城市的风格要变，生活方式也要变。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对这样的转型都会产生影响。

（于飞摘自凤凰出版社《薛涌看中国：一个公民的社会观察笔记》一书，喻梁图）



前两天我在奥克兰见到了多年的朋友王先生，一个台湾人。他父亲是圆山饭店创办时的财务总监。王先生是家里独子，他家家业富盛，但是他为人非常低调，他有一个习惯和爱好，就是跟任何人见面，包括吃饭和会谈，手里永远不离的是一部摄像机。你从马路对面过来的时候，他在马路这一边的斑马线等你时，就开始拍了。从你过马路，到和你打招呼，到你和每个人握手、拥抱，到落座、点菜，他都面带微笑地在一边拍着，你聊天的时候他绕到屋外，在窗外继续拍。一开始我有点烦，有点不自在，我说，你就不能好好坐下来和我们吃点东西吗？他笑笑，就不拍了。后来才知道，在告别前，他会连夜不睡觉，把所有的片断剪辑好编成一个小短片，甚至还配上一段音乐，给你刻一张光盘。我临走时还和他提起，我特别喜欢台湾的牛肉面，他微微地笑着，慢悠悠地说：“下次有机会去我家吃吧。”

时隔多年后，我前两天去奥克兰，他和太太在奥克兰等我，我去他家吃了一顿牛肉面。那天呈现在我面前的，是桌上摆着一大碗面，还有两碟配菜，一碟是水焯的青菜，上面淋了酱汁，另一碟是炒得半透明的酸菜，是拌在牛肉面里吃的。就这么简单的3样东西，一碗面，两碟配菜，却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牛肉面！我向他们请教做法，王太太向我娓娓道来。3天前的半夜里，她突然找不到她先生了，后来发现他在楼下厨房里炒酸菜。他把酸菜一条条一丝丝仔细地切好，用滚油化冰糖，冰糖刚化就把酸菜浸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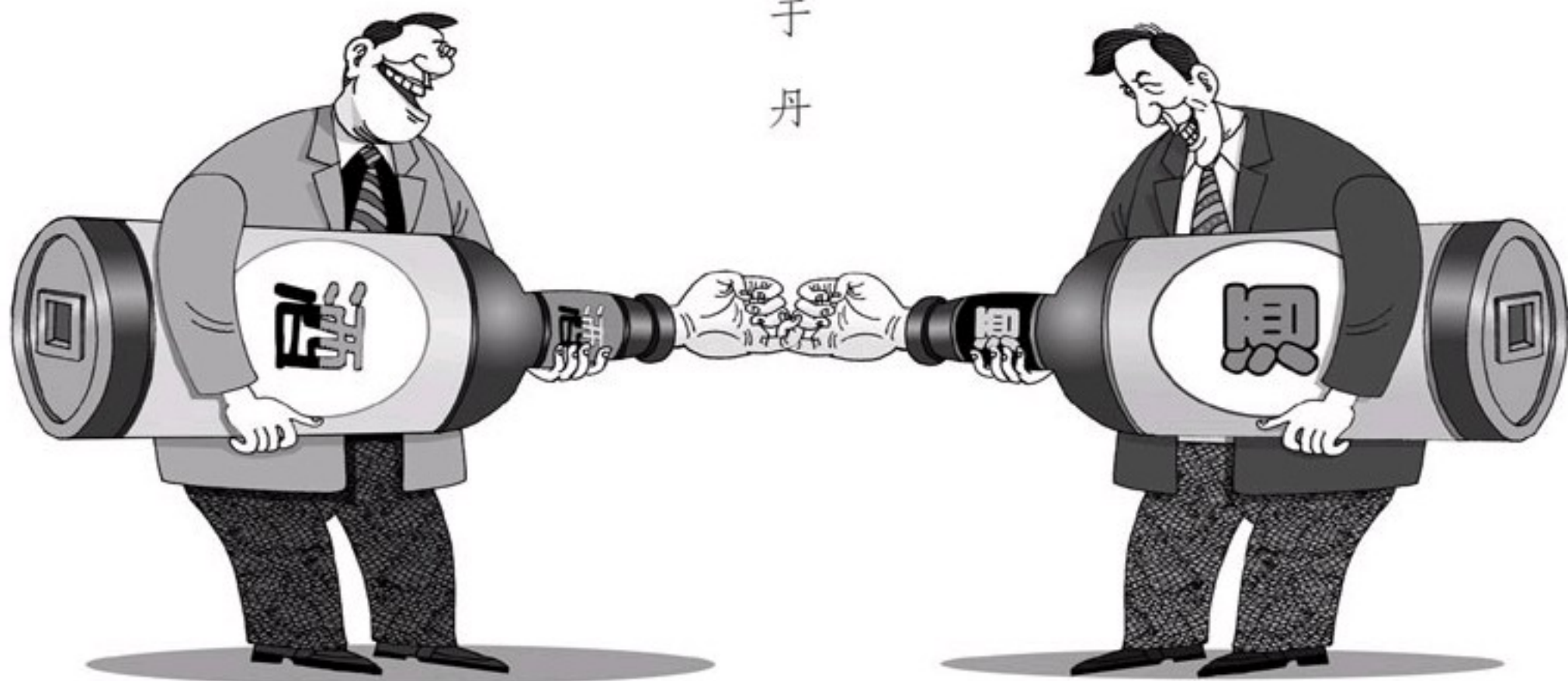
去，用滚油和冰糖焖酸菜，这要焖3天，酸菜才会变成半透明状，才会不那么酸，既有甜味但又不腻，这个酸菜是给牛肉面调味的。两天前，王先生开始熬牛骨汤，里面要放上牛杂碎，慢慢把牛骨髓熬出来。一天前，他开始炖牛筋，因为他要给我做半筋半肉的牛肉面，假如牛肉和牛筋同时炖的话，牛筋还没炖烂，牛肉便炖老了，所以要先炖牛筋，炖出来后小火焖着。到他家当天，他现炖牛肉。我吃到的这碗牛肉面，是他们两口子忙活了3天才做好的。其实我相信做这碗牛肉面花的钱并不多，但他们花的心思，是做满汉全席的心思。你说，这碗面能不好吃吗？王先生说：“我做的面，不放一颗味精，因为不需要。”

吃完面，他给我现磨咖啡，在咖啡上他用焦糖画出一朵一朵小花。他儿子说：我爸爸做的咖啡不需要再放糖了，因为那上面的焦糖是他亲手熬出来的。王先生一家人住在奥克兰一个不大、很普通的房子里。王先生的手机是国内早就淘汰了的旧款手机，估计也就两三百元，短信只能保存30条。他们的衣服也很简朴。后来我想，一杯咖啡、一碗牛肉面，平常百姓家里也能做，但我们现在更愿意请客人下馆子，我们连碗都懒得洗。

离开他家时，他送我两样东西，一样是他家里的CD，他让我随便挑两张最喜欢的拿走，他重新买；另外一样是维生素C泡腾片。他说一个人老在外面跑容易生病，吃点维生素可以增强抵抗力。我每到一个地方，

中国人的当代生活方式病

● 于丹



那些人教你的事

●权 蓉●

花生两文钱一把，右手比别人大3倍的石重扔下30文，抓了15把，箩筐就空了。看着卖花生的小姑娘要哭了，石重哈哈大笑，把花生扔地上扬长而去。

这是古龙小说里的一

段，我也看过，但L说：“你常失去原本是你的花生，因为你总不哭也不闹。”

聚会快结束，下大雨，有朋友来接，一催，说了声“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就匆匆离去。

后来M打来电话，很郑重地说：“聚会3个小时你都待了，却连一一告别的时间也没有腾出来，急匆匆地跑了，有什么意思？”

有始有终，别太匆匆。❀

（艾 米摘自《文苑》）

经常有朋友送我精美的礼品，但在王先生家吃的牛肉面和他送我的CD，让我感觉到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在他们家看日落的时候，他问我：“30天前你在干什么？”我想了半天想不起来。他又问：“那10天前，你在哪儿？在干什么？”我想了半天还是想不起来。他说：“那好吧，我希望今天此刻，你会记住你在这里看日落。”

之前他经历过很多事情，为什么现在他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过得那么在乎呢？他说生活的智慧来自无私的心。我觉得他也给了我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现在很多人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挣更多的钱，有的人希望能拥有更多的朋友和人脉，住大房子、吃美食、穿名牌，但我觉得如果像王先生那样用做满汉全席的心去做一碗牛肉面，每一个瞬间都把它留住，是不是就意味着拥有的东西会更多一些呢？

现在的生活方式病，就是我们过于追求效率，忽略了生活本身的原味。很多快餐无非就是各种煎炒烹炸后哗地撒一把辣椒，味蕾被刺激得很粗糙。我们现在做东西没时间，尝东西、享受东西也没时间。现在大家都追求奢侈品，但凡能用钱衡量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奢侈品。真正的奢侈品，就是花时间，你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我想说说喝酒这件事。中国人聚会肯定有酒，但你想，古人聚会时除了酒还有什么？李白说：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那时候酒中是有明月的呀，为什么明月几时有，要把酒问青天，什么浮生只合尊前老？也就是说古人喝酒，酒里有月光，酒里有年华，酒里还有那么深的情谊。

李白想起当年贺知章去迎接他时，贺知章解下腰间佩戴的金龟拿来换酒，所以他想起来：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

却忆泪沾巾。那就是故人已逝，大家想起酒里有多深的交情。但你看看现在，喝红酒，得比是不是拉菲拉图；喝白酒，得说这是25年的茅台，或是30年的五粮液原浆。现在大家比的酒，越比越贵，越比越老。其实喝来喝去，酒桌上推杯换盏，大家敬的是什么呢？有时候无非敬几张名片。不是求人办事，就是表忠心的。我们现在这酒喝得都不纯粹，酒里性情少了，诗意少了，月光少了，但是酒里的功利多了，金钱价值多了。

什么是生活方式？陶渊明那时候家里穷成那样，但达官显贵，东晋的开国元勋王导的亲孙子王弘，想与之结交，想要给陶渊明送酒，送得那叫一个胆怯啊，老觉得给陶渊明送酒，那不是折杀人的尊严吗？所以他找了自己的朋友庞通之，说：听说你认识陶渊明，你看看他哪天出门，你在路上设一局，路过时招呼他在亭子里喝酒。然后我藏在旁边，装作不经意路过，你就招呼我，这样我就能见着陶渊明。见着了待大家都聊熟了，然后假装不经意地说：“我那酒喝不完，要不你帮帮忙，我哪天给你送点儿过去？”这就是白衣送酒，那时候一个达官显贵想要给一个贫寒名士送点酒，送得那叫一个忐忑。

想想现在我们那么多好品红酒的人，有那么多酒桌上摆满了很昂贵的酒，但这些都是为方式而方式。

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方式，有时候把方式给夸张了，只跟金钱挂钩，跟事物本身的性情无关，所以我们舍不得花星云大师所说的时光。什么是参禅呢？也不是说非要遁入空门，我们就在生活光阴里，拿出点时间，用心去做事，就能够改掉很多毛病。❀

（月 云摘自《新周刊》2012年第21期，黎青图）



来的栋梁啊，红领巾飘成一片。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如果说我的生命里只有很少的几件事情可以说是神圣的话，那么这件事算是一件。我有一种父亲般的感觉，少年的一件大事开始了，我坚信我自己种下的树在将来我长成大人的时候，也会长成一棵高高的大树。我们种的是银桦树，我把自己种的那棵树的坑挖得很深，埋下树苗，培土，浇水，最后把红领巾系在树脖子上，让它飘扬了一回。我激动而严肃，像在寺院里面对着佛像，我相信这是一件与永恒有关的事情，我的生命有了一个具体的期待，我埋下的那一小片黑暗

是一个将来的丰功伟绩。树种好以后，我过几天就要提一桶水去浇，放学回家也要去看看，摇摇它，看它长结实了没有。

几个月后的某日，忽然发现我们种的几百棵树全部被拔出来，干翘翘地丢在地上，被太阳暴晒着，根部还带着土渣。几辆推土机停在附近，有一辆的履带陷在一个坑里，车身歪斜着。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建筑工地，后来盖起了春城饭店。我记得那个早晨当我看见

种树小记

● 于坚

有一天读希腊神话，尤利西斯流浪一生，经历无数磨难，几十年后回到故乡，认出了童年时跟着父亲种下的树。这是一种幸福。我小时候特别崇拜我们大院里的一位爷爷，他总是很得意地告诉我们，院子里的老枇杷树是他种的，然后咧嘴一笑，那个枇杷鬼也是我放进去的。我们在童年的黄昏中吓得四处逃开，躲到母亲的背后。另一天与黑人诗人阿发聊天，他老家在美国，他说他的家门口有一棵老柳树，他母亲去世时，老柳树也倒下死了。

我平生第一次种树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是1964年的春天，我正在小学读书，有一天，学校宣布，要种树了！大会讲意义，小会谈重要，全校激动起来，摩拳擦掌等了几几天，小树似的晃来晃去，夜里也自己爬到树上去做梦。终于到了那节日般的一天，老师带领我们向学校对面的空地走去。艳阳高照，我们提着水桶，扛着比我们的个子还高的锄头，唱着前进的歌。红旗在前，队伍在后，街上的观众围在两边，真羡慕这些未

这情景的时候，心嗡地一下黑了。没有任何人通知过我这件事情，也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过这件事情。大人们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谁会向一个三年级的小少年去解释什么呢？但一个少年却遭遇了世界猛力的一击。我从未问过老师，也没有对人说过此事，那时候我对这件事情还想不清楚，只是无法忘怀。我种的树啊，我人生第一件完全是我自己干的正大光明的大事情。

这个世界还有比我的树更强大的东西，那一天我模糊地感觉到了这点，它可以根本不与我商量，哪怕我的事多么属于真理，它也不会商量或者知会一声，就那么在黑暗里咔嚓一下。春城饭店的设计师也一样，他一定严肃认真、以设计百年大计的激情干了一个夏天，在我的树坑上设计了他的“树”，那是昆明上世纪60年代最早的高级饭店。但10年后，我发现那里再次成为一个巨大的坑，他的“树”也被拔掉了。



好奇的神父

◎王 敏编译



一位神父半路上内急，便走进路边的酒吧，想借卫生间一用。酒吧里人头攒动，音乐嘈杂，但每隔几分钟，灯光会骤然熄灭。每当这时候，人群会爆发出一阵强烈的欢呼声。

人们看到神父走了进来，迅速安静下来。

神父走向酒保，问：“能告诉我卫生间在哪吗，孩子？”

“当然。不过，我得告诉您，卫生间里有尊裸女雕塑，光溜溜的身上只遮了一片树叶。”

“不要紧，到时候我会闭上眼睛。”神父说。

片刻之后，神父从里面出来，人群立即爆发出一阵欢呼

声，而且持续了好一会儿。神父不禁感到困惑，问酒保：“为什么我从卫生间出来，他们会如此欢呼？”

“那是因为好奇心让您显得本色又可爱，就跟我们普通人一样。”酒保说，“您要来一杯吗？”

“我不喝酒，谢谢。可我还是没弄明白。”

“是这样的，神父，”酒保咯咯笑着说，“每次有人移开裸女雕塑上的那片树叶，酒吧里的灯光就会熄灭。现在，您想喝点吗？”

（生如夏花摘自新浪网译者博客，王 原图）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我去滇池游泳，忽然发现水是臭的。我才3个月没来啊，已经成了臭水坑，我的天！这不是一个盆，一个洗澡堂，一个水库，这是一片海啊！那个下午我仓皇逃出滇池，回到岸上坐着发呆，以为我的那个滇池在一夜之间被垃圾车运空了。我又一次感觉到那个巨大的力量，它比滇池都强大啊。我看看太阳，说不定什么时候被一把大刷子刷成黑的，我不以为这是神话。如果我的思想一直往这个方向去，我就会成为一个绝望的人。

但思考世界还有很多方向，在某个时期你在这个方向思考，在另一个时期你又朝另一个方向思考。这个时期你为这种事情心焦如焚，另一个时期你对此事已经麻木不仁，听之任之。玩世不恭，其实是没法故意为之的，你总是不能把握结果，最后就学会逆来顺受了。孔子所谓三十而立……六十而耳顺，指的也是人在不同的时期思考的方向不同。这些不同的方向并没有此是彼非，没有这个方向也就不会出现那个方向。

后来我又种过许多树，我几乎是在回家的路上就永远忘记了它们种在哪里，我不想像个守财奴或者庄园主那样把它们视为自己的财产。生命中还有无数的树等着我去种呢。种树只是生命的无数过程之一，结果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种树的时候你体验了某种喜悦或者悲痛。人生的意义并不在这些具体的事件中，种树只是种树这件事而已，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意义，它将来是否会死掉，或者长成一棵大树，那是另一件事情，那是宇宙的事情。天地无德，宇宙大千不是按照人类此一时彼一时的价值观、主义、尺度、喜怒无常的情绪来安排世界的。幸好天地无德，如果天地也独尊儒术，这个世界就很难玩了。就每个人自己的人生来说，他们无不是他们自己的参天大树。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材，不是参天大树的意思，而是天地无德，物尽其材，各有其用的意思，用是没有高低是非之分的。多次碰壁后，我给自己找到了些说法，说服了自己，才不再对那个不可知的力量耿耿于怀了。再也不傻乎乎地关心真理的执行会有什么结果了，种树去，然后忘记它，再种。

多年前我曾经在澳大利亚的荒野漫游，看见一棵树。不知道是谁种的，那么遥远，那么自由蓬勃地生长着，那荒原上没有人，风吹过的时候，把树上的一些什么带去了远方。那些风就是荒原上的种植者，它们从来不在乎结果、意义，天地无德，因此它们的树遍布大地。

而且，也许，它们就是1964年的春天种下的。

（林 涛摘自新浪网作者博客，王 青图）



GDP 荒谬的那一面

◎〔美〕约翰·格拉夫 戴维·巴特克

◎丁 莹译

最近的研究表明，一宗谋杀案的社会成本为1725万美元。

健康损害。另一项“防御性”支出包括很多医疗保健费用。比如，2006年美国销售了3500多亿支香烟，促进了GDP的增长；同年，美国用于治疗肺癌的费用超过100亿美元，这也算在了GDP中。我们本不应把这些费用计算在内，但是GDP却把它们当做正效益，就好像它们是生产小麦那样的好事。

家庭破裂。离婚对于家庭而言并非好事，对GDP而言却是好事。离婚一次需要7000至10万美元，这些费用通常包括律师费、分家费以及心理治疗费。

债务、止赎和破产。当国民或政府借款太多，以及个人或国家债务上升时，GDP也会随之增长。破产和止赎也能提高GDP，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法律费用、搬迁费用及更换房屋或财产的费用。2010年，大约有150万美国人宣布破产，平均每次破产引起的费用是700~4000美元。

纸上产品和泡沫破裂。新的“金融产品”（如衍生产品和信用违约互换）是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并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这些“产品”对GDP的增长十分有利，因为它们能够增加保险公司和投资银行的收入；但是它们的价值随时可能消失，就像2008年突然无人问津的次级贷款那样。随着贷款抵押和衍生产品的膨胀，金融服务成为GDP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我们本来应当将这些泡沫视为灾难的预兆，可我们却把它们看做巨大的经济成就。2006年，美国国际集团通过销售信用违约互换赚取了数亿美元，促进了GDP的增长。到2009年，美国国际集团却由于信用违约互换损失了61亿美元。

日益匮乏的资源。自然资源的枯竭对于

以下事物能够提高GDP。

污染。如果地下水被污染，那么我们就必须购买价格昂贵的瓶装水，GDP会随之提高。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事件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巨额的清理费用和律师费，这对美国GDP的贡献远远大于生产汽油、柴油和其他产品带来的价值。每清理价值100美元的原油，我们就需要花费数万美元清理沙滩，拯救野生动物。

犯罪。当人们提出财产索赔并且重新购买被盗物品时，GDP就会增长。当人们安装警报器、栅栏，聘请保镖的时候，GDP也会增长。建造、管理监狱以及其他的犯罪成本都是GDP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宁愿住在那些不需要“防御性”支出的安全社区。但是，犯罪需要防御性支出，而这些支出本不应算在GDP之内。根据艾奥瓦州立大学

我们的子孙后代是一种危害，但是资源的稀缺对于GDP的提高却是一件好事。比如，随着美国 and 全球石油资源的日渐消耗，汽油的价格也日益上涨，从而提高了GDP，但是普通百姓的口袋却越来越空。GDP根本不在乎最终市场销售价值的提高到底是由于资源稀缺、生产力下降还是市场操控。相比一加仑汽油只销售2美元而言，一加仑汽油销售4美元对于GDP的贡献可以达到前者的两倍。GDP得到增长，当然让人感觉良好。

风险。GDP从不考虑风险成本。核电厂生产的电力能够提高GDP。福岛发生的核灾难需要大量的金钱去清理和减少伤害，这也能够提高GDP。核同位素（如钚）不仅致命，而且影响长远，因此环保局规定，核废料必须安全存放100万年。GDP根本不会考虑这些相关的意外风险和成本。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GDP没有计算在内的内容。

自然。自然资源是大多数生产性经济资产的基础。例如，西达河上游的水经过了森林的过滤，成为西雅图的饮用水来源，而且水质远远超过饮用水的标准。经过了森林的过滤，政府就不必建造过滤工厂，从而节省了2亿美元。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过滤服务，但是GDP却没有将这些计算在内。如果政府建造了过滤工厂，提高了饮用水的价格，反而还能提高GDP。又如，我们在新奥尔良建造了防洪堤，这是GDP的一部分，但是天然滨海湿地提供的飓风保护并没有被计算在内。我们买船捕鱼算在GDP内，但是鱼的栖息地就不算在内。大自然每年为美国人提供了许多经济产品和服务，这些都没有被计算在GDP内。

可持续性。GDP不关心可持续性，也不关心经济生产活动是否可持续。500多年来，大西洋鳕鱼渔场曾经是全球最大的食用鱼渔场。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过度捕捞，如今鳕鱼的数量已经锐减。对于GDP而言，一年的过度捕捞远比长久的可持续捕捞更有利。GDP根本不在乎过度捕捞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它也无法意识到可持续渔场带来的长远利益，比如阿拉斯加的三文鱼渔场。

锻炼。我们都知道锻炼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是只有当我们花钱锻炼（比如去健身房）时，GDP才将锻炼计算在内。其实我们可以通

过散步来锻炼身体，但是这对于GDP而言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社会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我们保持身心健康和幸福快乐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对于GDP而言，只有当人们花钱维持联系时，我们和亲朋好友的相处才不是浪费时间。父母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这对GDP没有一点贡献，除非父母花钱买了礼物给孩子。

志愿服务。它是社区团结的凝聚力，随着社会服务预算的削减，志愿服务将会越来越重要。但是如果志愿服务完全免费，那么对于GDP而言也只是浪费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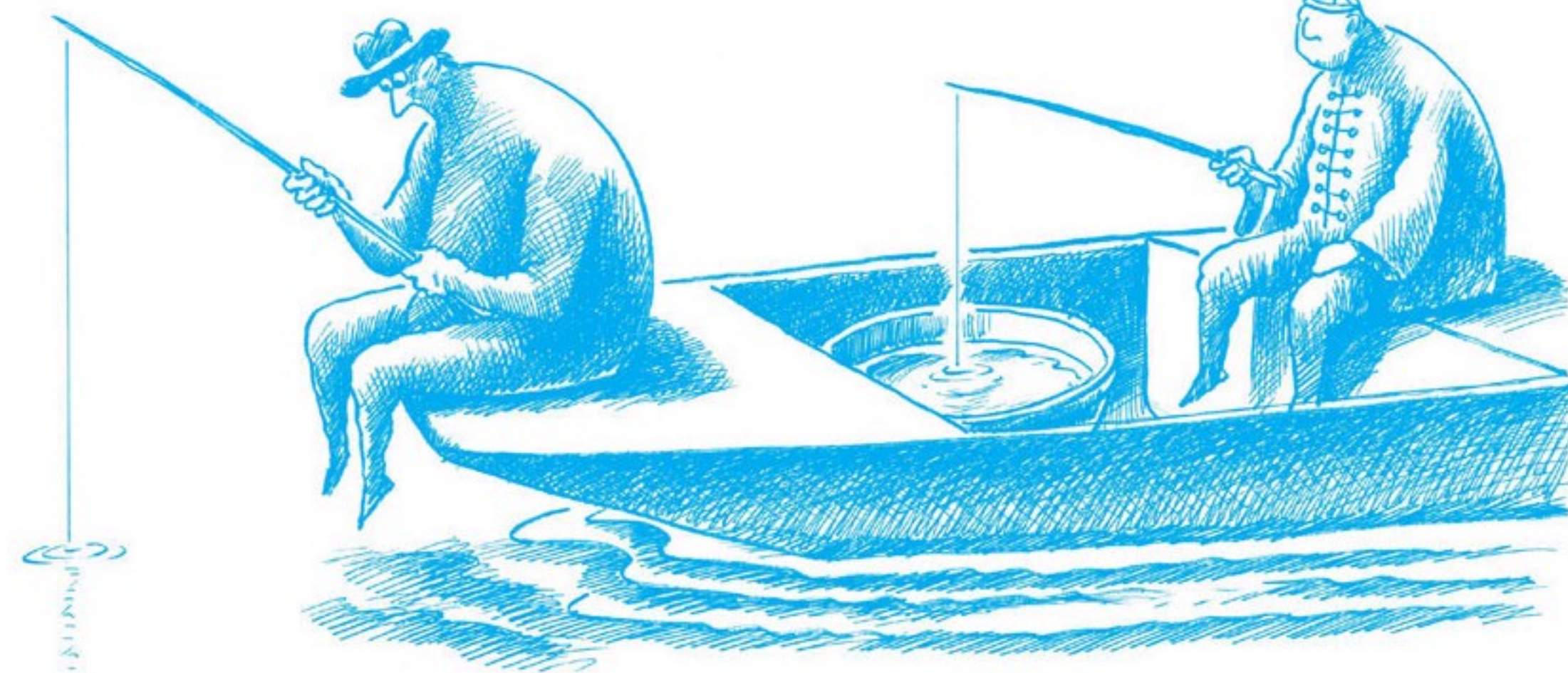
家务劳动。GDP没有把家务劳动计算在内。如果我们聘请了保姆、女佣、园丁或木匠，我们就是在为GDP作贡献。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动手，那么就对GDP一点贡献也没有。

价格和数量效应。GDP不会区分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例如，一家公司将汽车的单价翻倍，那么GDP反映的结果就好像是这家公司以原先的价格制造并销售了两辆汽车。这就说明，GDP无法准确地衡量生产力。

质量。人们对GDP批评最多的一点就是它缺乏质量调节的能力。GDP过分重视质量低价格高的商品，却忽视了质量高性能好的商品。相比智能化、反应快又低价的电脑而言，那些非智能、反应慢又昂贵的电脑对GDP的贡献更大。近些年来，经济分析局实施了一些商品的质量改善计划（包括硬件和软件），2011年还改善了通信设备。这是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计算的质量调整物价指数来完成的。虽然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既有利于消费者又有利于生产商，但是这样却会降低GDP。

想象一下当你遇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这不仅耗费汽油，让你闻着尾气，你还不得不加满油。因此，交通堵塞能够提高GDP。如果你不幸遇到了车祸，车子彻底报废了，保险费上涨了，还带来了交通堵塞，这样更能促进GDP的增长。如果你在车祸中受了伤，需要住院好几个星期，GDP就会增长得更多。假如你早上办理了昂贵的离婚手续，到了晚上房子又不幸着火了，那么你不仅需要支付律师费、申请保险理赔，还要购买更多的生活用品，你今天真是为GDP作出了重大贡献。恭喜恭喜！

（郝维摘自中信出版社《经济到底为了什么》一书，王青图）



市场伦理与市场经济

● 赵 晓

我在美国落脚的第一个城市是波士顿。当我踟躅在波士顿这个城市时，到处可以发现尖顶的教堂，其数量之众多过中国的银行和米铺。在哈佛广场附近的街道上，我曾驻足四望，结果竟然在3个不同的方向都发现了教堂。事实上，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农村到城市，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发现，这个国家最多的建筑不是别的，正是教堂。

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人不偷懒，会逼着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有效率的经济体系。但是，市场经济让人不偷懒，却不能让人不撒谎、也不能让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的确，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撒谎和害人的行为，而法律的严厉惩罚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情况下，合同永远是不完全的，完全靠重复博弈和法律的惩罚来求得规范的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不经济，因为这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无限高，贵得让人没法使用，最后或许自行崩溃，就像我们在拉美的市场经济中看到的那样。

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在一定程度上陷

入这样的困境。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朴素地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发财，而发财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跛足的市场伦理业已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两大痼疾——不是靠劳动致富，不是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而是靠官商勾结，凶恶地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获取财富；在市场交易中不讲诚信，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骗而致富。这样的市场经济自然运行成本高昂。

如今的中国人好像什么都不信，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能否认也不必否认进进出出教堂的人中也有骗子，但就大部分人而言，他们上教堂决非吃饱了撑的，众多的教徒的确是怀着虔诚的信仰出入于教堂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话一般人恐怕难以做到，因为一般人都不是君子。相比之下，总是仰望教堂尖顶的人总体而言较易遵守财富操守和准则。为什么？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有经典的阐述。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清教徒虽然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热衷于积累财富的人，但其追求财富并非为一己之私利，而为的是“荣耀上帝”，并使自己死后可以进入天堂。这样的财富伦理使

有位外国数学家叫卡普利加，在一次旅行中，他看到路边一块里程碑被雷电劈成两半，一半上刻着30，另一半刻着25。他忽然发现了一个绝妙的数学关系——

$$30+25=55$$

$$55^2=3025$$

把劈成两半的数加起来，再平方，正好是原来的数字。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数，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呢？

熟悉速算的人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个数——2025。

$$20+25=45$$

$$45^2=2025$$

按照第一个发现者的名字，这种怪数被命名为“卡普利加数”，又称“雷劈数”。

现在已有许多办法搜寻这种数，但最简便的办法是在9与11的倍数中寻找。例如上面提到的55，它是11的倍数，45是9的倍数。用这种方法，人们果然找到了一个极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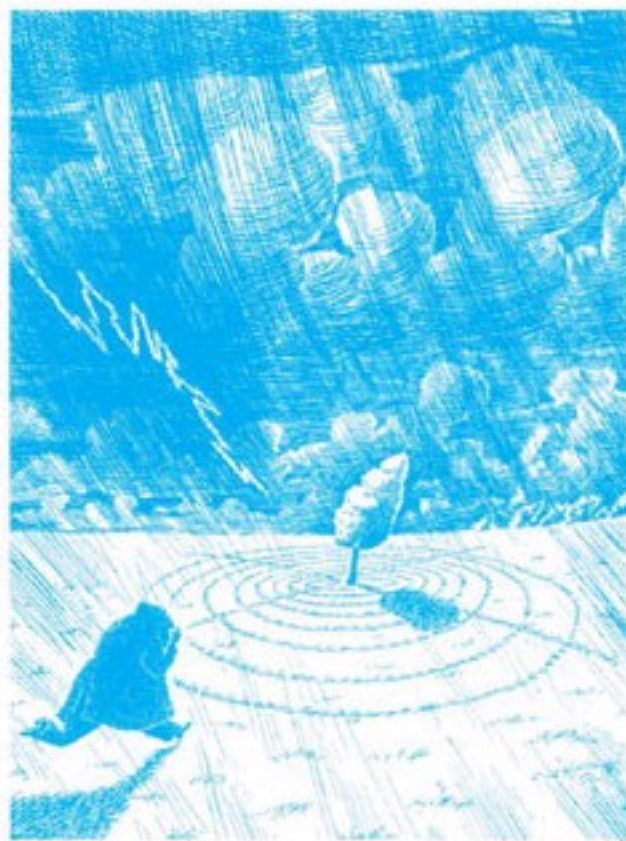
有趣的数——7777。

$$7777^2=60481729$$

$$6048+1729=7777$$

绝妙的雷劈数

●小 照



俄罗斯一个小朋友卡嘉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雷劈数，它是9801。

$$98+1=99$$

$$99^2=9801$$

从以上提到的4个雷劈数，我们不难发现同一情况：偶数加奇数会得到一个奇数，奇数的平方还是奇数。有没有偶数雷劈数存在呢？

答案是肯定的。泸州师范附小的一位同学，就发现了偶数雷劈数100。

$$10+0=10$$

$$10^2=100$$

经过验证，100是最小的偶数雷劈数，也有可能是唯一的偶数雷劈数。这位同学还发现了最小的奇数雷劈数81。

$$8+1=9$$

$$9^2=81$$

自然数中存在着无穷的奥秘，雷电劈出了卡普利加数，这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把这些无穷的“粟粒”汇集起来，就成为数学中一门丰富多彩的分科——数论。

（行 光摘自《知识窗》2012年第11期，〔乌克兰〕卡赞尼夫斯基图）

得清教徒在追求财富时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一个清教徒绝不可能设想用撒谎和害人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非但不能荣耀上帝，恰恰是背叛上帝，必然遭到上帝的惩罚。

由此，我对小布什要求美国的CEO们在财务报表上签字时按着《圣经》起誓便恍然有了新的体会。原来小布什不仅要为CEO们高悬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要将他们置于地狱之刀山火海的威胁之中。法律之剑再加上帝的目光，显然要比单纯的法律的作用大。

在有教堂的市场经济里，更容易建立共同遵守的制度。原因也很简单，拥有共同信仰的人相比于只是信自己的人更容易建立彼此间信任，从而缔约。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还更有开放性，可以引导财富的消费，调节穷人与富人间的紧张关系。

《圣经》里说，富人要想进天堂，比骆驼穿

过针眼还困难。为富不仁者不消说，他们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死后进不了天堂；就是那些爱炫耀财富的人，那些将财富用于上帝不喜爱的不当用途的人亦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死后同样进不了天堂。

但是，对于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富豪来说，情况或有不同。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告诉他：获取财富只是为荣耀上帝，对他自己来说，必须合理地使用财富，永远保持谦卑才是上帝所赞许的美德。所以，在美国，我们看到有钱的人将财富的1/10捐献给教堂，让其他教民分享。我们还看到，财富排行榜上的富豪与社会捐献给教堂上的排名高度重合，富人与穷人的关系根本不像中国那样剑拔弩张。

虽然我们已经告别昂贵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却有可能陷入人类最贵的市场体系。

现实无疑需要我们往前再多走几步。

（诸 编摘自《宁波经济》，邝 颢图）



佩拉斯卡的选择

◎肖磊冰 吴晓冰

1944年，“二战”中的匈牙利。

纳粹法西斯在欧洲大肆残杀犹太人，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血雨腥风。

在布达佩斯的意大利人佩拉斯卡是个商人，准确地说是一个牲口贩子，一个战争的局外人，一个宏大战乱背景下的小人物，面临的选择非常简单：回到意大利，与朝思暮想的妻子团聚。

佩拉斯卡却选择了留在布达佩斯，并拿出全部金钱——一个人的及公司的——贿赂纳粹军官，获得了一份解救犹太人的名单。

布达佩斯火车站。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即将被运往德国处死。佩拉斯卡拿着一份虚拟的名单，喊着那些与他素不相识的人的名字……他奔跑着，与死神与枪口争夺生命，直到能

想到的名字都用完，他急中生智拽住一个犹太人，悄声让其提供名字。就这样，他挽救了整整两卡车犹太人的生命。可是，望着远去的死亡火车，佩拉斯卡怅然泪下。

作为一个曾经在西班牙内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士兵，佩拉斯卡比任何人都清楚战争的残酷。所以，当年他离开战场回到家乡，选择做一个自在的商人，过安静平和的生活。他说：“人们应该有安静祈祷的地方。”他喜欢那样的小日子，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别人的水深火热可以无动于衷。所以，这一次，他选择留在匈牙利。他听从的，是人性中良知的召唤。

昔日，因为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优秀表现，他获得了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签署的证件，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西班牙

大使馆都必须给他全力援助。此时，佩拉斯卡没有利用这一纸证件为自己寻求逃离险境的通行证，而是找到西班牙驻匈牙利大使馆，要求他们为犹太人提供庇护。值得一提的是，大使馆的两个重要工作人员都是犹太人——杜睿夫人和法兰兹律师，在那样的非常时期，他们选择了自保，隐瞒身份，借助公职身份活下来。对于佩拉斯卡的拯救行为他们深表怀疑，佩拉斯卡的回答是：“我认为我有能力做这些……”事实证明，他的确有这个能力。当西班牙大使从匈牙利撤离，使馆保护的犹太人再次被推向断头台时，佩拉斯卡伪装成西班牙领事“豪尔赫”，将5000多名犹太人从屠刀下救了出来。

九死一生活下来的犹太人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中。杰尔

吉，一个8岁的小男孩失语了，就因眼睁睁地看着哥哥被纳粹用枪爆头。这一幕，深深地折磨着佩拉斯卡，这个被纳粹刽子手刀架在脖子上依然口若悬河的男人，这个面对德军上尉拍案而起的男人，弯下身去，抱起杰尔吉，和孩子们一起坐在地上，脱掉鞋子，玩起了传递鞋子的比赛，一个又一个孩子被淘汰出局，最后杰尔吉胜利，佩拉斯卡把他扛在肩上，他们一起和着音乐舞蹈，欢笑重新回到了孩子们的脸上。还有什么比那笑容更动人、更珍贵，更值得抵死争取？

在并不安全的“安全房”，佩拉斯卡坚持孩子要上课，他努力让孩子们在危险的境地中拥有相对家常的生活，唯有如此，才可以消除战争造成的阴影。假如没有孩子的欢笑，没有歌声，没有学识，如何度过阴霾重重的当下，又拿什么去迎接一定会比当下美好的未来？

3个犹太小混混令很多人无比厌恶，佩拉斯卡在欲惩戒他们的小头目费伦茨时，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口琴。他放过了费伦茨，说：“一个会吹口琴的家伙不会坏到哪里去。”事实证明，佩拉斯卡说得没有错，或者说，他的一句话改变了一个男孩的一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费伦茨为了拯救同胞险些中枪丧命，他在被抢救过来之后对佩拉斯卡说：“谢谢你。”佩拉斯卡对他说：“你让我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对任何事都看不惯，都愤愤不平，总想着去改变世界。”费伦茨说：“你做到了。”佩拉斯卡笑着回应：“我

只是说了一些废话，那适合我。”

这个优雅的意大利牲口贩子不仅拯救了5000多名犹太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他在一片绝望声中挺身而出，为有欲望反抗却没有勇气改变现状的人点燃了希望之光。恰如法兰兹所说的：“我只有一套衣服。”他隐喻自己是一个懦弱的人，但求自保，怯于改变。他对佩拉斯卡的解读是：“你有7套衣服，每天可以穿一套。”佩拉斯卡答道：“若我是一件衣服，我宁愿挂在衣柜里，美好而宁静，没有任何麻烦。”是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承受的能力远远大于改变的勇气。所谓卓尔不群，就是那些改变的勇气大于承受能力的人，是那些敢于改变别人命运的人。佩拉斯卡就是那个人，当责任与危险降临，他不会问“为什么不是别人来救我”，而是选择挺身而出拯救别人。贪生而不怕死，这才是人性中最震撼的力量。

这个充满力量的男人又有不失优雅的另一面。战乱、杀戮、死亡令大家活在这无边无际的焦虑与恐惧中，而他还不忘从餐桌上拿走那只怒放的红玫瑰送给悲观的杜睿夫人，对她说：“这时还能喝上一杯茶，已经觉得生活很美好了。”

他对生命的关照不仅仅是活下来，而是更美好、更乐观、更幸福地活下去。

随着苏联红军进入匈牙利，这些被佩拉斯卡保护下来的犹太人终于解放了。佩拉斯卡却因为战事中以西班牙外交官的身份与匈牙利政府、军队频频往来而成为苏军通缉的

对象，踏上逃亡的列车，回到了他的家乡意大利。

是的，当看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会说，这是一部影片，名字就叫《佩拉斯卡》，一部在圈内好评如潮的电影，一个知名度与《辛德勒名单》比肩的二战题材影片。佩拉斯卡确有其人，后来的故事是这样的——

战后，佩拉斯卡和妻子一直平静地生活在意大利一个名为帕多瓦的小镇。那些被他解救的犹太人及其子孙一直在找寻他。直到1988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才为世人知晓，传奇中的佩拉斯卡此时不过是小镇上一个开朗活泼而又普通至极的老人。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说：“我不能容忍人被当做动物一样对待，也不能容忍看到孩子被杀害。”

1992年，以色列政府栽下了一棵树，以他的名字命名。

1994年，佩拉斯卡逝世。

那棵叫做佩拉斯卡的树，如今依然繁茂。

想说的是，与当年选择留在匈牙利，以小人物的不屈服、不慌张、不退缩来拯救生命的壮举相比，我同样敬佩他隐居帕多瓦小镇的平淡，我想用伟大来形容这样的安静。因为，只有一个人格至伟的人，生命富含超强能量的人，精神基因超级强壮的人，才能够经得起大时代的急风骤雨，同时也过得了平凡岁月的安静至简——怎么过，都乐观，都幸福，都美好，都有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关照自己，辐射他人。

（辛 笛摘自《8小时以外》2012年第11期，李小光图）

“买M赠N”的实际折扣率

买M赠N是超市最常见的促销方式，例如巧克力买5送1。这种促销方式的特点是赠送的商品和购买的商品同质。各种不同类型的买多赠少的等价折扣率很容易算出来。

M相同时，N越多，折扣率越高，反之N相同时，M越高，折扣率越低。大超市里常用“买M送1”（M一般不高过10），等价折扣率在5折到9折之间。而即使是N>1的情况，M也至少是N的两倍以上，比如“买5送2”或者“买7送3”，这种情况下等价折扣率在7折左右。所以除了买1送1的特例，一般而言买M送N的折扣率都在7折以上。

假设商品原来价格为p，成本是c（为方便计算，设 $c=0.5p$ ）。商家做一次7折促销，促销前该产品能卖m件，促销后卖出了n件。

可以算出，促销前商家的盈利为 $0.5p \times m$ ，促销后商家的盈利为 $0.2p \times n$ ，只要 $2n > 5m$ ，也就是促销后销量是原销量的2.5倍以上，商家就有额外的盈利。如果要通过买M赠N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用买3送1就解决了，这种情况下每一次的销售都会有额外盈利。

组合装一起卖

如果说买M赠N是商家清仓尾货的惯用招数，组合优惠套装则是推新品时常用的一招。你是否常常看到XX品牌精品组合套装或者同时购买XX系列送小样的广告？这种组合的优惠方式又可以细分为无赠品和有赠品两种。对于送赠品的商品组合，我们可以把赠品视作另一件商品。不管是有赠品还是无赠品，我们只要分别计算和比较组合的价格和组合内部产品的价格之和，就可以算出等价折扣率，判断出是否划算。

以洗发水为例。某品牌200ml洗发水的价格是19.5元，同系列200ml护发素的价格也是19.5元，如果分别购买需要 $19.5+19.5=39$ 元，但组合装价格只要37元。等价折扣率就只有 $37/39=94.8\%$ ，大概是95折。

神奇的第二杯半价

肯德基、麦当劳经常会有某些饮料或者冰

买的哪有卖的精

● 蕾拉

激凌，以“第二杯半价”为卖点。神奇的第二件半价给人以第二件是5折的颇具诱惑力印象，然而稍微算下就明白，实际的折扣只有 $(1+0.5)/2=0.75$ ，也就是75折。一杯9元的饮料卖6.8元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第二杯只要4.5元听上去就悦耳很多，关键是由由此带来的销量为商家带来的盈利远超过让利的成本。

一杯冰激凌售价10.8元，假设成本为3元，购买者可以自由搭配购买。

无第二杯半价，售出m杯冰激凌，商家的利润为 $(10.8-3) \times m = 7.8m$ 。

有第二杯半价，售出n杯冰激凌，商家的利润为 $(10.8-3) \times (n/2) + (5.4-3) \times (n/2) = 5.1n$ 。

由于成本低廉，第二杯半价优惠后，只要销售量可以有所提升，商家就能扩大利润。要说的是，上面仅仅是分别计算了两种情况，实际中即便第二杯半价，售出的n杯冰激凌，也不全是一次买两杯这种情形，所以 $5.1n$ 还只是最小盈利而已。一般而言，采取第二件半价这种捆绑销售方式的商品以快餐食品和小商品为主，成本都不高，只要销量可以上升，商家就能有更多的盈利。





天阶

◎赵 恺

在一次晚会上，我朗诵自己写的诗歌《二泉映月》。

为朗诵伴奏的，是二胡表演艺术家闵惠芬。

晚上演出，下午和她做准备。

诚挚、率真、善良、热烈，和闵惠芬对坐，心弦和琴弦共振。

与音乐有生死之约，自8岁始，一把胡琴伴随一生。

二胡是东方乐器，亦是平民乐器。平民喜爱，闵惠芬便喜爱平民之喜爱。

她去过苏北高邮湖，登上船上的水上小学，为渔家孩子演奏。恭敬虔诚，置身船头仿佛置身维也纳金色大厅。

她去过甘肃镍矿，乘坐卡车跑了5个矿井。戈壁为剧场，车厢为舞台，她为矿工演出。获得上海文联授予的“德艺双馨”称号，颁奖仪式，她请来甘肃镍矿矿工。从矿工手上接过荣誉证书，是她的最高荣誉。

去过以干旱贫穷闻名于世的定西。坐在一个红柳沙墩上拉琴，老乡围着红柳沙墩听琴。听众之中还有一头牛。这牛也奇，琴声一起，它站定不动，仿佛一座生出耳朵的山。老牛知音，闵惠芬想与知音合影。牛却俯首不动。闵惠芬懂得牛的心事，便专门为它加演了一曲。老牛这才乐了，巍峨大山温顺得像个孩

子，依偎着闵惠芬合影作别。

曲终人不散，满坡响起大西北“花儿”。

重病，医生从未见过的病。与死亡抗争了17年。如何手术？从右肩到右肋得割出一条七八寸长的口子。对于一位右手执弓的弦乐艺术家，这意味着什么？

琴手惶恐发问：手术后，我还能拉琴吗？

医生悲怆作答：要做好不能拉琴的准备。

问答之间，她们相拥而泣。

3次手术，3次化疗，命运把闵惠芬推向地狱的门槛。眼睁不开，耳听不见，她进入混沌迷蒙。冥冥之中看见一条蓝色云带，她向着缥缈云带飞去。就在那一刻，听见一段乐

句。她知道，这是天籁。想记录天籁，可是举不起右臂。不能记录，天籁就不肯离去。盘旋、依偎、缠绕，乃至支撑、激励、召唤，直到她的体力渐渐恢复，直到她记下这段诞生在天堂的旋律。静卧病床，闵惠芬把这段乐句发展并结构成为一部作品。她把作品命名为《音诗—心曲》，并委托弟子演奏。

作品公演，闵惠芬去听了。

她说：音阶，天阶。历经劫难的我对此刻骨铭心，美的创造，当是生死攀援。

（宋德禄图）

其实所有的捆绑销售，都是利用消费者求划算的心理，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毕竟商家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让利了，尽管实际上他们更赚钱。这种通过让利带动销量从而获取更

大盈利的促销方法，给消费者也带来了不少好处。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你是否真的需要买这么多。

（休 休摘自果壳网，喻 梁图）

1910年10月27日，托尔斯泰给妻子留下一封信，在雪夜中静悄悄地乘了一辆马车，由医生和女儿陪同，背着妻子秘密离家出走。途中一波三折，时年82岁的老人终于病倒，只好放弃马车，匿名改乘火车，最后躺倒在阿斯达波沃火车站的站长室，一座红房子里。消息传出后，家属赶到了，朋友来了，警察来了，读者来了，农夫来了，学生也来了。大家只想知道托尔斯泰的

情况。

小站上有一列火车，在一个车厢里，住着一位老妇人，已经好几天了。她不时从车厢下来走向红房子，人显得疲惫、迟钝，举步维艰。她就是索菲亚，托尔斯泰的妻子。数天前得知丈夫离家出走，一度精神失衡，企图自杀。她与家人赶来，但被医生和女儿拒绝进入站长室。理由是，怕刺激老人家。她只好绕着红屋转来转去，不时敲一下窗子，让女

儿出来，询问丈夫的病况。《新时代报》当时报道：“列夫·托尔斯泰的妻子给人的印象是病倒了。说话时全身战栗，激动，声音发抖。她哭了。使人打从心底里同情她。她贴着列夫·托尔斯泰在里面休息的房子走来走去，像一只颤抖的小鸟，希望进入它的巢，里面有它的至爱。”直至托翁进入弥留时刻，已经神志不清，才让憔悴得几成朽木的老妻进去。屈指细数，两人已经共同生活了48年！

丈夫逝世后，索菲亚孤独地生活。孤寂的日子使她有机会反省，深感有必要说些什么。她选择了不再沉默，她要写她的人生。写出来，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我的人生》厚达千页，1919年她逝世后，只有某些章节在俄国零散地刊登过。这部巨帙是根据她和托尔斯泰的日记、笔记、与亲属朋友的来往书信，以时间为线索整理出来的，所有原始材料还完整地保存着。这部资料丰富的作品一经面世，马上引人注目。她写得真诚、委婉，流露出丰富的内心世界。她对命运既有所意识，也企图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原本性情。她忠于事实，直至使你感到不忍。她痛心地说：“我们分居地生活在一起。”但能够生活在丈夫身边，她感到骄傲，“这是我的使命，我的命运，我的目的，换句话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索菲亚有着怎样的一生？她一生共生下13个孩子，另外数次流产，直到43岁还在怀孕，导致坐骨神经痛。13个孩子，养活了8个，她经历过5个孩子夭折的伤痛。“我

托尔斯泰夫人的说不尽

● 卢 岚



深深地爱着我的孩子们，直至痛苦”。她的一生就是为托尔斯泰无穷无尽地抄写，无穷尽，就像一个透了底的水桶，永远装不满。“《战争与和平》，我不知抄过多少回”。她的一生就是从早到晚为家务、为庄园事务忙个没完没了，总是挺着肚皮，无论远近，及时赶到；管教越来越多的孩子，要组织马夫、厨子、仆人等20多个下人的工作、生活，平息他们之间的不满和争执；还要为丈夫缝制衣服，他永远不穿外边制作的衣裤。孩子越来越多，开支也越来越庞大，而这个贵族之家，虽然拥有宽广的领地，却并非你想象中那么富有，要靠版税来支撑，不时以马铃薯来待客。而丈夫呢，只关心她的肉体，对她的精神世界、她的疾病，对孩子们的抚养、教育、健康等置若罔闻。作为一个御医的女儿，索菲亚从小在克里姆林宫长大，生活在围绕着皇室的上流社会中，结婚后突然来到乡间，进入一个小王国般的417公顷的领地，感到迷失。她很快发现，这种乡村生活不是她想要的。但她必须直面现实，一丝不苟地尽着妻子和母亲的职责。

当初列夫还是一板一眼管理庄园，饲养各种家畜，剪下羊毛送到莫斯科，种菊苣，事事亲力亲为。后来将这些事务逐渐转移到索菲亚肩上，他就实现他的文学野心——“写一部我们这个世纪的，有着欧洲本真的真正历史故事”。

索菲亚全心投入到这部巨著的抄写工作。不管情绪如何，身体状况如何，是否疲



——索菲亚和女儿托尔斯塔娅（历史资料）

倦，每天晚上去取他日间写下的草稿，抄写得清楚利落才送回去。有些词他只写开头一两个字母，索菲亚就知道意思，给他完整地补写到原稿纸上。次日早晨他再次增删修改，往往又增加了数页纸，午饭后她再取过来，重新誊抄一次。先后抄过多少回，已无法计算。哪些地方修改最多，哪些地方几乎没有修改，她最清楚。每天晚上杂务完毕，着手誊抄时，是她最美好的时刻。

一部书稿要修改7次。索菲亚向托尔斯泰念《战争与和平》，到某些段落，他痛苦得泪如雨下。平日无论置身何时何地，他永远不快乐。你休想从他的照片或肖像画中，找到哪怕一丝半缕的微笑。你会怀疑他是否会笑。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诗人把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提取出来，放到他的作品中去，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美，而人生并不美。”又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在痛苦中衰竭的同时，也烧毁了别人。”那么，第一个被烧毁的，还不是近在身边的妻子吗？

外界对他们夫妇谣诼纷

纭，对索菲亚不利。

索菲亚逝世前不久说：“我跟列夫·托尔斯泰共同生活了48年，但我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作为他的妻子也不知道，还有谁能够知道呢？但她毕竟知道极其重要的一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只有当他在创作的时候才是伟大的，一旦离开了笔杆，就与常人无异。索菲亚也是常人，同样矛盾，火气，嫉妒，最终还是通情达理，“当我意识到我在服侍一个伟人的时候，我就有力量承受一切。”

索菲亚的晚年生活孤寂，担当着“恶神”和“剥削者”的罪名，忍辱负重，将屋子里所有的书籍和物品进行了大盘点，详细地做了厚厚的一大册记录，使绝大部分物件得以保存下来，故居得以保留当年的原样。现在你去波里亚纳，会看到书柜里面放着2.8万册各种语言、各种类别的藏书，看到墙壁上挂满托尔斯泰家庭成员的照片、肖像画、油画，大厅里放着两架钢琴，书房里陈列着手稿、修改过的清样、信件、圣像，书桌上摆设着烛台、墨水瓶、座钟等。在托尔斯泰的卧室里，当年的生活用品如衣服、手杖、药物等还在原来的位置，连他出走前熄灭的蜡烛还保留着。所有这些，都是这位伟大的女人“承受一切”的结果。这位尊贵的夫人，让人明白了俄罗斯的伟大女性是怎样的，什么叫做“忍辱负重”。这不也就是索菲亚·托尔斯泰的魅力所在吗？

（铭 名摘自《作家》2012年第11期，本刊有删节，李晨图）

慢车到广州

●舒国治



我常会登上一些很没必要的旅程，去到一些颇沉闷的地点，有时还选择了一些很不便利的交通工具，将自己弄得单调甚至微显困顿的境地。但很奇怪，我又常常一下子便忘却了它是怎样的无聊。

自上海至广州的火车，原拟买的车次票已售完，只好买另一趟，此车较慢，需28小时多，多出4小时。

上车不久，大约还不到嘉兴，有类似“铁路侦查”的两个人进入车厢查票。

上铺问完问中铺，中铺问完问下铺，接着问我对面下铺的一位年轻妈妈：“票在哪买的？”“在南通。”“手续费多少？”“5元。”“就5元，没多收？”“没有。”

车行缓缓，微感寂寥，最好是睡觉。事实上我选乘火车，便是图睡觉。白天睡，晚上也睡。然这一个月火车旅途，竟皆睡得不多。香港至北京(T98)，车行24小时，停的站很少，原希望总可睡个十几小时，不成。北京至太原的火车上，车行八九个小时，却因邻床打鼾，我还倒头睡了5个小时，听其余受害乘客说，他们一夜没怎么睡成。

躺在铺位上，睡了一下，仍是醒着的。耳中多半

是对面下铺妈妈与活泼好动的2岁儿子的南通语言，便这么似听似没听地流入耳际。想着想着，南通有个张季直，是清末至民国响当当的名字。想着想着，突又想起1986、1987年间大陆有个电影团访美，在纽约我恰遇到了老导演桑弧，聊了几句，其中我不知怎么说到赵丹似乎很有语言天分，上海人学说北方话竟说得极好。桑弧告诉我，赵丹是南通人。

在大陆，每到一地，手机会自然收到短信，这么一来，一路上短信不断。一下子“江西欢迎您”，一下子又“湖南欢迎您”。因是火车，深夜跨省极可能，只见好几个乘客在就寝前便关机。我自也照样做了。

手机，是搭火车最大的缺憾。人人在用手机，有的一直讲，有的一直按键，有的一直有电话进来……总之，车上原先平静的风景，因手机出现后，便平白添上了太多碍眼画面。

这列火车，不知怎的，盒饭甚难吃。午饭难吃，晚饭依然难吃。但我跟自己讲：“吃吧，吃几口算几口，免得中途饿了更增烦恼。”大多乘客，皆吃的是泡面。亦有的早买好大包小包的零嘴，一包一包地打开吃。

所有的人在别人面前，或吃东西或做这做那，完全没有隐私；只有在你漫眺窗外，忽略身旁诸态时似才略略“有了一点个人”。这种感觉，老实说，我有些喜欢。这是所谓的群众生活，台湾早已不甚具备了。

有些台湾人或许太多的个人私事、太多的自我幽怜，终弄到要生出像忧郁症那样的病来。

这列火车，每隔一阵，总要停下来，让别的列车先走；这么停上两三次后，乘客们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抱怨起来，说的皆是一个“慢”字。有谓原先

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不但是人，就是猫狗，也都有它的命。就是一件器物，什么时候毁坏，在它造出来的那一天，就已经注定了。

江西景德镇，有一个瓷器工人，专能制造各种精美瓷器。他造的瓷器，都很名贵。他同时又是个会算命的人。每回造出一件得意的瓷器，他就给这件瓷器算一个命。有一回，他造了一个花瓶。出窑之后，他都呆了：这是一件窑变，颜色极美，釉彩好像在不停地流动，光华夺目，变幻不定。这是入窑之前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他给这个花瓶也算了一个命。花瓶脱手之后，他就一直设法追踪这个宝器的下落。

过了若干年，这个花瓶数易其主，落到一家人家。当然是大户人家，而且是爱好古玩我的收藏家。小户人家是收不起这样名贵的花瓶的。

这位瓷器工人，访到了这家，等到了日子，敲门求见。主人出来，知是远道来客，问道：“何事？”“久闻府上收了一个窑变花瓶，我特意来看看。我是造这个花瓶的工人。”主人见这人的行为有点离奇，但既是造花瓶的人，不便拒绝，便迎进客厅待茶。

瓷器工人抬眼一看，花瓶摆在条案上，别来无恙。

主人好客，虽是富家，却不倨傲。他向瓷器工人讨教了一些有关烧窑挂釉的学问，并拿出几件宋元瓷器，请工人鉴赏。宾主二人，谈得很投机。

忽然听到当啷一声，条案

上的花瓶破了！主人大惊失色，跑过去捧起花瓶，跌着脚连声叫道：“可惜！可惜！好端端地，怎么会破了呢？”

瓷器工人不慌不忙走了过去，接过花瓶，对主人说：“不必惋惜。”他从瓶里摸出一根方头铁钉，并让主人向花瓶胎里看一看。只见瓶腹内用蓝釉烧着一行字：

某年月日时鼠斗落钉毁此瓶

这是一个迷信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是编出来的，不过编得很有情致。这比许多荒唐恐怖的迷信故事更能打动人，并且使人获得美感。一件瓷器的毁损，也都是前定的，这种宿命观念不可谓不深刻。这故事是谁编的？为什么要编出这样的故事？迷信当然不能提倡，但是宿命观念是久远而且牢固的，它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潜伏。人类只要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迷信总还会存在。许多迷信故事应当收集起来，这对我们了解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心理素质是有帮助的。从某一方面说，这也是一宗文化遗产。

（林冬冬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受戒》一书，Getty Images供图）

花瓶

●汪曾祺



浙赣线没修路时，应该24小时可到，而今必须28小时；现在再这么停，那岂不是要开30多个小时？

我仍旧回到铺位躺着，只是没睡着，但也不怎么希望自己像他们那样烦恼车行之慢，可是似乎又难免烦上几分钟。噫，近年来人们愈来愈有“不耐延迟”“不甘慢抵”的意识，我怀疑这亦是一种时代病。当人还不太“现代”时（如30年前），飞机多飞了七八个小时，人也不

气；如今一听要飞14小时，而本可只飞12小时，便这2小时的吃亏，已然要发脾气。大多的台湾旅客早已如此，大陆的旅客看来马上要迎头赶上。我越来越想教自己褪掉这种“求快”“恨慢”的意识，乃我太多时间都甘愿浪费掉了，计较这火车飞机的数小时之速又是何苦？

（陈岩摘自《时代周报》2012年11月9日，张骏图）

方言趣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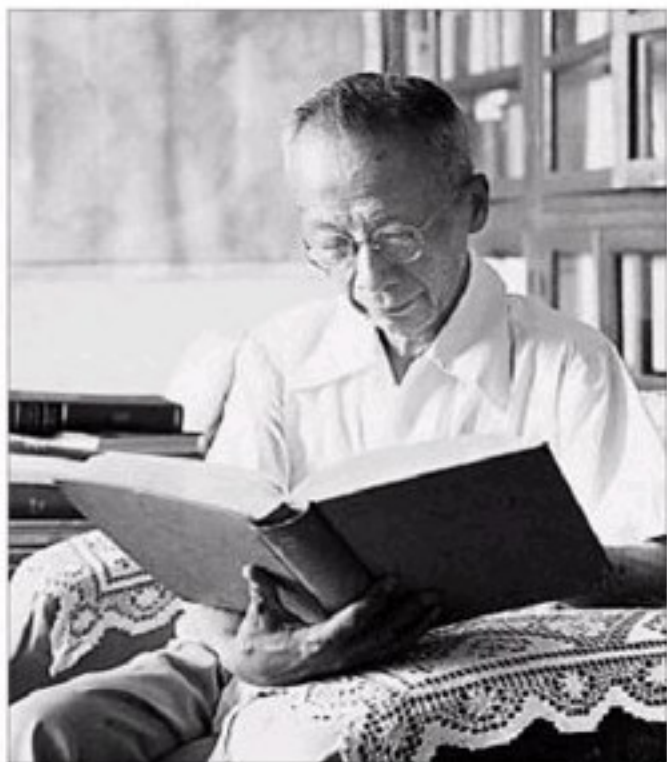
● 裴毅然



梁启超

中国方言可谓世界一绝。全国书同文，然各地语不同音。

戊戌时期，光绪召见梁启超，梁启超的粤方言将“考”说成“好”，把“高”说成“苟”，光绪听不明白，彼此不能达意。据说光绪原本准备重用这位25岁维新新锐，擢为侍从之臣，然因难懂广东方言，仅赏六品顶戴，叫他去办大学堂译书局，也算“专业对口”“才尽其用”。1949年



竺可桢

后，一次政协会上，竺可桢先生发言因绍兴口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竺先生慨曰：“我说英语能够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出家乡！”1937年9月，斯诺夫人从延安去黄陵，中央保卫局给她派的“特务员”乃是来自江西的老红军，一口难懂赣语，“h”念成“f”，软音读作硬音，陕西农民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南方话，反而得由外国女士来当翻译，真不知谁为中国人。20世纪20年代，南方学生上北京读书，兜转沙滩附近租房。房东为求保险，一般只愿租给带家眷者，三两句话谈妥价钱，会加问一句：“您有家眷吗？”南方人以为问的是“家具”，答曰：“家具不是你们提供吗？”房东大怒，还有可能动武，已经谈好的租约就这么稀里糊涂崩了，南方租客还不知道毛病出在何处，不明白对方怎么突然翻脸。

沈从文长期居京，然乡音难改，湘西味儿特重。“文革”结束后，沈从文赴美讲学，其连襟、汉学家傅汉思教授当翻译，常有听不懂之处，只好按自己的理解“自行”转译。沈从文另一连襟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周有光先生，一次他对小姨妹张兆和说：“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不料，与沈从文一起生活半个世纪的张兆和答道：“我只有一成听不懂！”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

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学生听课并不踊跃，语言是一大障碍。起初，选鲁迅课的学生相当多，旁听的也不少。可鲁迅满口绍兴普通话，粤籍生实在听不懂，听众便渐渐稀下来。“原来挤得座无虚席的现象，也渐渐变成寥寥可数的冷落现象了。”当时国语尚未普及，江浙川湘鄂粤各省教授各讲各的方言，很妨碍交流。上海的暨南大学，“同学要跟教授说话，先以国语，国语不达意，则改用上海话，如上海话又不适用，那么只好各说各的



沈从文和张兆和

了。”好在学生适应能力强，无论教授讲什么方言，一个月下来，大致都能听懂，只是最初的一个月，苦了学生要艰难“适应”。

20世纪初，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离职回国，纽约市商会为他设宴饯行，汉学家夏德教授做翻译。夏德先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亦不便推辞。然而当这位总领事起身致辞，夏德教授大为恐慌，因为总领事说的是福州话，他一句都

原创



鲁迅

听不懂。夏德教授又不能向商会方面解释中国方言太多，他一句也听不懂，于是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默不作声，大记笔记。当领事说完，夏德教授起立用英语译曰：我这次离纽返国，心里充满一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将重返祖国，能见久违亲人；悲的是与纽约诸新交旧识从此握别……如此这般，情文并茂。当他“译”完，全场热情洋溢，掌声如雷。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夏德教授将这事讲给他听，胡适绝倒，直至晚年记忆仍新。唐德刚先生认为这一类的笑话太多，中西方都有，好事者如收集之，可编出一部真实的《笑林广记》，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趣事，甚值一做。

当然，方言的麻烦还不仅仅在于不便交流有碍沟通，更多的时候还是一张“地域身份证”。一个外乡人，一张口便暴露了身份，遭受当地人的欺负便是常事。这不，本人乃杭州人，在杭州“打的”、购物、问路，绝不说普通话，更不敢说上海话。到了上海则尽量说沪话（只敢仿说最有把握的几句），过了长江便操普通

话，为的就是怕被当成“外地人”。说起来，本人很怕去川鄂湘粤，因为不会说这些地方的方言，生怕被“杀猪”。20世纪70年代，本人上山下乡于遥远的东北大兴安岭，在深山密林寒风呼啸的筑路队帐篷里，上海知青时不时攒过来一句“阿拉大上海，侬呢小杭州”，噎得我们杭州知青上不来气。不过，语言问题确实连着经济实力。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炮舰厉害，英语便随着英国的炮舰“走向世界”。

方言也有相当的好处，有时甚至救命。粤人龚楚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潮汕途中，于江西瑞金附近的周家排被国民党军抓获。此时，双方主力已经接战，鏖战正酣，国军营长下令将抓获的3个敌俘“拖到后面通通枪毙”。龚楚此时，不自觉地感叹道：“唉！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乡呢处！”这些话是用粤语讲的。那营长一听，忙叫道：“把那个高佬拖回来！”原来营长也是广东人。接下来，国军营长与龚楚



龚楚

用家乡话一番对答，居然认了老乡，先松绑，再给3块银洋，要他随副官伙夫先行后撤。

西安事变后，潼关至西安不通客车，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处于敌对状态。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博士，虽然长着张洋脸，却操一口陕西话，提一只睡着新生婴儿的篮子，对潼关车站的司机与军警说，丈夫生病，亟须她回去，居然得到额外放行，只是警告她要当心前面的东北军。一口陕语，居然可过封锁线。

改革开放以后，粤省得地理之便、占先行之利，“想发财，上广东”，一时了得。于是，那十来年粤语很吃香。“洒洒水啦”“毛毛雨啦”“炖母鸡啦”（对不起），到处可闻。火车上、机场里，广东人的声音特响，自我感觉也特好。近日得知，粤语当时还存“夺嫡”之心哩！粤港民间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民国初年审定“国音”，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落败于京音。这一本无依据的传言居然还“闯”进学术圈，得到某些港籍语言学者的附和。从社会学角度，这种“一票之差的惋惜”当然隐含了方言优越感。二战后，香港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一中等口岸迅速跃升为特等口岸，超过了原来远为发达的上海。经济的优越感带动了方言的优越感。虽说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心理，但终究不讨非粤人士喜欢。

形形色色的方言，惹生出形形色色的故事。各地的方言土语，有时好笑，有时增趣，有时则会让你遇到想象不到的尴尬，有时则能排忧解难、逢凶化吉。当然，入乡随俗，无论跑到何方圣土，最好学上一两句当地代表性方言，以备不时之需。



王朝的盛衰周期

●许倬云

中国自古以来有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似乎是一种周期。历史学家眼中也有一个周期，他们认为朝代由盛转衰是一定的，开国时必定兴盛太平，而这个朝代将要结束时，一定是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这两个观念中所说的“周期”，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规律，却正好描述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将其当做一个复杂系统来看，它是如何逐渐失去自己的调节能力，以至于不能面对困难的。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先说分合观念。中国是很庞大的地区，各个地理区域天然条件不一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必须是各个区域之间能够互补而无冲突。朝代刚兴盛的时候，通常是大乱以后，一个新的秩序出现了，各个地区可以重新调节，彼此形成互补的关系；在各地区之间协调与重新分配资源，也正是一个新政权的重要任务。建立一些新的交通网和新的管理制度，都是为了要把若干互相冲突的地区，重新放在一个系统之内，这个调节的过程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汉代分裂以后，要到唐代才重新建构起一个南北之间相互协调的新秩序。汉代是东西方向的结合，物产和人力资源都是靠横向的几条大路和纵向的分支路线，将帝国结合为一个整体。汉代崩溃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南北分裂，各走各的发展路线。中间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其实南北的物产和人口配置都已经不一样了，隋唐之间建立的大运河，就是重新结合南北的一个新的配套设施。

各区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也因为新的资源分配而有所不同。秦汉的核心，是在于关中和中原的配合，隋唐也是如此。但是在宋以后，核心实际上在逐渐南移。北宋虽然中央政府在北方，但财富和资源都已经移向南方，甚至于南方人才也逐渐多了。这个南移的趋向延续不断。南宋时代疆域只有北宋的一半，但国家的财力不但并未减少，反而比北宋时候更好些。“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到了明代，南北的差异更为显著。政府保持南北两直隶作为中央直辖的领土，在这南北两个直隶之内，不分封任何亲王。但实际上，北直隶是北京的外围，大量的军队驻屯在这些地区，南直隶却是财富的所在——经过大运河往北方运粮食，是北京建都后主要的粮食供应方式，明清两代都如此。到清代晚期，沿海地区，如华南和东南，都是支持国家的主要资源所在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取决于中央政府能不能有效地掌握各主要地区的资源。

人才的选拔机制是否合理

再说盛衰周期。朝代刚起来的时候，似乎满地都是人才；朝代结束的时候，人才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而且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也就是说，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在开国之初，功臣将相来



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人才聚在一起，又经过打天下的历练，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他们的合作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一代、两代过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纨绔，只知享乐，不会办事。皇室集团本身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团体，再加上逐渐有了皇权传嫡子的规矩，这个可以从中选择领导的人才库，就非常狭小了。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作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

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的互动

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自从秦汉以后，下层和上层之间都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几千万到上亿的人口，散居在庞大的疆域之内，不能完全靠国家权力来管理，必定要创造合作与共处的环境。因此，在国家公权力之外，一定还会有社会力量，与国家一起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秦汉时代，所谓豪族、大族，有一部分是依附在政权上形成的权贵，另



外一大部分，却是在地方上形成的宗族力量。广土众民的中国，政府也没法纯粹靠公权力来管一个个老百姓，老百姓抱成团，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帮助的。政府只要管住每个地方的大族，大族会管好自己的成员。秦汉的大族、豪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很久，虽然名称不一定相同，这种结构却总是存在的，这是庞大人口和地域能够结合成一个大国的基本条件。这种团体聚合形成的社会力，不仅能够协调群众权益与政治权力的平衡，也能发挥一种社会福利的功能，为团体之内的群众谋取社会福利，使穷苦无依、鳏寡孤独者有所依靠。

这些基层社会力量的意愿，和对于政权统治方式的反应，都是政权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央的权力团体和社会力量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公权力的行使往往就不是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常运作为目的，而是以公权力压制社会；社会力不能影响政治力的时候，社会力必定像决堤一样，冲破约束，颠覆政权。

强人政治的不稳定性

秦汉到隋唐之间，常有强人政治出现，甚至于强人篡位，创立新的朝代。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每个朝代都是强人建立的，政权的转移往往只是中央执政者的改变，一般老百姓一睁眼，忽然发现有了新皇帝。这种改变构成的朝代，国祚不会长，老百姓受到的惊扰倒也不算多。可是这样的改朝换代，往往只在中央换一些新人，其中有些人可以感受到老百姓的需求，有些人却只是因为人在权力中心，顺手牵羊，窃取了政权，并没有改变僵化的中央政权的意愿。宋代以后，篡窃现象几乎不再出现，无论权力核心如何腐败和无效，却没有强人取而代之。这种现象出现，有一部分是因为宋代以后，君臣伦理的思想变成儒家的正宗，一般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都不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天换日。只有老百姓实在穷而无告，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造成巨大的民变。明代的流寇和清代的屡次变乱，都是这种例子。这说明意识形态在成为钦定的正宗时，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明 锐摘自上海文化出版社《大国霸业的兴废》一书，图选自辽宁美术出版社《中国历代人物造型艺术》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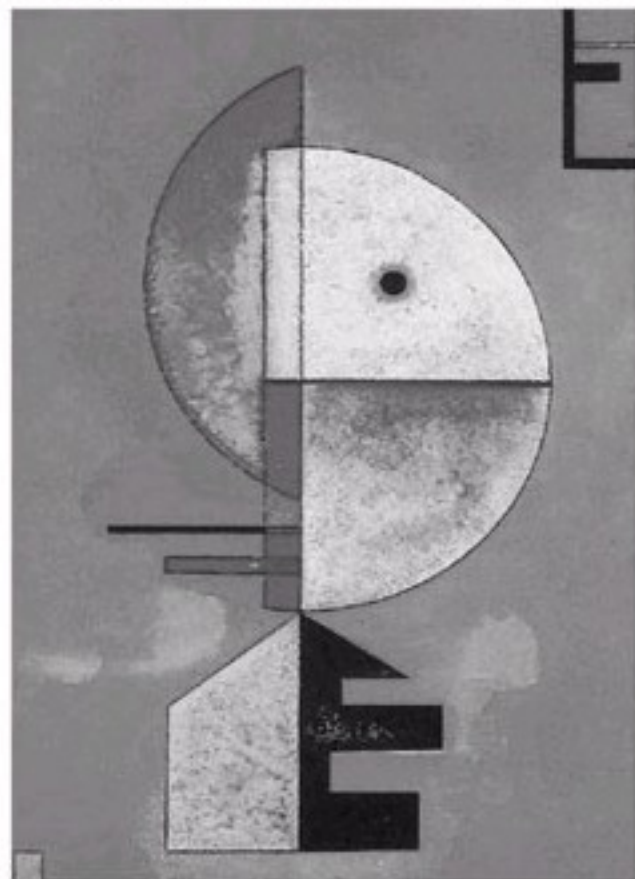
抽象艺术美不美

●周静嫣

对有些人来说，抽象艺术很难欣赏，画布上那些不规则的色块、看似随意勾勒的线条，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就拿美国画家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来说，那些随意泼洒颜料而形成的画作，有些人看来丑陋无比，有些人却从中感受到澎湃的激情和对自由的歌颂。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学院的霍利·多兰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志愿者的任务很简单，每个人会看到两两配对出现的几组画，每组中一幅出自著名抽象艺术家之手，另一幅是业余爱好者、婴儿、黑猩猩或者大象的涂鸦。志愿者必须判断每一组画作中自己更喜欢哪一幅。

有 1/3 的画作没有署名，其余的则标明了作者身份。令人纠结的是，一些署名被弄错了，因此有可能志愿者认为自己看到的是黑猩猩的涂鸦，实际则是著名抽象艺术家的大



康丁斯基作品

作。

有人也许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根本不可能分辨出来。然而在每一次测试中，志愿者普遍更喜欢的作品都是由人类艺术家完成的，即便有的作品他们确信是由动物或是孩子画的。由此可见，志愿者能够从画作中感知艺术家的用心，即使他们不能够解释缘由。

含混的画面让大脑猜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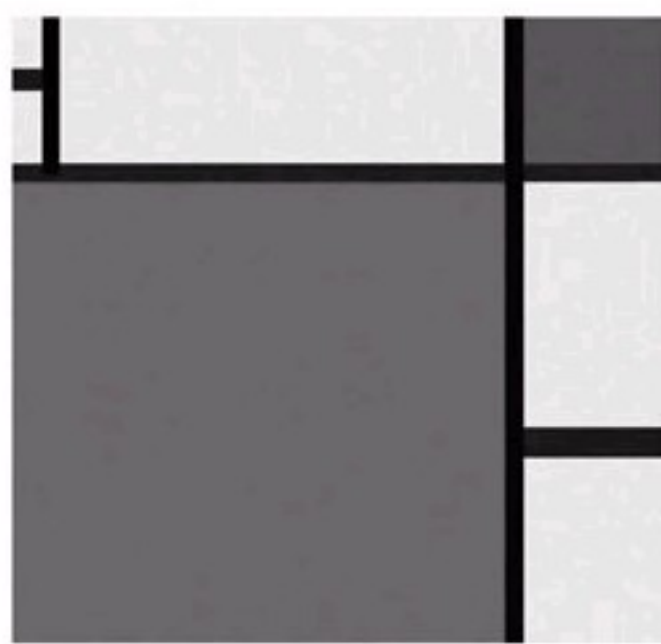
面对一幅现实主义作品，我们可以观察人物脸上的表情，或者在生活场景中发现象征符号。但是，在与现实世界毫无相似之处的抽象作品中，艺术家如何抓住我们的注意力？

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要求志愿者判断是否在画作中看到了熟悉的东西。结果，即使没有明确的对象可供选择，依然有 1/4 的人声称他们辨认出一些现实存在的东西。接着，研究者要求志愿者评价，在他们眼中这些艺术品究竟有多大的感染力。结果显示，志愿者回答问题耗时越长，对画作的辨识度越高。稍后的大脑成像扫描表明，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似乎充满了广泛的神经系统活动。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大脑将这些图像视为谜，努力“解答”，破译其含义的难度越大，在辨识成功的那一刻获得的满足感越强。

平衡布局吸引大脑

这一研究并不能帮助我们

进一步理解更为抽象的艺术作品，比如波洛克和蒙德里安的画作，因为这些艺术家没有给予任何能让大脑捕获的可辨识的具象。但是，画中那些布局平衡的组成元素对视觉系统具有吸引力，从而以另一种方式



蒙德里安作品

获得了我们的关注。

来看看蒙德里安的艺术创作。他的作品仅由横线、竖线以及被线条所包围的色块组成。乍看很简单，但是视觉跟踪研究表明，其图案是经过巧妙布局的。如果将画作旋转，那观看它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变。一开始志愿者的目光趋于在画作的某些部分停留更长时间，当旋转图画后，他们则会更快速地扫视画面。研究者得出结论，这可能是旋转后的画作在志愿者眼里不再那么悦目的缘故。

替换颜色得到的效果很类似。比如，画作的一角有一大方块红色，对角上有一小方块深蓝色，周围则是白色，形成强烈的反差。当研究者调换这三种颜色的位置后，平衡被打破了，志愿者感到浏览画作不再那么有趣了。对其他作品的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瓦塔涅尔的研究中，志愿者同时欣赏原作和画面元素被重新布局后的画

外墙色彩

◎蔡 湛

这是发生在一家中外合资石化企业的真实故事。新厂区建成后，双方管理人员讨论外墙刷什么颜色。中方人员的一致意见是刷成灰色，上面浅灰，下面深灰，理由是灰色耐脏。但德方人员坚持刷白色，认为只要管得好外墙就不会脏。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中方领导作出让步，同意刷白色。他想，过一个月你们再看吧。然而，由于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管理规章，每半个月清理一次，加上员工爱护漂亮的外墙，几年过去了，外墙依然干净如新。

一件小事折射出不同的管理理念。中方人员从外墙必定会脏的思维定势出发，缺乏改变现状的信心，没有提出改进管理的措施，而是选择了耐脏的颜色；德方人员则以有利于文明生产和增强员工视觉效果为目标选择外墙颜



色，并以长效机制保证目标实现。两种不同的思维，自然带来不同的管理行为和管理结果。❀

（飞花似梦摘自《中国石化报》2012年11月9日，Getty Images 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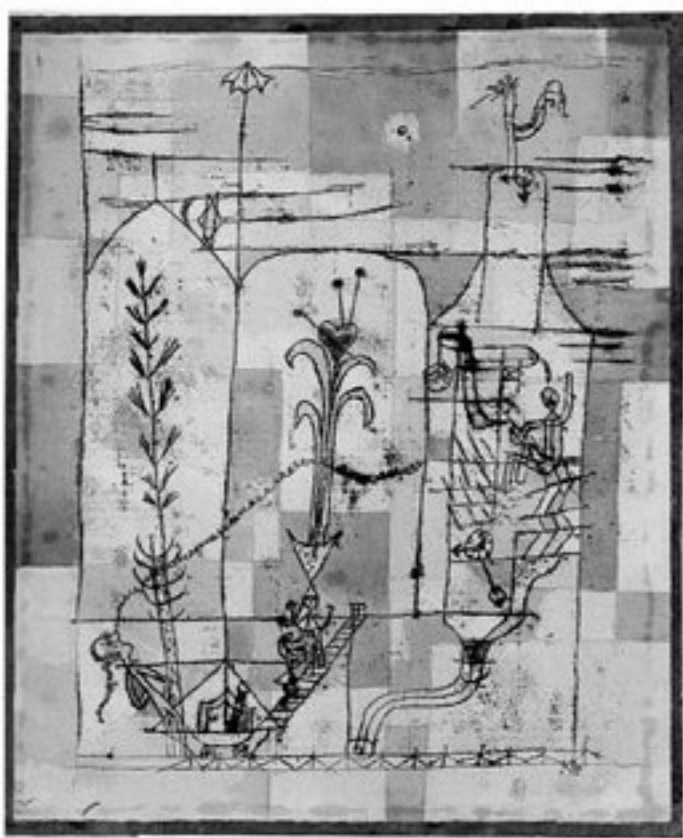
作。瓦塔涅尔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更喜欢原作，无论是荷兰画家梵·高的静物画还是西班牙艺术家胡安·米罗的抽象画。

瓦塔涅尔还发现，当看到画上物体位置变化后，大脑中有关含意和解释的区域活跃性下降了。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注意到了原作的精心布局，并且可以感知其背后的意图，即便我们还没有清醒意识到这个事实。保守地说，没有迹象表明黑猩猩或儿童可以进行如此周密的画面构图。

适度复杂让人愉悦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心理学家弗西斯认为，除去画面元素的平衡性，如果作品可以激发大脑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至最佳水平，那么我们也将被其吸引。她使用压缩算法来计算艺术作品的视觉复杂程度。这一方法试图使用最少字节来存储

一幅图像，作品越复杂，在硬盘上存储画作所占用的字符串越长。这是一个更为客观的评判标准。结果显示，很多艺术家都使用了适量的细节来取悦大脑，细节太少的作品很乏味，但太过复杂又会导致认知超载。



保罗·克利作品

此外，很多作品表现的内容呈现分形图形的特征，即以

不同的比例来重现主题。分形图形普遍存在于大自然中，例如连绵的山脉、蕨类植物舒展的叶片。人类的视觉系统在广阔的野外得以进化，因此处理这类场景更为容易。弗西斯进一步指出，画作中所包含的分形图形比通常情况下自然场景中的要复杂得多，于是，艺术家通过调配色彩来平复由于分形图形太过繁复而带来的不愉悦感。

我们的大脑究竟如何感知抽象艺术，是一个有趣而耐人寻味的话题，以上种种研究仅仅是一些尝试。每个人对抽象艺术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既是挑战也是自由。在科学领域，我们不懈地找寻规律，由此以新的方式来观察并欣赏世界。从某些方面来看，抽象艺术与科学的区别并不大。❀

（柯 科摘自《科学画报》2012年第11期）

末代皇帝的命运

●毛志成

中国历史，朝代众多，更替频繁。因之，末代皇帝也就有长长的一大串。每一个朝代的“王”，或曰“皇帝”，一开始“创基”时大都有一点本领或业绩。到了末代的“王”或“皇帝”，就成了这样那样的可怜虫。他们到死，也不会有所感悟，找不出颇具理性的原因。

夏桀

从某种意义上说，夏朝的启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他的父亲禹因治水有功，只是被部族推举为带有不固定性的首领，只有到了他儿子启才确立了国号“夏”，且有血缘承袭性的王。夏启一开始也曾仿效他父亲的艰苦朴素之风，吃粗食，卧蒿褥，兼之敬老爱幼，且又多建战功。但后来他却受“权力惯性”的支配，大肆享乐起来，尤喜打猎和酗酒，不久便死了。他的大儿子太康，比他还腐败，被后羿赶走了，将太康的弟弟仲康立了傀儡王，此人不久便病忧而死。而那个威风一时的后羿，也是个腐败分子，因迷恋喝酒打猎、不理政事而被人用酒灌醉，杀死了。此种人大都不得善终，值得研究。

禹的第14代子孙叫桀。此人是十足的混蛋。单就一件事就可看出：他为了修建以玉为主体建筑的宫室，占地10里，高10丈，费时7年。如此昏庸，安得不亡！

被禹赐给商地的头领名字叫契，第14代子孙叫汤，颇有德才。曾被夏桀投进监狱，后来逃掉了，自然要搞垮桀。桀竟然只带领了他的宠妃妹喜出逃，最后双双饿死在南巢山中。

周赧王

周朝（包括西周和东

周）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朝代，延续了近800年。开国的文王、武王确实有异乎寻常的作为，但到了末代子孙周赧王就成了可怜虫。他所管辖的，只剩了三四十座城池和3万多人口。强大的秦攻打过来，这位执政59年的周赧王还想凭自己的“天子之威”拼搏一下。凑集了五六千人之后，便向许多富户借钱，用来做军饷，并写下了字据。结果，他凑集的那几千乌合之众一遇上秦军就溃散了。富户们便聚到宫门大吵大闹，索还借款。周赧王不敢见人，躲在宫后的一个高台上发抖。后来人们称那个台子为“避债台”。没办法，周赧王只好向秦称臣。没过一个月，这位可怜虫就死了。

“后主”陈叔宝

南北朝时期的陈朝被隋军攻灭时，亡国之君陈叔宝与妃子一起跳井。后来世人称那口井为“胭脂井”，以此不难想象陈叔宝的荒淫生活了。

此人本来就是在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中侥幸登位的，称帝之后昏庸得很。不过，除了十分迷信、溺于酒色之外，还有一点文艺才能，据说舞曲《春江花月夜》就是他作曲兼导演的（诗是后人写的）。

似这样的亡国之君，跳井是必然的也是最佳的归宿。和后来的另一位后主李煜做了俘虏还在以诗词作秀相比，毕竟显得有点“勇气”。

他是南北朝结束时画的句号。但“后主”作为一个不吉祥的名词，又绝不少见。

隋炀帝

将南北朝混乱局面结束的隋文帝杨坚，绝对是高品位的



政治家，在世界历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他制定的《隋律》，特别是从严治皇族、从宽对待百姓的条令很得人心。但最为悲哀的是，他的儿子杨广却干出了弑父之事。

杨广即隋炀帝不是笨蛋，在未做皇帝时确曾有过战功，而且诗文也写得不错。但一经成了皇帝，就像许多同类皇帝一样，以荒淫无道为当然。而且，明知不会有好下场也要继续干坏事。某次照镜子时，指着自己的头说：“这样的好头颈，不知该谁来砍它？”

他是被缢死的。

隋文帝那样贤明，却死在儿子手上；隋炀帝年轻时曾经有过作为，但当了皇帝后旋即恶贯满盈，颇短命，说到根上，只是源于“帝制”二字。

“大唐”的断种

李世民（即唐太宗）英雄一世，但在200多年后，衍生了20个皇帝，最后朱晃（也称朱温、朱全忠）将唐朝的末代皇帝赶了下来，随后用酒毒死，继之立国号为梁。

朱晃还在名叫朱全忠的时候，就嗜杀成性，他在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时，路上将昭宗的200个随从全部杀死。随后，又将昭宗杀死。为了骗人，又假意立了13岁的唐系太子李祚当了皇帝，即昭宣帝。朱全忠几乎天天杀人，借个酒宴或说句玩笑话就可笑嘻嘻地杀死几十人。

昭宣帝在被迫下，只好将帝位“禅让”给他。他将昭宣帝贬为济阴王，派人毒死了他，谥为“哀帝”。

唐太宗的功绩至今还被世人（尤其是文人）颂扬着，但一想到他后世子孙的命运，也无异于一种讽刺。

“后主”李煜

李煜的词写得很漂亮，他父亲李璟也喜欢写词。但在理政上，实在是糟透了。他所统治的南唐，即使当宋已建国将他逼到江南一隅时，仍苟且偷生了十几年，而且溺于声色。后来宋军攻陷金陵，他便乖乖地投降了。被掠到汴京之后，借以消遣的方式之一就是写词。其中一大半是缅怀昔日的享乐之梦，也不乏借此作秀，向“新主”讨宠的意思。后来还是被宋太宗毒死了。作为皇帝，闲下来时写一点文学

作品，逞一逞雅，固然是好事，但为“雅”而弄到亡国地步，连死到临头时都不忘作秀，这样的悲剧就是双倍的了。在一切亡国之君中，李煜尤其可怜。

徽、钦为奴

在历史上的一大串卑贱皇帝中，宋徽宗、宋钦宗父子是最卑贱的，不仅丢了帝位，还双双给金国人做了奴隶。

莫说宋徽宗没有当皇帝的资格，连当父亲的资格也没有。金军杀来，他自己先吓破了胆，假意写了罪己诏之后，把儿子推上去做皇帝，自己做了太上皇。而他的儿子宋钦宗像他父亲一样是个胆小鬼，借口“烧香”逃到南方去了。

金军在向宋朝索了大量物资之后，还要求宋钦宗亲到金营，随即又扣留了宋钦宗。几天后，金太宗又索性废掉了这两个父子皇帝，并掠走了皇族和手工业匠人3000多人，押往金国做奴隶。只有宋徽宗的一个儿子赵构在外，这便是南宋的宋高宗。宋太祖赵匡胤在地下若有知，看到这样的儿孙，肯定也会愤怒的。

明末的亡国之君

明朝末年，人们只记起崇祯皇帝杀妃灭女兼之自杀的事，以为他是明朝的末代之君。其实在他死后，还有一个逃到江南的小朝廷存在。在那里做皇帝的万历皇帝的孙子朱由崧，名之为“福王”。那里有50万军队，且又有史可法、左良玉等志士，但这个福王不仅宠信马士英等奸佞，而且继续安于吃喝玩乐。某次，要文人为他宫廷里写个楹联，中选的竟是这一副：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尽管有史可法抗清的殉难之举，但福王仍没忘记找来一伙梨园子弟与他一起饮酒、唱戏共同取乐。清军一到，他却抢先逃跑了。大奸臣马士英降了清。这两个人，都被清军杀死，真活该！

上述的末代皇帝，只是很少的选例。如果把各时期、各朝代的末代“君主”统计出来，何止百个！从这样的历史中偏偏无任何一个帝王因感而悟，因悟而退出这样的历史泥塘。因此真正觉悟，并基于觉悟而彻底告别对“皇帝瘾”的迷恋，只能是现代人的事。

（文 林摘自《文史天地》，黎 青图）

微博互动



LP---liny: 看《读者》，略有所思。有些家长以为子女是自己的附属品，一切得听从自己的安排，只会以他们所谓的经验、人生阅历牵着子女走。美国有些家长，他们给子女自由，让他们自己走，错了在旁边安慰，对了一起分享。不强加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是独立。

超妈的小屋: 在看《读者》里一篇介绍美国探索频道记者的文章，他在结婚10周年纪念日时，为妻子筹备了一个摄影作品展。“岁月能把女人的青春带走，却带不走她在凡尘琐事里沉淀下的爱与美。这种爱与美不但能打动丈夫、孩子，也足以打动每一个人。”献给默默支持自己的妻子！

上官细凤: 几年不看《读者》，再次翻开时忆起自己上高中时的往事。那时有个棱角毕露的小男孩，看不惯校领导的嘴脸，打了领导，打了老师。看不惯就打，险些被开除。一个人搬到教室角落去坐，最开心的事就是晚自习时看《读者》。慢慢知道内心的强大远胜于力拳……如今，小男孩过得很好，感谢《读者》。

云无心生: 在论文审评的漫长等待中，看到《读者》中《妈，亲一下》这篇文章。“为人子，尽孝道。”平凡的一句话，淋漓尽致表达子女对父母感恩之心和人性的光芒。

长春龙磊: 不曾想《读者》里一篇写巴金和冰心友情的文章，让我感动得流泪。两位老人，一位说：“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另一位说：“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书信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以沉淀、发酵、浓缩，最终凝结在字里行间，这是打电话、发短信、QQ、微信都无法比拟的，好怀念当年盼信的渴望和拆开它时那种喜悦的感觉。

吾慈春雨沙沙: 《读者》上这段话让我的深思，“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

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是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其生命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父母也就越成功。”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用到孩子学习英语方面，我想也是一样的。

译家明明: 有段时间没看《读者》了，感觉似已和它告别。再次翻开时，却发现它仍然保守，貌似落伍，却仍然拥有对这个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就像有人评价它时曾说：“它没有形容词，没有惊叹号，只有不动声色的力量。”也许是因为，人们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

数一数有几只手

